



READERS

读者®

烤神仙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 楼顶上的狐狸 钟繇字帖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158



读者网



读者读书会

2018-7

四月上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60期



揽镜有感

◎郑嘉励

今日揽镜自照，蓦地发现眼角又多了几道鱼尾纹。曾经满头的青丝，新添白发；曾经青春的脸庞，越发斑斑点点。目睹此情此景，爱已愈深的人，愈觉胆战心惊。

远古时期，人们在溪水边照容。微风掠过，水面泛起涟漪，水中的五官因此变形，无论西施东施，都是差不多的歪歪扭扭的鼻子眼睛。

铜镜出现后，据说照脸很清晰，但比起今日的玻璃镜，总嫌昏暗。昏暗自有昏暗的好处，刘禹锡《昏镜词》云：“瑕疵既不见，妍态随意生。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倾城。”在昏暗的世界里，众生都能拥有倾国倾城的想象。

我们习惯于美化古人的生活，以为古人的世界充满诗意。这种糊涂的观念，源于我们不了解古人真实的生活，

正因为水中望月、镜中看花，才多了诗意。

研究电影史的朋友告诉我，黑白片时代，盛产绝世美女，嘉宝、褒曼、费雯·丽；彩色片时代，唯有浓妆艳抹的美女，才能对付恶毒的镜头；今日科技昌明，高清电影里的绝色美女，再也经不起检验，我在画报上见过无数摄人心魄的女明星，在大银幕里，个个原形毕露。

唉，看恁清楚，究竟有无必要？元代杨景贤杂剧《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自卑，因为爱情力量的鼓舞，老猪对着水中自己的倒影喃喃自语：“今日赴佳期去，对着月色，照着水影，是一表好人物。”

（去日留痕摘自《杭州日报》2018年1月5日，本刊节选）



诺勒姆城堡的日出（英）透纳

卷首语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执行主编 张 涛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马逸尘

编 辑 陈天竺 贾 真

李 霞 韩维善 孙烈举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 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毅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顾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理 周 丹 (010)64701208

精品电子书第一时间发送到您的邮箱!

点击此处订阅邮件,剩下的交给我们!



个人成长电子书分享群: 97172793

目 录 2018年第7期

文苑

- 【卷首语】 1 / 揽镜有感 郑嘉励
- 【文苑】 4 / 二十年的派克钢笔 秦嗣林
- 7 / 让我们逃离时间 尼科琳娜·安德娃-沙波娃
- 35 / 消逝的灯火 张 炜
- 41 / 笔墨童年 余秋雨
- 【书林一叶】 56 / 一本电子书的内心独白 翁贝托·埃科
- 【诗 笺】 72 / 时间与水(节选) 斯泰因·斯泰纳尔

人物

- 【人 物】 10 /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 潘宝明
- 66 / 画家与文豪 庄沐杨
- 【名人轶事】 62 / 美食作家狄更斯 赵宁宁
- 69 / 作家守门员 余 华

社会

- 【杂谈随感】 15 / 宴会之苦 丰子恺
- 16 /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陈晓卿
- 45 / 俗物入诗词 聂鑫森
- 58 / 与无知共处 薛 巍
- 59 / 发与秃 吴冠中
- 60 / 阅读时,不要放过你的耳朵 毕飞宇
- 【话 题】 20 / 设计不是生意,而是战略 柳冠中
- 【社会之窗】 52 / 我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 张维迎

人生

- 【人世间】 48 / 排雷英雄 韦 星
- 【人生之旅】 8 / 冬日夜宴 张佳玮
- 13 / 鲜花课 乔 叶
- 14 / 饮膳札记 林文月
- 25 / 大提琴家的左手 周志文
- 32 / 准备了二十年的新婚礼物 唐 超
- 【两代之间】 6 / 烤神仙 蔡 怡
- 30 / 如何与老妈愉快相处 冯 唐
- 【婚姻家庭】 46 / 两情相悦 郑海啸
- 【青年一代】 18 / 数学的世外桃源 张 国 原春琳
- 24 / 定于一 黎 戈

(总第660期) 四月(上)

生活

- 【经营之道】 22 / 父爱型vs母爱型 希 凌
 【乐 活】 17 / 吃土 水上勉
 34 / 方便面和酒都是人生 宗 璞
 【品 位】 42 / 钟繇字帖 王 澍

文明

- 【在海外】 26 / 楼顶上的狐狸 黄昱宁
 【军事天地】 50 / 航天员的选拔标准 李子杰 连芷萱 樊 晨
 51 / 玩命的事业 袁腾飞
 【家 园】 64 / 海洋“黑洞” 黄锦桦
 【史海拾贝】 44 / 末代皇帝的西餐革命 李 舒
 47 / 自嘲与尴尬 王学泰
 【文化茶座】 38 / 一个黄公望, 两幅富春图 牛皮明明

悦读

- 【幽默小品】 63 / 阿西姆的驴子 沙利尼
 【言 论】 23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6 / 漫画与幽默
 【影 像】 28 / 作家手稿
 【智 趣】 49 / 智趣

点滴

- 【意 林】 55 / 喜欢历史的原因 范 雎
 55 / 哲学无非是做两件事 周国平
 55 / 不理解 曹文学
 55 / 遗忘时间 刘 墉
 55 / 狮子和猎人 拉封丹
 【点 滴】 5 / 三种成长 王鼎钧
 9 / 被人阅读 从维熙
 12 / 千年见 陈晓辉
 31 / 失言之得者 林 夕
 61 / 思君最惹打喷嚏 张大春

互动

- 【读书会】 70 / 战争中的日本人 鲁思·本尼迪克特

艺术

- 【封面】 扇(摄影作品) 博阿兹·罗特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
 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 搜
 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 读者读书会 ·

执行长 王 玮 (0931)8722496
 内容总监 高翔飞 (0931)8773703
 推广总监 王廷鹏 (0931)8773703
 运维总监 温 彬 (0931)8773703

· 印刷发行 ·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 请致电: (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玉榕律师事务所
 (0931) 8177627 转8122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 已包括纸介
 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
 酬。因各种原因, 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
 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
 作权协会转付, 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
 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 北京市西
 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
 1035室。邮编: 100050, 电话: 010-
 65978917, 传真: 010-65978926, e-
 mail: 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二十年的派克钢笔

●秦嗣林

1988年，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下午，我一如既往在铺子里忙日常事务。一位老先生推开大门走了进来，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支派克钢笔，表明要典当。派克钢笔原产于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盛行一时，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我端详着眼前这位老先生，他年近古稀，有一种不同于他人的文人气质，说话时有浓重的山东口音。感觉投缘，我便请老先生到办公室里坐着歇腿，沏壶茶请他喝。一坐定，老先生就将钢笔递给我。在灯光下，笔身现出因长期在指间被摩挲而特有的光亮，虽然有些磕碰的痕迹，但还是看得出使用者的爱惜之心。再转到背面，只见笔杆上面刻着“杨老师惠存”5个字。

一问才知，眼前这位老先生就是杨老师。我一听他是位老师，而且还是山东老乡，亲切感油然而生，忍不住多聊了一会儿，便又接着问他：“为什么要当这支钢笔？”

杨老先生回答说：“我年事已高，眼力也不好，没办法写东西了。与其让它闲置身边，不如换一点钱。如果传到有缘人手上，至少可以拿它写写字，钢笔的生命也得以延续。”

问明前因后果，我感佩杨老先生爱惜文具的读书人个性。虽然一支老旧的派克钢笔值不了多少钱，而且被人买走的概率也不大，但我还是马上写好当票，将典当的800元交给他。

由于杨老先生无意赎回，所以3个月后，这支钢笔自然

流当了。我把钢笔从库房里拿出来，擦拭干净后，放进门市部的玻璃展示柜中。那是铺子的流当品陈列区，专门摆放没人赎回的商品，等待其他顾客的青睐。一般来说，流当品可简单分为两种：一种是市场接受度高的物品，例如相机、手表、电器等，这类商品通常会被专收二手商品的商贩买走；另一种是各路商贩都缺乏兴趣的商品——虽然派克钢笔算是名牌产品，但是没什么与众不同的设计，甚至有人说收钢笔不如收个打火机实用。

那方小柜，虽名为展示柜，实则十分简陋——一方面是因为流当品陈列柜不够显眼，一方面也是因为里头其实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自然比不上百货公司的橱窗引人注目、光鲜亮丽。一年多下来，别说卖掉，连一个询问派克钢笔的客人也没有，渐渐地，我也忘了这支钢笔的事。

某日下午5点多，有位先生恰巧在当铺门口的公交车站等车，闲着没事四处张望，赶巧儿就瞄到流当品展示柜。他定睛看了一会儿，马上走进店里问：“老板，柜子里的那支钢笔可不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我说：“当然可以！”从外表和谈吐推测，他应该是位读书人，我便招呼他到办公室里坐会儿。

他拿起钢笔反复细看，愈看，表情愈复杂。看到笔杆上的题字时，他突然神色大变，激动地流下泪来，哽咽着问：“请问当这支笔的人，是不是杨某某老师？”一个大男人在



我面前流泪，吓得我赶紧翻阅典当记录。果真，典当人的名字正如他所说。读书人一听，情绪更激动了，一时间涕泪俱下。我一面劝他喝点茶稳定一下情绪，一面问他到底想起了什么伤心事。他擦了擦涕泗交流的脸，娓娓道来。

“我爸爸是个伐木工人，每天用劳力换取家里的开销。但在我读高三时，爸爸因为发生意外不幸去世，家里顿失经济支柱，妈妈只好出去打零工。眼看联考即将来临，而妈妈的收入有限，实在无法养家。为了维持家计，我只有放弃学业一途。

“当年，杨老师教了我们一年的国文课。他知道我的境况后，不愿看我就此失学，竟然执意帮我出学费，坚持要我把高中读完。我拼命念书，最后终于考上大学，后来也当了老师，总算没辜负杨老师对我的期望。

“虽然杨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但是同学们对他印象很深。他的山东口音特别重，第一次上课时，全班没人听得懂他在讲什么。一段时间之后，同学们习惯了他的口音，才发现老师的学问底子十分深厚，能把枯燥的古文讲得生动有趣。

“高中毕业时，全班凑钱送了老师一支钢笔，就是我手上这一支。”

我听完他的故事不禁动容，没想到一支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派克钢笔竟然包含了一段跨越20年的师生情谊。

读书人问我钢笔要卖多少钱，他想将它赎回。我听了连

忙摇手说：“这支钢笔对你意义重大，你要给我钱，我也不知道怎么收啊！我送给你得了。”接着，我又找出一年多前杨老师登记的地址，嘱咐他有空赶紧去探望老师，好好叙叙旧。

最后，这位读书人还真的找到杨老师，甚至召集了三十几位受过杨老师教诲的学生举办了同学会兼谢师宴，还特地邀请我去参加。当天的场景温馨感人，我至今难忘。

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真是巧合得不可思议。我的流当品展示柜非常不显眼，不但又小又旧，也不常擦拭，而且里面摆的东西种类繁多，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个名堂。但这位读书人路过店门口，随意瞧了两眼，居然一眼就认出那支20年前送出的毫不起眼的派克钢笔，要知道，上头的题字可是在背面哪！

杨老师当年的春风化雨，让这位读书人有机会继续深造，也影响与改变了他的一生。而读书人也是性情中人，要不是他始终感念老师的扶助，恐怕也没有机会重叙他们20年前的师生情谊。

人生的际遇充满数不清的偶然，这些偶然往往都有其美好的一面，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唯有心怀善良、懂得感恩，才能让这样的偶然圆满，就像杨老师与学生20年后还能重逢的情谊和缘分一样。

（白 童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29张当票》一书，李小光图）



三种成长

●王鼎钧

人是生物的一种，处于不断成长之中：年龄在成长，学识、技能在成长，品德也在成长。

“天增岁月人增寿”，年龄的增长出于自然，但进德修业要靠自己努力，稍一懈怠，就会停滞，甚至倒退。人生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使这三者同时成长，免得马齿徒增、光阴虚度。所谓寸阴是惜，正是此意。

在人们的感受中，光阴如顺流而下的波涛，品学却如逆流而上的船舶。前者稍纵即逝，后者步步费力，相形之下，颇欠公平。然而光阴的消逝，有一定的数量和速度（例如每天24小时），固然没有办法减少，可也不会增加。吾辈追求知识、锤炼技能、涵养德行、开拓胸襟，可以凭主观的意愿，加快进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种瓜种豆，操之在我。人生的责任在此，乐趣也在此。

光阴是不会停止的。既然如此，我们也要使品学日有进益，不息不止，这才是充实而圆满的生命。

（若 子摘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开放的人生》一书）

烤神仙

◎ 蔡 怡



我坐在父亲的病床边，抚摸着他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端详着他插着胃管、氧气管的身躯和一直昏睡不醒的脸庞。

母亲在世时，因她一贯的强势作风，我心目中的父亲是个沉默寡言、永远陪着笑脸，没有自我、没有声音的影子。母亲去世后，我和先生把父亲接到家里来照顾，这才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父亲——爱讲故事的父亲。

不过父亲讲的故事，年代随着时光的流逝不断往前移，逐步以倒退的方式进行。五年前的夏日，在树梢间传出的第一声蝉鸣中，他讲起十六岁时因为抗日战争而离开农村，跟着学校走遍大江南北，从中学念到大学的辉煌岁月。这同时也是造成他永别家乡，一生无法与家人团圆，让他痛得椎心泣血的烽火岁月。

这段父亲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转折历程，居然没多久就随着他脑细胞的逐一死亡，而彻底消失了。

接下来，他只记得十岁在老家西门外的枣树园里抓神仙，拿回家烤着吃、烧着吃的欢欣。我问他：“什么是神仙？”他十分讶异地回答：“神仙就是蝉的幼虫，这你都不知道吗？”

我随着父亲精彩的描述，想象着深藏在土里、度过漫长岁月的神仙，还没挣开它的壳，在耐心等待雷的启示和节气的更迭。黑暗中，幽幽地，它终于听到属于它的呼唤，于是从松软的地洞冒出头来，慢慢爬上枣树干，用针一般的嘴

刺，吸取清新可口的绿树汁。它听到孩童的嬉闹声，想与他们共戏，没料到自己尚未羽化的身躯，会成为布施的祭品。我那才十岁左右的父亲，万分欣喜地找到众神赐下的补养品，从地上、树上，一一捉住它们，高兴地跑回厨房里烧着柴火的炉灶边，挤在正忙着蒸红枣发糕的奶奶身旁，烤神仙。

接着，父亲退化成七岁小孩，在土夯的城墙上跟着打更的人巡逻。他不怕摔，因为城墙有一米多宽。他还在家门口供牲口喝水的大水塘里游泳。我问：“谁教的你游泳啊？”“哪还用教，看看人家怎么游，不就会了吗？”

游泳有这么简单吗？我打

开记忆之窗，依稀看见多年前，在东港大鹏湾泳池边，父亲耐心地教我：“双手往前推，双脚赶快配合往后蹬，蛙式就是这么简单。”傍晚的夕阳余晖让泳池的水面闪着灿灿金光，映照着父亲年轻英俊的脸庞。我搂着他的脖子撒娇道：“我就是学不会嘛，再教我一次。”

父亲讲故事有固定的模式，说完了夏天在大水塘里游泳，接着他一定会说：“水塘冬天结冰后，可以在上面打滑。”我听不懂他的家乡话“打滑”，他愣了好一会儿，然后结结巴巴、指手画脚地解释：“就是跑——跑——，哧——哧——”

父亲的一生似乎也就这样

从大水塘的冰面上，“哧——”的一声快速溜滑过去，了无痕迹。

当烤神仙、溜冰等回忆也从他的记忆中被整个删除之后，他爱谈论去姥姥家过年的快乐时光。他说姥姥家可大了，占了整个张家村的一半。“我有六个舅舅啊！”父亲反复地说，就怕我不懂拥有六个舅舅的幸福，脸上露出三岁娃娃才有的天真与欢愉。我猜父亲去他姥姥家过年的时候，只有三四岁吧。于是，我们俩开始唱“颠倒歌”：“张三吃了李四饱，撑得王五沿街跑……”我背得滚瓜烂熟，因为三岁时常被父母推到叔叔阿姨跟前炫耀表演。时光流转，教会我、炫耀我的父亲老矣，轮到我唱“颠倒歌”给他听。这歌名依稀就是一种古老的预言，早早预言了天下人父与人子的关系——行到最后，终将颠倒。

一年多前，父亲成了不到一岁的小婴儿。无法走路，我请他坐轮椅，他先摸摸上衣口袋，怯生生地问我：“坐车要花钱吗？”他以坚称自己不饿来遮掩忘记如何夹菜的窘态。我买来牛肉大饼、菜肉包放在他眼前，然后躲在门后，偷偷看他用双手抓着食物大口大口咬着吃，脸上露出十分满足的神情。

随着他灵魂的远去，他对我的称呼也由五年前“亲爱的女儿”变成“大姐”“妈妈”。想必他的眼神早已穿透我的身躯，望见不同时空里，他至亲但十六岁之后就无缘相见的姐姐，以及他至爱却终生未能尽

孝的母亲——那个到了晚年，天天拿个小板凳坐在村口，来回张望的母亲；那个企盼娇儿骑着单车停在她面前，说“娘，我下学了”的母亲；那个终其一生，未能等到独生子回乡，含恨而去的母亲。

最后，父亲在病魔的侵虐下，只能困惑又冷漠地望着已完全陌生的我。

面对生死拔河，我卑微无奈，只能就着病房暗淡的白色灯光，贪恋地看着他即将失去生命之光却依旧清秀的脸庞，上面刻着的不是岁月的痕迹，而是一条条爱的纹路与我们俩今世不舍的亲情……

玉坛子上嵌着父亲八十岁生日时拍的神采奕奕的照片。我和家人把它安放在母亲身边的空格里。深深跪拜后，我决心追随他的魂梦，造访他生前反复勾勒、多年想回却一直回不去的老家，去体验他的痛，去触摸他再也触摸不到的乡情。

到了蔡家庄，我找不到可以打更的城墙，西门自是不见踪影，枣树已被砍光，而神仙都长了翅膀飞走了。我踩在种着大片棉花的田地上，想象当年父亲帮爷爷收割小麦的情景……

原来，父亲把栽植在他生命里最珍贵、最美丽的人生记忆，从十六岁到三岁，用倒叙的方式托付给我。这是他生前给我的最后一笔爱的馈赠。

我站在祖厝及膝的荒草前，侧耳聆听大地的声音，有野雁聒噪着横空而过，有秋蝉最后的嘶鸣。迎着晚风，我深吸一口气，想闻出当年厨房炉灶边父亲烤神仙的油香味，但它依风远遁，飘到一个我进不了的世界。父亲如神仙，等到了大地的召唤，挣脱了他的壳，快乐地羽化在那枣树边。

神仙应不再被烤了……

（曲 池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烤神仙》一书，沈璐图）

让我们逃离时间

●〔马其顿〕尼科琳娜·安德娃-沙波娃 ◎叶子黄 译

让我们逃离时间
它用满弓威胁我们
用短箭瞄准目标
这是我想要告诉你的：
如果我的手在地图上抚过
我不会碰到山脉和山峰
我不会湿，也不会手里擦
满泥土
所以今夜，当你抚遍我的
身体
你不会发现尘土或风，不

会发现我的名字
它不断重生
我不知道今夜已过了多久
分钟，小时，年，一生
或许
有时当我仰头又垂下
我不知道哪条道路更漫长
飞机留在天上的那条
还是蜗牛在身后留下的那
条

（大广田摘自豆瓣网）



冬日夜宴

◎张佳玮

以前被称为“江南乡间”的那片父亲故居，如今已不再是那么纯粹的田园风景了——拓了路，修了楼，田野间建起了住宅区。然而到了冬天，乡间夜宴，还是要在家里吃的。

乡下摆宴席，按惯例要请师傅上门，在院子里支起锅灶做菜，丁零当啷，喧腾热闹。父亲跟叔叔们聊天，母亲和阿姨们拉家常，嗑瓜子、剥花生、吃糖果。来探亲的远房亲戚中，年轻的姑娘红着双手，提着开水为长辈们泡茶，一被人夸貌美就红着脸，转身跑了。

黄昏时，狗吠声会传很远，各家的亲戚坐在大圆桌旁吃喝。凉菜先上，随后是热炒。大师傅们不断吆喝菜名，大人们喝酒说话，女人们把菜分夹出一些搁在碗中，任胳膊短的孩子吃。乡间上菜，不甚精细，但肥厚重味、气势雄浑。霉干菜蒸蹄髈、炖整鸡之类，如不是大肚汉，看着就发怵。到了这时还有胃口下筷子的人已不多，更多的早已去拼酒叙话，或是白寻其乐了。大师傅们被请到桌旁，上酒上汤，吃自己做的饭食。别人敬烟，夸他菜做得好，他便将烟别在耳后，哈哈大笑。

然后，要开始喝酒了。我们那里的老式宴席，各桌有不同的酒。我小时候，家乡曾经流行一种乡下工厂酿制的东西，厂方将其吹嘘为香槟酒，乡人不买账，

呼为汽酒。现在想来，多半是汽水兑酒的产物。气很足，像汽水，入口后才觉得略有酒味。酒量不大的奶奶、婶婶、阿姨、小妹妹们都可以喝，喝了也不醉。

年轻人或上年纪的女眷，喝啤酒或葡萄酒，再就是黄酒——南方人喝黄酒常用抿的，尤其是老人家，抿得唇间啾啾作响，然后吸个田螺或者吃口田鸡，眯着眼回味那股醇甜。

感情再好一点的，就得喝所谓“有力气”的酒了。每桌总有这么一瓶酒。白酒、保健酒，无所谓。总之，有力气的酒，少年不喝、

女眷不碰。就是几个老爷们儿，尤其是长辈，碰了一杯又一杯；喝了几杯后，喝这些酒的人白发地组成一个小圈子，聊天、拍肩、大笑。天色暗下来，宴席吃完一巡，大家三三两两地散了。男人们喝得醉眼迷离，红着脸去隔壁串门。隔壁家还没吃完的，听见敲门声赶紧打开，各自拍肩欢笑，说起一年未见的想念。各家门前都挂了灯，怕喝醉了的汉子摔着。女人们在房间里收拾了桌子，便开始打牌。孩子们这时已有些累了，坐在妈妈膝上看打牌的也有，在沙发上睡着的也有，还有些不甘寂寞的，从后门跑去河边，惊起一片鹅叫声。

男人们半醉而归，一个个摔在沙发上，边





摄影艺术家为了展现人的成熟，常常把镜头对准中老年人的眼角和眉梢间的扇形皱纹。那一条条深如沟壑的褶皱中，仿佛深藏着采掘不尽的“乌拉尔金玉”——社会学家从中寻觅历史沉浮，文学家从中透视人生哀乐，哲学家从中剖析人性善恶，医学家从中判断健康状况，心理学家从中管窥情绪性格。

我喜欢读人，也愿意被人阅读。有一年春天，曾有机会去一览黄河胜景。河南省电台的一位记者，在三门峡采访我时，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我之所以请您谈黄河，是因为您的额头上，刻着黄河历史中的某些沧桑。”捕捉的对象很准，这说明我时刻也在被人阅读。

多年之前，我曾与张抗抗、梁晓声、刘心武、莫言以及王朔，受邀到西安签名

售书。一个比我年纪还大的老者，手拿一本他昔日买的《走向混沌》，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端详该书扉页上的照



从维熙

被人阅读

◎从维熙

片。他如此这般地读我读了好一阵子，才确信我不是张三李四，而是该书作者，便走过来对我说：“几年前的照

片，您额头上的皱纹这么深。现在，您反而比过去年轻了。”我回答说：“照片上是真实的我，今天为了不辜负‘上帝’的盛情，我特意修理了一下门面。坐在您面前的，是作为‘演员’的我。”

很有意思吧，我一次又一次地被人阅读，都因为我额头嵌有深深的历史褶皱。读人与被人读，是灵犀的碰撞与融合，无论同向还是逆向，都具有和读书一样的乐趣。但这种乐趣，偏爱中老年人，因为人只有到了成熟的季节，目光才具有X射线般的透视功能。用久经修炼的火眼金睛，去玩味一下假面君子。当然，自己也要经受得住别人目光的扫描：如果胸怀磊落，非鸡鸣狗盗之徒，那么，被人反复阅读，则更欢乐无穷。

（圭田摘自《河北日报》，方学辉摄）

聊边接着喝。他们就这样微笑着谈论生活里的琐碎小事，谈论生活本身。偶尔夹杂着一些对过去的回忆，仿佛只要就着酒，一切辛苦都能过去。

临近午夜，主人家把消夜摆上桌来。宴席没用完的食材，简单整治一下，端出淡一些的茶、用鸡汤下的粥，以及一些甜点和面食。小孩子们不知饥饱，看见甜点就扑上去。大人们则相当矜持斯文地喝起汤和粥，并且各自慨叹着。吃完这顿，大家或是各自散了，或是去主人家安排的房间睡了。

我记得那个寒冷的冬夜。我们一家三口到了客房，正待收拾床铺，却有人敲门。打开门，是我的叔叔和两位姑父。他们拿着酒，红着脸，对我父亲挤眉弄眼。我母亲叹口气说：

“去吧。”我叔叔看着我道：“你来不来？”我去了。我们爬上屋顶，坐在屋顶的瓦楞上。我叔叔提了一个炉子上来搁在平整处，大家围着炉子，看着满天星光，哈着气，看见下面一片灰黄的田野和一路远去的萧疏林木。叔叔和两位姑父开了瓶酒，给我爸倒了一碗，给我倒了一点儿，叮嘱我：“别急着喝，抿一点点。”我哈着气、搓着手，不知道该期待什么，只记得他们四个人——在小时候的我看来，那时他们又高又大——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指点着这片他们生长于其间的乡土。我不记得他们说了什么，只是从未见过他们现出如此模样。大概，那天夜色下他们喝的，才是真正的酒。

（冥谷摘自《新民周刊》2018年第1期，刘树勇图）

吴征镒，1916年出生于江西九江，我国著名的具有国际声誉的植物学家。他历时45年编写完成鸿篇巨制《中国植物志》，发表和参与发表的植物新分类群多达1766个，是中国植物学家中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学者命名的历史。

读书报国

“吴氏栋梁材，一门四人杰。”这是扬州吴道台府邸里非常著名的文化故事。江苏省文化厅前副厅长、南京大学教授、著名戏剧家吴征铸（吴白匋），中国医学科学院前副院长、医学专家吴征鉴，核工业专家、中科院院士吴征铠，著名植物学家、中科院院士吴征镒，兄弟四人都是从测海楼走出的传奇。

扬州吴道台府里至今悬有一副对联：成才未敢忘忧国；有福方能坐读书。这是吴筠孙、吴引孙兄弟留给子孙的，与藏书万卷的测海楼同样重要的精神财富。

吴引孙兄弟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教子读书，更在于让子孙放眼世界、心系天下。可惜吴征镒11岁时遭逢北伐战争，家中测海楼藏书中的善本被国民党军官洗劫。不过他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生引导者，就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位大家闺秀，教子严厉而得法，吴征镒在《九十自述》中说：

“我信奉的人生格言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我母亲家的堂名‘五之堂’的由来，是《大学》中的一句话。我认为做科学研究必须经历三个境界：一是立志立题，确立科研思路；二是殚精竭虑，百折不挠；三是上下求索，终有所得。我就是在个人的志趣和应



20世纪80年代，吴征镒院士在野外考察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

●潘宝明

用相结合中走到了今天。”幼学如漆，让他受益终生。

吴征镒爱读书，除了至爱的植物学，平素还喜爱古典诗词和音乐。他的工作室里不仅有《古诗源》《说文解字》等书籍，竟然还放着《长征组歌》的复印谱。平时有空他还唱唱昆曲。

都以为道台之后，一定生活优裕，其实不然。“我童年时家道中落，屡遭大故。到我8岁时，父吴启贤（佑人）又因政府欠薪，从北洋政府农商部主事的职位上辞官返家。”“我并不像一些达官显贵人家的子弟，给太阳嫌热，给月亮

嫌冷。”他和植物打交道，第一位启蒙“老师”竟是家里的后花园。那时才五六岁的他最爱去花园里玩耍，千姿百态的花草树木让他领略到大自然的神奇。“到了中学学龄，因强记，于书无所不读。我从父亲的小书房中得见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和牧野富太郎的《日本植物图鉴》，看图识字地在家对面的芜园中认识了几十种树木花草。我还特喜吃新鲜的豌豆、采金花菜和看竹笋生长。这些经历初步奠定了我日后专攻植物学的思想基础和志趣。”从懵懂孩童到耄耋老者，吴征镒一辈子沉浸在他钟爱的植物学研究中，践行着“极命草木”的精神。

1929年，他才上初一，得唐寿先生的启发，学会了制作标本和

解剖花果等植物学入门技术。1931年上高一时，他又受到唐耀先生的鼓励，于课外读了邹秉文、钱崇澍和胡先骕的《高等植物学》和彭世芳的《实验观察植物形态学》。从商务版《自然界》杂志中，他学习并养成了“边采集，边思考”的优良习惯，建立了有关植物地理概念的初步认识。唐老师选用的课本是陈桢编写的著名高级中学教科书《生物学》。唐老师慧眼识才，看到吴征镒一二年来所制标本，就在班上开了一个展览会，作为对他的鼓励。

展览会展出的标本有100

多种，吴征镒参阅《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植物图鉴》，逐一标明中文名和学名。他的二哥吴征鉴见弟弟如此喜爱研究植物，就请自己的同事焦启源一一鉴定，并给予指导。

1933年至1937年，兄长吴征铠以半薪资助，外加微薄的奖学金，吴征镒得以完成学业。

吴征镒既是学者，又是老革命。在吴征镒的青年时代，国家正处于动荡时期，他很早就投身进步学生运动。入高中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接着又是“一·二八”事变，15岁的吴征镒，在扬州四处奔走宣传抗日。

1945年，吴征镒在闻一多的介绍下加入民盟。1946年2月，吴征镒在云南大学标本室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内战旋开，1946年8月至9月，我复员回到北平，立即参加多次学生运动，同时在新诗社、剧艺社活动，在讲师以下阶层中组织成立‘讲助教联合会’和‘职员联合会’……至1948年，‘八一九’大逮捕后，党组织让我疏散到冀中解放区泊头镇。10

月，我又经河间、保定、涿县、房山、门头沟回到北平外圈的青龙桥，参加接管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工作。”

共和国成立前夕，吴征镒按照党的指示致力于清华教职员读书会活动。每遇声援和签名活动，他就出入于周培源、朱自清、汤佩松等著名教授家中征求签名。

草木知己

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吴征镒沉湎于工作，宵衣旰食，一直无心于个人问题，33岁时依然孑然一身。郭沫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暗暗地为吴征镒张罗，让他结识了段金玉。段金玉也是从事生物学的大学教师，比吴征镒小10岁。他们一见倾心，共同的志趣让他们彼此相爱。

由郭沫若主婚，他们结为夫妻，夫唱妇随、相濡以沫。之后，北京的大学进行院系调整，段金玉被安排到距离当时北京城10多公里的北京大学任教，而吴征镒则在城里的中科院植物所工作。由于那时交通不发达，公共汽车晚上6点

就没了，所以俩人还是聚少离多，每个月能见上一两次就算不错了。直到1957年春天，中科院植物所给他们分配了宿舍，俩人才有了安稳的住所。在郭沫若故居有一张照片，郭沫若居中，吴征镒与夫人分立两旁。照片上的段金玉很年轻，风华正茂、楚楚动人。

1958年，42岁的吴征镒决定放弃北京的优厚条件，举家迁往云南。第二年，段金玉便带着7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来到昆明。

吴征镒于功名利禄十分淡泊，50多年来一直在云南钻研植物，取得了无数的成就。段金玉生了一儿一女，别人问她为何只生育两个孩子，她说：“中国有句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活菩萨。我原来想当活菩萨，没当成，那我就当一枝花。”儿女的成长全由她一人操心。段金玉也是学者，而且很有建树。刚到昆明时，夫妻二人都任职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这里的工作条件很艰苦，与北京有着天壤之别，分给她的实验室空空荡荡，她不依靠组织，也不向



1951年，郭沫若院长（中）为吴征镒和段金玉证婚



1975年，吴征镒院士（右二）在希夏邦马峰考察



一进中药店，我就会站在那由很多小格子组成的高大柜子前，傻傻地看。其实我并不懂医理，但那些中药，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人放不下。

我喜欢中药。相比西药一丝不苟的化学成分，大部分中药源自植物的茎叶花根，想一想，便有一种暖人的情意。西药，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严肃感；而中药，则风情万种。

《红楼梦》里，宝玉给生病的晴雯熬药，宝玉道：“药气比一切的花香果子香都雅。神仙采药烧药，再者高人逸士采药治药，最妙的一件东西。”

哪有比药香更妙的呢？

诗人贾岛去寻朋友，朋友不在家，便在松树下问童子：

“你家师父呢？”童子说：“采药去了。”如果是现代人，感冒了服一粒小胶囊，恨不能立刻见效，哪有心情去山里采药？问他去哪里了，得到的回答恐怕是“言友炒股去”。想

千年见

◎陈晓辉



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一次，我又站在中药柜子前傻看，一味中药的名字蓦地进入眼帘：千年见。

千年见？好奇怪、好惊心的名字。千年，那么长那么长的时光呀，是为了和谁相见？

许仙初遇白素贞，看到的只是一个美丽温柔的女子，他根本想不到，她以前独自修炼的千年有那么多的寂寞、那么多的艰难。他如何能想到，美丽的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痛楚。

回到家，上网查一下。千年见：性温，味苦；祛风湿；多年生草本，天南星科植物块根。

（张建中摘自《潮州日报》2018年1月29日，本刊节选）

丈夫诉苦，首先做的就是参照清华实验室的标准，自己设计实验台。实验室的建设虽一波三折，最终还是建成了。

难得的是，段金玉非常理解和体贴丈夫，她欣赏吴征镒的宽容。“他的脾气非常好。用他的话说，有什么好吵的？”

多少年来，吴征镒“征战南北”，四处奔波。花甲之

年，吴征镒进青藏高原考察，段金玉没有阻拦，而是给他准备了1000片维生素C，反复叮嘱他要记得吃，也给同行的人吃。结果人回来后，瓶盖都没打开，吴征镒说都不记得这个瓶子是干啥用的。后来，他又两次进藏，每次数月，回来后因长期缺乏维生素而开始掉牙。

吴征镒幼年多病，成年以后，因逃难、调查、考察而四处奔走，身体反倒好了。但在67岁时他左股骨颈骨折，72岁又因胆结石诱发急性

胰腺炎，次年做了手术，后来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并因耳聋戴上助听器，终是到了“主机尚未坏，零件已多不灵”“多病所需唯药物”的老年境界。他82岁结束国内外考察工作，花8年时间潜心研究，到2006年完成4种自主创新著作。他的患难余生，全凭夫人的悉心照料。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周末家人陪着他去大观楼、金殿转转，散步、聊天，不亦乐乎。如今，吴老走了，留下段老一人。

相知相慰的感情，让吴征镒几十年来取得了无数成就。最令吴老欣慰的，是他的学问后继有人了。现在，吴老的两个孙子都继承了吴老的衣钵，学习生物学。

（阳 马摘自《扬州日报》）



1978年，吴氏四兄弟合影。左起为吴征镒、吴征铸、吴征鉴和吴征铨



鲜花课

◎ 乔 叶

那天出差，在高铁站候车，闲着无事便看着来往的陌生人解闷。忽然，视线里出现一个中年男人，他站在安检区外，正被一群人热热闹闹地包围着送行。告别即将结束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一个小美女慌慌张张地跑过去，往他怀里塞了一大捧鲜花。是一束淡黄色的玫瑰，我目测了一下，足有四五十枝，每枝都用淡绿色的彩纸包着，极为悦目。

于是，这个男人一手抱着玫瑰，一手拉着箱子，身上还背着一只包。他忙不迭地冲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进了安检区。看着他在安检机的传送带旁手忙脚乱地挪动箱包和鲜花，我不由得笑起来。

鲜花，我也收到过这样的礼物。说实话，这样的礼物是

一种漂亮的麻烦。第一次被送鲜花时，我也是两手满满的行李，却还是倍加珍惜地把花抱回了郑州。安检，上车放到行李架上，下车再从行李架上取下来……到家后，鲜花已不复娇艳，我恋恋不舍地端详再三，还是将其扔进了垃圾桶。

我于是得出结论：鲜花这种东西，收到的时候心情是喜悦的，照相的时候抱着是娇美的，在房间里插着的时候是芬芳的，但在旅程中是令人狼狈的。

因此，当这个带着一股淡淡鲜花芬芳的男人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怀着近乎看笑话的心情，观察他会如何处置怀里的

鲜花。

只见他走到候车席的一端，站在那里，一脸的严肃。他踌躇了片刻，然后解开花束的包装纸。接下来，他开始将花分送给候车的人们。每人一枝，人人有份。

有老人谦让，说给年轻人吧；也有人谢绝，说手上的行李太多。他也不勉强。事实上，这件事虽然很温馨，但他看起来依然很严肃，一点儿都不热情，还有一些腼腆。不得不承认，这种腼腆在他脸上，显得很可爱。

人群中微微有了波澜，候车席里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他，注意到他。

快到我这里了。眼看他离我越来越近，我居然有些紧张，如同小孩子在等待将要分得的糖果。

在我的意识深处，鲜花一直是虚妄的，甚至是所有礼物中最为虚妄的：开得再悦目，也会很快枯萎，然后被扔掉，结局颓然。如同太多稍纵即逝的美好事物，甚至如同人生。

而眼前的这个男人，他想到这些了吗？他一定想到了，而且一定比我想得更深。可是，你看他，他还是把手中的花朵，一枝一枝地送了出去，分享给这些陌生人。在明了虚妄之后，他还有分享的诚意和赠送的热情。而这些鲜花，也托了他的福，在成为垃圾之前，幸福地作为鲜花绽放到最后时刻。

（司志政摘自《大河报》2018年1月13日，本刊节选，李旻图）



林文月

饮膳札记

◎林文月

二十五岁以前，我没有拿过锅铲，甚至连厨房都很少进去。二十五岁结婚后，虽然初时只是两个人的小家庭，但毕竟是一家之主妇，中馈之事有赖我掌理，也就不得不面对现实。开门七事及无数琐细之事，占据了我日常生活的一大半时间。

记得蜜月旅行回来的次日黄昏，为迎接婚后第一天去上班的先生回家，我在家准备晚餐，忙忙碌碌地淘米洗菜，接着想生一炉火。当时，一般家庭尚未有瓦斯炉，甚至煤油炉都不常见。未结婚时，我偶尔看过女佣在后院用报纸、竹片等引燃炭火，但是没有仔细研究过全部过程，所以自己操作起来颇觉困难。新婚家庭的旧报纸本来就有限，我笨手笨脚地一次次尝试，又一次次失败。报纸烧光了，炭火依然没有点着。烟雾熏出了我的眼泪，也引发了焦虑与羞愧。男主人准时回到家，看到的不是可口的晚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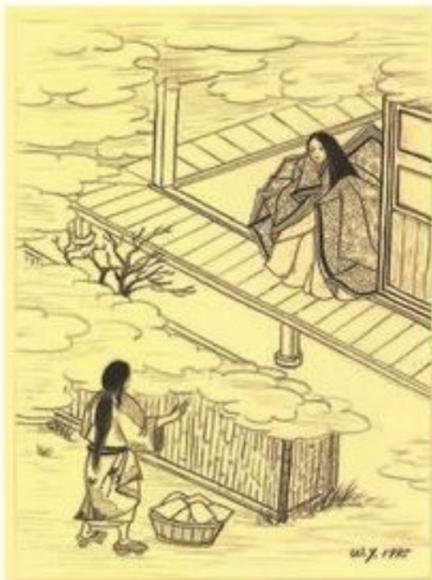
却是一个流泪的妻子。

那时我仍在研究所读最后一年，学位论文的撰写已然不容易，家居生活又令我体会到人生更具体实在的一面。于是，文字的人生与现实的人生并重，我于研究和教学的工作之外，复认真经营衣食住行等家常生计。累积多年的生活经验，确实已大大有别于新婚时的懵懂未明。其中于烹饪之道，固然为了应付三餐之所需，不得不特别花费精神，而且在烹而食之之际，又往往能获得当下满满的成就感，所以令我对其兴味盎然。又由于亲自烹调的缘故，于宴席之上或

朋友邀约时，偶遇美味，我便有研究、分析，并且仿而效之的冲动。所谓“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其实，食而弗烹亦不知其道也。凡事总要亲身经历，方得深入体会，饮膳之道亦如此。

我于烹饪，从未正式学习过，往往是道听途说，或与人交换心得，甚而自我摸索——从非正式的琢磨之中获得经验与乐趣。有时，一道用心烹制的菜肴能够赢得家人或友辈的赞赏，便觉欣喜。我喜欢在家宴请朋友小聚叙谈，而为了避免以同一拨菜式款待同一拨客人，不记得是从何时起，我开始用卡片记录每回宴请的日期、菜单，以及客人的名字。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避免让客人重复吃到相同的菜肴，另一方面则可以从旧菜单中得到新灵感。

由于教书的关系，我有时会邀学生到家中餐叙以了解他们课外的情况。学生偶尔窥见我成沓的菜单卡片，都会惊讶道：“老师做菜和做学问一样！”若记录的小册子落入老友手中，则又不免叫嚷：“这道菜，我怎么还没有



《伊势物语》插图，林文月绘



宴会之苦

● 丰子恺

宴会，不知是谁发明的，是最不合理的一种恶作剧！突然要集许多互不相谙的人，在指定的地方，于指定的时间，一同喝酒吃饭，间或抗礼、谈判——这比上课讲演更吃力，比出庭对簿更凶！我过去参加过多次，痛定思痛，苦况历历在目。

接到请帖，先要记住时日与地点，将其写在日历上，或把请帖摆在座右，以防忘记。到了那一天早晨，我心上就有一件事——好比是有一课时的课，而且是讲最不喜欢教的课；好比是欠了人钱，而且是最大的一笔债。到了时间，我往往准时到场。可是这一准时，就把苦延长了。我只见主人，贵客们都没有到。主人要我坐着，遥遥无期地等候。吃了许多茶、吸了许多烟，吃得口干舌燥、饥肠辘辘，贵客们方始陆续降临。每来一位，我都要站起来迎迓一次、握手一次、寒暄一次。我好比受许多考官轮流口试，答话非常吃力。

入席以后，恶作剧的精彩节目来了。例如午宴，入席往往是下午两点钟，肚子饿得很了，但不得吃菜吃饭，得先拿起杯子站起身来，谢谢主人，喝一杯空肚酒，喝得头晕眼花。然后“请，请”，大家吃菜。圆桌很大，菜盆放在中央，十二三只手臂辐辏拢来，要各凭两根竹条去攫取一点自己爱吃的东西来吃，这实在需要高超的技术！有眼光、有腕力，看得清、夹得稳，方能出手表演。这好比一种合演的戏法！戏法人人会变，各自巧妙不同。我看见有几个人，技术非常巧妙。譬如一盆虾仁，



吃到过半以后，只剩盆底浅浅的一层。用瓢去取，虾仁不肯钻进瓢里，反被瓢推走。此时最好有外力帮助，从反方向来一股力，把虾仁推入瓢中。但在很讲究的席上，自己不便另用一只手去帮，叫别人来帮，更失了彬彬有礼的宴会体统，于是只得运用巧妙的技术。大约是先下观察功夫，看定了哪处有一“丘陵”，就对准哪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瓢一攫。技术高超的，可以攫得半瓢；技术差的，也总有两三粒虾仁入瓢，缩回手去的时候不伤面子。此种表演，为环桌十余双眼睛所共睹，而且有人会替你捏两把汗。如果你技术不高超，空瓢缩回，岂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颜面尽失呀！

（若子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闲居》一书，丰子恺图）

吃过？”日积月累，记录菜单的卡片和小册子，无论在分量还是在内容方面都显著地丰饶起来。

年轻的时候，参加长辈的宴会，我无法理解何以每当一道佳肴上桌，便有人道出不能享用的理由——不是胆固醇过高，便即血糖不降、尿酸偏高等——理由不一而足，却总是围绕着生理问题而发，颇觉扫

兴。而今，自己年岁亦增，友辈之间的饮食谈说，竟也在不知不觉中与往昔长辈们的话题相类。而我费心耗时做出来的菜肴，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受欢迎，有人举箸犹豫，有人浅尝辄止，则又是另一种扫兴。

岁月不饶人，旧时少年皆已鬓发霜白，饮食一事即令人颇有今昔之慨叹，怎能不怵然惊心！事实上，近一两年来，

我家居宴客的次数，已不似往年频密了。回想自己从不辨盐糖到稍解烹调趣旨，也着实花费了一些时间与精力，而每一道菜肴的制作过程则又累积了一些心得，今若不记录，将来或有可能遗忘。而关乎每一种菜肴的琐碎往事记忆，对我个人而言，亦复值得珍惜。

（圆田摘自译林出版社《饮膳札记》一书）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陈晓卿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主食的。前些天，烹饪大师段誉给我做了他家乡河南的一种蒸菜，叫蒸槐花——槐花的花蕾，裹上面粉之后放在锅里蒸，蒸好后浇上蒜汁。我小时候，每年春天都能吃到这种东西。中国的很多美食都是有碳水化合物参与的，甚至很多被我们称作主食的东西都可以被加工成辅料，比方说红薯可以变成粉丝、烙饼可以变成炒饼。中国人在处理主食的时候可以说是用尽了心思。

在农耕文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有限的土地与不断增长的人口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这让中国人对主食特别尊重。中餐和西餐无论在世界观还是方法论上都难以沟通，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在西餐的菜单上，我们可以看到头盘、主菜、甜品；而在中餐的菜单

上，我们看到的是主食、炒菜、汤。宴会就更是这样，在西餐宴会上所有的饮食是围绕着主菜展开的，而中餐宴会上每一道菜的评判标准只有一个——是否下饭。甚至可以说，下不下饭是衡量每一个中国“煮夫”“煮妇”做菜做得好不好的最重要的标准。所以我们说，民以食为天，民以主食为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珍惜粮食、不浪费，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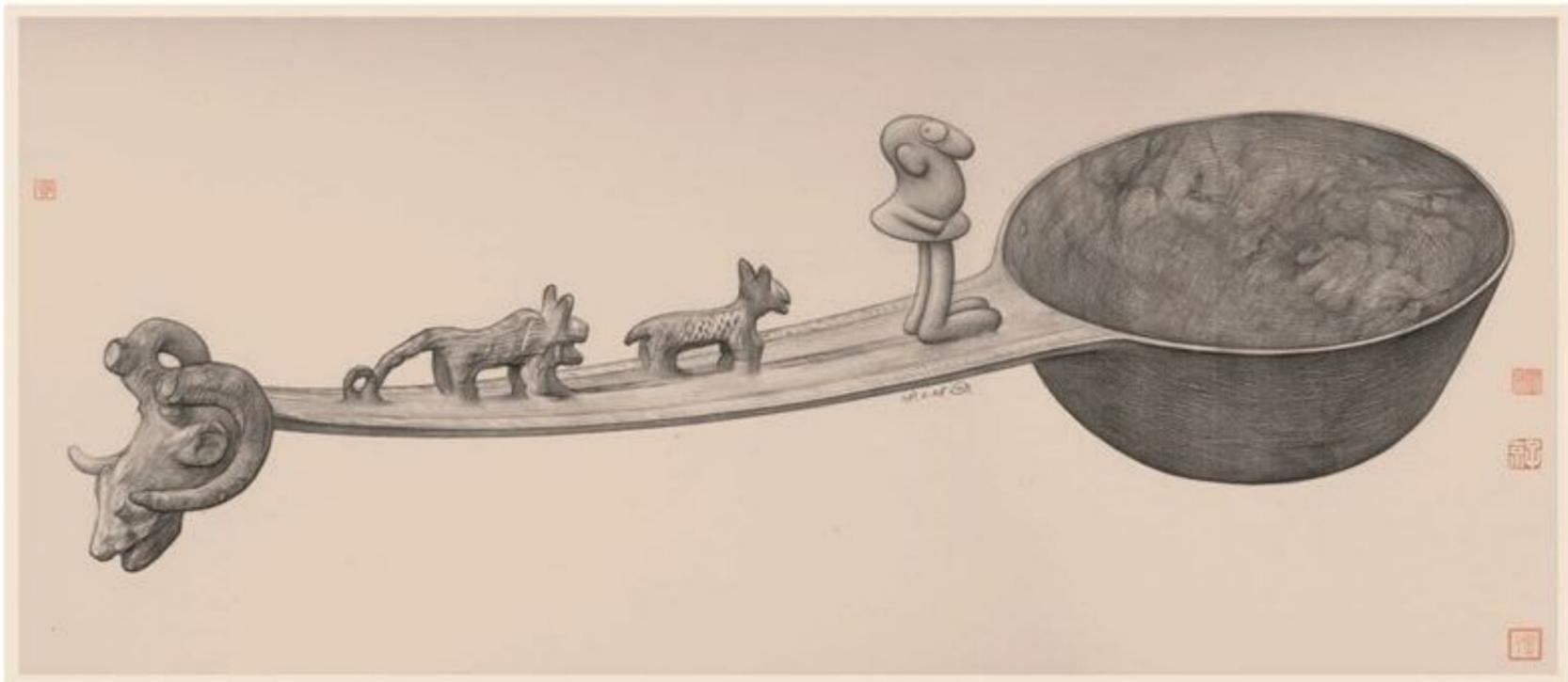
第二个故事要讲因节俭而产生的美食。有一种特别普通的蔬菜，古称蕹，我们现在叫它空心菜。这是一种生长期极短、价格低廉却营养丰富的蔬菜，无论怎样烹制——炆炒、凉拌，都非常美味。一般的南方人家都喜欢做这道菜，而有些心思细腻的主妇会先把空心菜的叶子掐下来烹炒食用，再将空心菜的秆放在阴凉通风处。几天之后，秆发生了变

化，从口感上说，它已经从清脆变成脆韧，将它和豆豉或者辣椒一起炒非常好吃。

大前年，扬州的一个组织，想申请“最大份炒饭”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他们做了四吨炒饭，后来因为保存不善，只好拿来喂猪或直接倒掉，纪录也被取消了。炒饭是一种家庭食物，它恰恰是中国人对剩饭的一种利用。在中国，无论是家庭主妇还是餐厅大厨，没有用新蒸的米饭去做炒饭的，要用隔夜的米饭。隔夜之后，米粒的外表紧缩、脱水，更加富有弹性，特别容易裹蘸料汁，这才是最好的美味。

其实不仅仅是炒饭，中国人在利用剩菜剩饭上花费了非常多的心思。比方说鱼类吃不完，用盐将它腌制成咸鱼，或者做成鱼酱；肉类吃不完，我们会将它做成腊肠，或者火腿；有些东西已经腐败了、臭了还舍不得扔，进而我们发现它生成了大量蛋白质，就像我故乡安徽的臭鳊鱼。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因节俭而诞生的美食成了解密





我从九岁开始在禅宗寺院的厨房里生活，如果问我有何收获，大概首先就是学会做素斋吧。禅宗长老培养小僧侣，不会不厌其烦地灌输难懂的经典，而是将难懂的道理融汇在日常的细微小事中予以教育。例如将洗东西剩下的一点水随手泼到院子里，要是被长老看见，就会大喝一声：“混账！不许糟蹋东西！”如果辩解说这是洗东西剩下的脏水，没什么可珍惜的。长老便立即回击道：“每一滴水对草木都是宝贵的，为什么想都不想就这么浪费？即使要泼掉，也该泼到需要水的树根上。”这么一说，我便觉得很有道理。

寺里总有客人，每到傍晚，必备酒菜。长老直接吩咐菜品，我在厨房忙于准备。当时的寺院相当清贫，厨房里缺少食材，要利用有限的食材做

饭。与其说是“做”，不如说是“榨”。

从缺食少料的厨房“榨”出菜肴来，这就是“精进”。当时不像现在这样——商店里东西应有尽有，而是必须看土地办事。正因为这样，我认为

吃土

●〔日〕水上勉

◎郑民钦译



“舌尖上的中国”的重要密码。

第三个故事我要讲自己家里的事。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物资并不丰富的年代，那时逢年过节才能见到鸡鸭鱼肉。每次吃鱼，总是我和妹妹吃鱼肉，父亲吃鱼尾巴，母亲吃鱼头。后来时代变了，我们也长大了。现在，有的鱼头甚至卖得比鱼肉还贵。有一次家里聚会，我说了一句话把我母亲说伤心了。我说：“哎呀，以前你总霸占着鱼头不放，我们现在才知道鱼头这么好吃。”母亲伤心是有理由的，因为在当时，鱼头不是什么好吃食，鱼肉才是有营养的好东西。在我们的家庭饮食里，有很多下脚

料完全是因为加上了充满爱心的烹饪，才让一个家庭在清贫中维系着温暖的幸福感。

很多简单的食材在中国厨师手中因饱含爱意而化腐朽为神奇，其中最典型的是动物的内脏。我常说，日本有花道、茶道，我们有“下水道”——动物下水。我们能把它们做成许多种美食，比方说红烧大肠、夫妻肺片。更有极致的，四川火锅几乎就是一个下水火锅：四川人不厌其烦地把牛的主动脉血管里那些咬不动的膜一层一层地撕掉，做成特别美味的黄喉；把牛的瓣胃反复地清洗，切成巴掌大的能够蘸满火锅所有香料的毛肚。我觉

精进料理（素菜）就是“吃土”，所谓吃时令蔬菜就是“吃土”。因为选取的都是地里刚刚长出来的蔬菜，精进料理也由此焕发出生命力。

烤慈姑是我当时擅长的手艺。慈姑一般是煮着吃，或者做拼盘，我则喜欢把洗净的慈姑放在铁丝网上，然后架在炭炉上烤。整个儿烤，要有耐心，用文火慢慢地烤。刚刚还在泥土里的慈姑，不一会儿便出现条纹状的裂纹，带有独特苦味的香气，与升腾的烟雾一道，扑鼻而来。如果慈姑较大，我就用菜刀切成两半，放在盘子里端出去。如果是小慈姑，则放两个，边上再放一小撮盐。这是嗜酒的长老最喜欢的食物。

（箕田摘自南海出版公司《今天吃什么呢？去地里看看》一书，本刊节选，童玲图）

得，这些都是特别有中国意境的美味。

美食由三个因素组成，食材、工艺和人。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所以我经常说，人世间最好吃的是人情，最好的美味是人和人之间的爱和亲情。

现在，饥饿的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在地球人口仍在不断增加、环境日益变得脆弱的今日，我们更应该珍惜每一份食物，要学会知足、学会感恩。就像那句老话说的：但求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羡除摘，刘宏图）

PKCC 中国人民保险

邀您 好文共赏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许晨阳

数学的世外桃源

●张 国 原春琳

6年前，年轻的数学家许晨阳打算回到中国。他给几位朋友发了一封简短的告知邮件。朋友们很惊讶。他是一颗数学新星，从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过博士后，与合作者解决了代数几何领域的一些著名猜想，多所美国大学向他发出了教职邀请。

2012年，31岁的许晨阳成为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第一位副教授。这是他的母校北京大学新设的一个机构。随后的6年，许晨阳保持了旺盛的创造力，成长为代数几何领域的领军青年数学家。如今，许晨阳成为全球顶尖大学关注的“猎物”。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请他回去做终身教授，另一些外国大学也表达了相同意向。这在整个中国学术界都是罕有的案例。

镇静剂

许晨阳在数学中心安顿下来之后，给朋友刘毅打电话，详细介绍了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刘毅正在寻找终身教职，此时已进入美国两所名校的面试。他的上一个雇主是加州理工学院。

数学中心这几年真正把人吸引过来，靠的是已有的教师。“这些年轻人接触的也是年轻人，他们对年轻人中优秀的人才更敏感。”数学中心副主任、招聘小组组长刘小博说。

最终，刘毅选了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刘毅并不认为他回国就是“毅然决然放弃了什么”。北大吸引他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在木上工作的亲近感。

另一件事发生在刘毅身上时，没人觉得奇怪。北京大学

在校园西北方向四五公里外的肖家河地区兴建了一批教师住宅，房价低于市场售价。但刘毅没有申请。北京的高房价现在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这是包括北人在内的许多北京雇主在招聘中的一个劣势。许晨阳说：“北京是个生活压力比较大的城市，而做数学研究要心境平和。”离北人不远的五道口地区，人烟稠密、企业云集、房价高企，在年轻人中它有个外号叫“宇宙中心”。但刘毅放弃了福利购房资格。在租房和购房之间权衡后，他觉得后者会有经济压力。此外，他也怕麻烦，“不愿去办贷款”。

与刘毅年龄相仿的郭帅申购了住房。他理解刘毅。“刘毅更纯粹一些，什么都不在乎，专心搞科研。”郭帅说，“对数学的纯粹，导致他对其他事情也会纯粹一些。做数学的人可能偏理想主义一些，不是不通世故，而是为了自己的追求，可能会放弃一些东西。”

1940年，英国数学家哈代指出，数学家在所有人里应该是最容易“出世”的。他在《一个数学家的辩白》中说：“当世界疯狂时，一个数学家可以在数学中发现一种无与伦比的镇静剂。”

刘毅今年35岁，独自租住在北大提供的公寓里，拥有大学生般的年轻外貌。除了学术活动，他不怎么外出。他有一些打发闲暇的兴趣活动，比如在网上下围棋，以及读一些“闲书”，“闲书”指的是非数学书。他表示自己喜欢“在外

面逛”，他进一步解释，“外面”指的是北大图书馆等校园的其他地方。

回国两个月后，“突然”有一天，刘毅想出了一个三维流形的拓扑问题，研究成果发表在数学界公认的4份顶级期刊之一、德国的《数学发明》上。他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豁然开朗了。这是一个数学家灵感降临的时刻。众多数学大师曾像艺术家一样，描述过灵感的极端重要性。“数学王子”高斯说：“数学中的一些美丽定理具有这样的特性：它们极易从事实中归纳出来，但证明却隐藏得极深。”数学是科学之王。

“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整天就是想问题，好像武侠小说里的闭关状态，投入一些，尽量避免做杂事。有人做完一个问题，中间有一个空隙，相当于练完一层

功，还没有开始下一层，可以休息休息。”郭帅如此打比方。

仅从硬件来看，数学中心也已是一个“特区”了。北大给了它寸土寸金的校园黄金位置，建了世上唯一一个位于四合院里的数学研究机构。四合院共有7个，每个院落的墙上都有可供演算的白板，它们随时恭候某一位数学家灵感乍现的一刻。

陈省身的两个猜想

许晨阳相信：“如果某一天我们的数学好了，也代表着

国家的创造力有了显著提升。”

基础科学是个奢侈品，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才会有基础科学的发展。过去40年里，中国一直在数学领域猛劲儿追赶。

1984年，数学大师陈省身从美国国家数学所创始所长职位上卸任。次年，他回母校南开大学创办了一个新的数学所。晚年的陈省身希望在本土培养出顶级数学人才。20世纪90年代，他在写给弟子张伟平的一封信里说：“让中国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

数学站起来，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值得短期的牺牲。”

陈省身的一个夙愿是看到中国成为数学大国。1988年，他提出“中国将成为21世纪的数学大国”的预测，被称为“陈省身猜想”。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于2002年首次在中国举办。那次大会上，91岁的陈省身坐在轮椅上发言。正是这次大会使外界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数学大国。此后，陈省身又有了新的“猜想”：希望中国成为数学强国。

2002年，南开大学的两位数学家在美国《数学年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是中国大陆的数学证明第一次出现在旗舰性的数学期刊上。如今，数学4大顶尖期刊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成果，2012年以来就有40多篇。我们无疑已经在通往数学强国的路上。

一直以来，一些人不太理解许晨阳为什么要回国。在代数几何领域，中国缺乏竞争力，许多大学的数学系开不出系统的代数几何课程。许晨阳

的一个计划是参与创建“中国自己的代数几何学派”。“在这里教书，对发展数学是有作用的，因为听课的学生中就可能产生优秀的数学家。你做的每件事情对数学发展都是有意义的。”许晨阳说。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最大的四合院后门两侧，挂着一副

数学家写的对联：天道几何，万品流形先自守；变分无限，孤心测度有同伦。

它用独特、工整的汉语和数学名词，概括了数学作为“科学之王”的地位，也概括了门内终日思索的这群数学家：客观存在中最为基本的规律到底有多少，万物演化都已先行遵循；变易分化是如此无穷无尽，苦心孤诣地推演运算，总能遇见志趣相通的知音。

（阳 马摘自微信公众号“冰点周刊”，本刊节选）

设计不是生意，而是战略

●柳冠中 演讲 ◎徐 蓓整理

有了工业，但还没有完成工业化

有人说，“中国制造”目前在世界上排老二，发展势头很好。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制”其实不是中国的“制”。

什么是“制”？“制”是指工业生产的标准、规范、流程。在中国，这些大多是引进的。中国80%的中小企业，有自己研发创造的技术吗？没有，大多数都是引进的。

中国还处于制造业的第三梯队，我们不能自鸣得意，心里必须清楚真实情况。

要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这个方向绝对没错，但是首先，从加工型的制造转向独立自主的制造，这一步要迈出去。

1981年，我到德国斯图加特参观汽车城。一进奔驰工厂，我就吓了一跳，从总司办到标准办公室，到车间主任，到下面流水线的每一个工段，都有一个黑头发的黄种人。一问才知道，他们是从日本丰田公司来的。

丰田的老板拿出一笔钱，说服奔驰公司接受他的3年计划。该计划包括每年派100名员工到奔驰实习，从公司高管到车间操作工，搭成梯队，每年换一拨，3年一共300名员工。

1987年我又去，到那儿又看见很多黑头发的黄种人。我说日本人怎么还在？一问，这些都是韩国现代公司的员工。那我们中国的汽车公司呢？我们的问题不是没钱，而是观念需要转变。

我们现在的设计关注的都是精英元素，而不是系统。可是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元素，元素都是在系统中产生的。

我们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有了工业，但我们并没有完成工业化。所以，我们必须关注系统和机制，这是我们转型的关键。我们要走向世界，需要有中国方案，而不是仅仅靠引进。

我1949年上小学，和共和国一起成长。当时，我听到有人这样说：“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1956年建成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解放牌汽车，第一年的产量就超过全日本的卡车总产量，了不得吧？可是，到了1987年，还是生产那种解放牌汽车，载重量还是4.5吨，还是那个轴距；我们拉机器用它，拉粮食用它，拉棉花用它，拉人还用它。

后来才知道，当时我们引进了苏联的这条汽车生产线，但人家生产的是“二战”时拉炮的车。打仗拉炮，要的就是转移阵地方便，车不能太大，

不能太长，但是牵引力要大。我们生产了30年汽车，产量提高了，质量提升了，但还是不明白汽车是怎么回事。

感官刺激是商业语言，不是设计

朱光潜先生说，美的东西是摆脱了功利的。设计讲究真善美。你不真，就不可能善；你不真、不善，那就不是美。

但当下社会，到处都在讲功利。

现在很多企业都在搞品牌竞争。每一个企业都做品牌，这可能吗？这会浪费多少资源？“品”没有，光做“牌”，这不过是在追求表面的东西而已。

2010年，某国际奢侈品牌在清华美院举办时装发布会，20分钟的表演，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装修，总共投入800万元，20分钟表演结束后全部拆掉。这种事情在世界上天天发生，中国的车展、全世界的车展，花的钱是这个时装发布会的几百倍。

现在大家讲的美，是越大越美、越奢越美、越多越美。事实上那只是感官的刺激，是商业语言，不是设计。

我们把感官的刺激当作美，把时尚当作设计，追求短平快，只看眼前利益。由此，时尚成了“短命鬼”，越时尚，越短命。



柳冠中

所以，设计是什么？设计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酷的、炫的、时尚的东西，而是背后的劳动，是生产关系，是一种关系的调整。

工业革命的兴起，调整了生产关系。工业革命带来的是机械化大生产，在生产之前，我们必须把一个产品的生产流程都预先设计好。

一个杯子，在工厂里叫“产品”，在商场里叫“商品”，在家里叫“用品”，进了垃圾堆叫“废品”。围绕这4个“品”进行的设计，要解决制造、流通、使用、回收等问题。

设计是一种创造行为，目的不是发财，不是为了房子、车子、票子。那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实现更为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

要给技术出题目，而不是跟着技术走

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设计到底是什么，设计不是生意。现在大家成天讲“商业模

式”，如果一个设计师整天讲生意，还做什么设计？人家还会尊重你吗？

设计应该是什么？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进行室内装修时，房子里通常会有很多面墙，但设计师的脑子里应该没有墙，你的意识里若有墙就没法创新了。我们的设计之所以徘徊不前，就是因为设计师的脑子里有一堵墙。设计师的脑子里应该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可以是墙，但什么都不是墙。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共和国成立以后，包括改革开放以后，凡是靠引进发展起来的项目，都基本停滞在引进的水平上；而凡是外国人给我们的、对我们实行封锁的，我们反而都自己搞出来了，其技术水平甚至走到了世界前列。

这说明什么？人有惰性，一旦有了拐棍，为什么还费那个劲自己去闯？真正从无到有，反倒被逼出来了。现在我们的设计成天在琢磨外观、造

型、色彩，其实那都是在引进的基础上做设计，都是设计的后半段工作，而设计的前半段最重要。前半段做什么？研究如何实事求是地、适应性地解决问题。

1986年，我们给华为做设计的时候，任正非请我吃饭。他踌躇满志地说：“我们华为连工人都是大学生了，全国通信技术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绝大多数都被我揽过来了。英、法、美、德、日的通信技术，我该引进的都引进了。我们现在有钱，也有自己的研发队伍，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呢？”

我给他出主意：“你让你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做点最简单的工作——研究一下什么人需要通信，要什么样的通信，动动脑筋去做分类。再分析一下一个人的通信需求被哪些外因限制了，你有没有解决办法。也许你会发现，美国的技术、英国的技术不一定能解决中国人的需求。”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总要跟着外国人走？我们的问题就在于观念不够解放。通信需求是共通的，那么外因限制的问题就交给技术人员去攻克，我们要给技术出题目，而不是跟着技术走，这才是设计的语言、设计的逻辑。我相信华为接受了这个思想。

不是弯道超越，而是换道超越

1999年，亚太国际设计会议在日本召开。某公司主管洗衣机设计的部长在会上大谈



聚会时，我们常能遇见这样的场景：大家一起计划着接下来玩啥、吃啥，这时候，最可怕的就是幽幽传来几句“我都行”“随便”。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懂玩、懂吃的人来拍板：去这里，吃这个。

“这个人”在做的事，被罗振宇称为“父爱算法”的运行，就是站在更高的位置，知道什么更好，然后“简单粗暴”地告诉周边的人，“听我的准没错”，而不是一味询问对方的需求。它的对立面，是“母爱算法”：你想要什么，我给你更多。

提起父爱型逻辑，绕不过乔布斯。他说过一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直到我们拿出自己的产品，他们就发现，

‘这就是我要的东西’。”

而各种大数据资讯网站则是典型的母爱型产品。它根据算法和对用户行为数据的分析，越来越“懂”你：想看娱乐八卦？给你。想看萌宠视频？给你。想看心灵鸡汤？也

给你。并且给你更多。

罗振宇说，最好的服务，是带你去你不知道的地方，也就是更高视角的父爱型逻辑。在某种食品面世前，消费者不会知道自己想吃这种食品；在某款游戏被熟知前，消费者也不知道自己喜欢玩这款游戏。一旦这些东西火了，就有一大批母爱型公司出现，他们把店开到离你更近的地方，制造那些看起来是你想要的东西。

这是不同的姿态，一个“教育”，另一个“迎合”。我想说，它们都合理。它们不同的，不是看起来的样子，而是经营逻辑。而这也决定了，它们生存的土地在哪里，生命力有多久。

（圭田摘自《商界》2018年2月，Patrick George图）

21世纪该公司洗衣机的技术有多牛，讲得天花乱坠。接着主持人问我：“柳先生，你讲讲中国21世纪的洗衣机怎么样？”

我说：“中国到21世纪将要淘汰洗衣机。”底下的人全愣了。我说：“你们算一算，洗衣机的利用率有多高。”算了半天不到10%。我接着说：“难道为了洗衣服你就要搞这么多高科技，要浪费和污染这么多淡水吗？我们绝对不能干这种事。我们要解决的，不是洗衣机的问题，而是人的衣服怎么洗干净的问题。”

我们现在大多数企业都没

有这种想法，都在那儿钻研产品，但关键的不是产品经济的问题，而是产业经济的问题。产业到底怎么创新？产品不是目的，服务才是。

以汽车为例。你算一算汽车的利用率有多少？其实70%的汽车平时都闲置在那儿。我们要解决的是交通、出行问题，而不是要生产多少辆汽车。我们13多亿人要是人人都有车，那环境没法不污染，交通没法不拥堵。我们必须另辟蹊径，不是弯道超越，而是换道超越，我们必须提倡这种新观念。

在当今的国际竞争态势

下，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我们不能把设计当作生意，而应该把它提高到战略的高度。

“智”“慧”，这是中国人的哲学，但它们并不是一回事。“智”是抖机灵、小聪明、钻空子、打擦边球，这些中国人都会。而我们更需要的是“慧”。“慧”是什么？“慧”是节制、反思、定力。

我们考虑的不应该只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国家，我们还要考虑整个世界发展的命运，这是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

（繁星若尘摘自《解放日报》2018年1月19日）



不是真的要睡了，而是想进入一个人熬夜不被打扰的状态。

——要读懂“晚安”的含义

图书馆不收费，健身房要办卡。

——对“穷文富武”的新解释

明天不用上班比今天不用上班的感觉好多了。

——预期更能带来幸福感

现在不是寒门难出贵子，而是穷家富养出太多败家子。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城市新中产的崛起，言正行端、吃苦耐劳的“富二代”越来越多。相反，穷人家的孩子却沾上了以前“富二代”的毛病。父母过度的“呵护”对孩子们来说，无疑是一味“毒药”

真正的阅读需要亲自把文字当药煎服，使其进入体内，和身心、血液、神经中枢发生奇妙反应，没有人能替你进行新陈代谢。

——学者、评论家但汉松反对以浓缩音频替代文本阅读

日月长相望，宛转不离心。见君行坐处，一似火烧身。

——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敦煌文书 S. 1824 为公元 888 年三界寺僧人法信写下的授沙弥戒的《受十戒文》。他在文中告诫众沙弥，人世间“暂时

因缘，百年之后，各随六道，不相系属”。但在遗书背面，不知是谁写了这样一首直白而热烈的情诗

工作再忙，也别忘了买注彩票。毕竟，你挣 1000 万比中 1000 万难多了。

——让人无法拒绝的广告

一边是鲜衣怒马的欲望，一边是捉襟见肘的现实。

——中产们渴望像高收入人群那样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却不得不怀揣底层收入人群那样谨小慎微的心态

总部像欧洲，网点像非洲。

——快递业发展不均，仅仅提升总部技术含量还不够，必须直面末端的配送难题，如何让末端网点生存下去才是需要面对的现实

你这么聪明机智又天赋异禀，梦想一定会实现。你梦想实现的那天，我一定会陪在你身边，向你借钱。

——《辛普森一家》中的台词，真是最逗趣的祝愿

在大学中文系，有个重要课题是提炼作品的主题思想。一部经典作品是水，提炼主题思想就是找一个杯子作为盛水的工具，但我们常常在拿到杯子的同时把水忘了。

——毕飞宇号召文学研究者“好好喝水”

聪明是能够在跟老婆吵架的时候瞬间看穿她逻辑上的矛盾与谬误，然后加以反击；睿智就是闭上嘴。

——聪明与睿智的区别

越稳定的越脆弱。

——很多人都想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安于稳定，会让他们在时代的推进中变得越来越脆弱

利益追逐者遇难则止，千方百计寻找更轻巧的盈利方式；创业者遇难则进，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誓不回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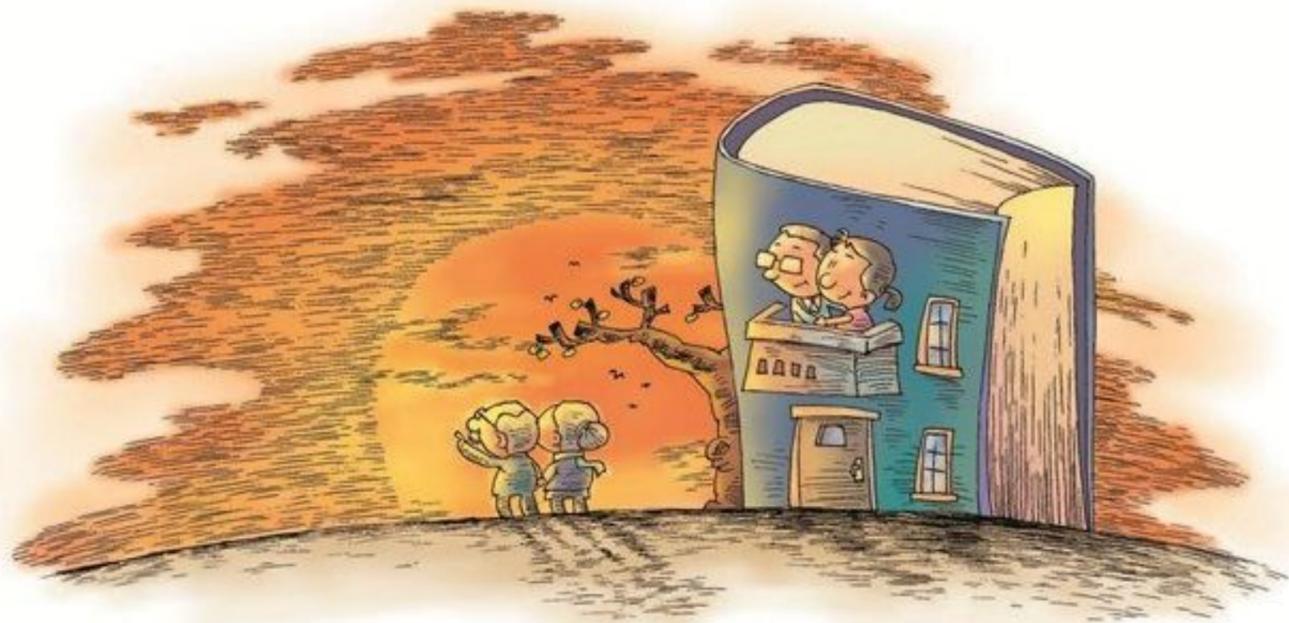
——很多时候人们混淆了赚钱和创业

过完年了，终于可以上班休息几天了。

——春节期间在国内外各大景点、机场奔波辗转了 7 天，大多数人感到深深的疲倦

粗鲁是弱小的人对力量的模仿。

——美国学者埃里克·霍弗对“粗鲁”的深刻解读 
(留痕、奔奔、寿岳等摘)



定于一

●黎 戈

我是一个文字人。不是说我以文字为生，或煮字疗饥，而是我认识、解释和归纳世界，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是文字。我对文字极其敏感，和别人说话时，一个放置不当的词语都会使我纠结良久，一定要把对话“倒带”，把词语调换和摆放妥当。当我经历一件事时，心中常会产生某种微观反应，但是，一直到我能用文字把它理顺和表达出来之前，我心里都会鼓胀着一种茫然的悬置感。文字是我抚摸这个世界的手，也是我行于世间的脚。无机的文字，架构起我的有机世界。所以，看电影《编舟记》，看得我内心一路火花四溅。这部电影之所以打动了我这个文字人，是因为在我看来，它的主角不是“爱情”，而是“语言”。

《编舟记》讲述的是，某辞书出版社拟编一部新词典，而经验丰富的荒木老师面临退休，经多方物色，终于相中了木讷古怪的青年编辑马缔。马缔搬着杂物箱，从现代感十足的新办公楼搬进灰尘飞舞的老旧词典编辑室。之后，在漫长

的十五年里，马缔和编辑部同人克服重重障碍，编写完成了这部宏伟的大词典《大渡海》。同时，他也追到了美丽的的女厨师香具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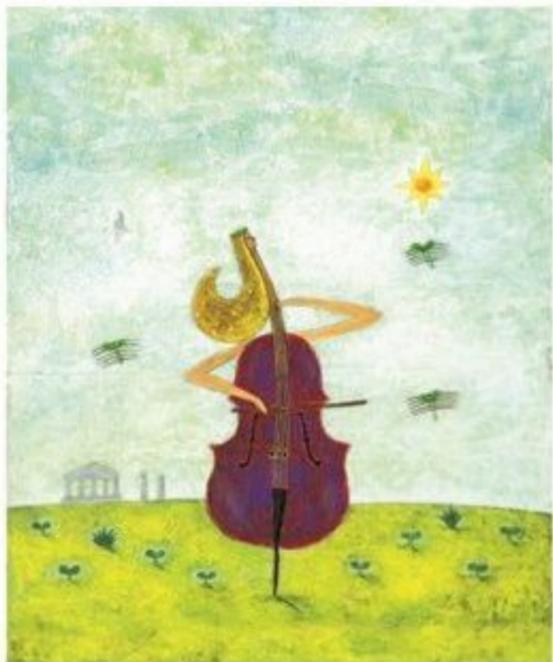
遥远的太古，天地混沌未开。而在人的体内，也有一片同样的茫茫大海。名为“语言”的霹雳落于海面，才催生了万物。一切情绪、思想都被“语言”赋予了形态，从黑暗的大海浮现出来。“语言”如同小舟，载着我们通向彼此的心意。所以，这部电影才叫《编舟记》。

语言如同货币，只有在流通中才能被激活。电影中的马缔是一个语言学硕士，也是一个辞书编辑。他长期浸淫于书海，吃饭时手持一卷，上班时埋首书丛，睡觉就从书堆里扒个坑躺进去，连房东家一楼的空房间，也被他日益增多的藏书所占据。可是，这样一个坐拥书海的语言富翁在表达和交流上却贫瘠得可怕。他存储的

词汇，因为不流通，变成死币，积上了厚厚的灰尘。当马缔爱上香具矢，第一个反应居然不是去追活人，而是去查词典，看“恋爱”的词条解释！——语言成为马缔的阻碍，它不再是渡海的“舟”，反而使马缔成了一叶“孤舟”。

话说书呆子马缔终于鼓起勇气，给香具矢写了一封情书，还是用文言写的，文学素养欠佳的香具矢只能向学历高的厨师长求助。可是，这完全无损于爱情热力的传达。甚至，连无意中看到这封情书的编辑部新职员，都顿时转变了之前对马缔这个“头顶着鸟屋”的邋邋大叔的反感——不是因为情书词汇量大，而是因为情书的字句，虽然比官方发言更加生硬，却是一封满含初恋的澎湃心跳和急促不安喘息的“活”情书。马缔终于通过“给付”的动作，激活了之前止于内循环的词汇。

现在我最怕遇到某些脑子复杂的“打泡网型人”——就是你拿着一个大苹果，他就能引申出一棵橘子树的人。我喜欢“低泡型思维的水晶



大提琴家的左手

◎周志文

这是很久以前的一场经历。

演奏会结束了，我们到后台向这位国际知名的大提琴家致敬。他伸出右手跟我握手，我说：“真是漂亮的演奏呀！尤其是勃拉姆斯那首。”“我也觉得。”他十分高兴地将他的左手压在我被他握着的右手手背上。我突然觉得手背一阵刺

人”——“你看见什么？”“一个苹果。”香具矢就用澄澈的心眼，看见了马缔捧出的那个“苹果”。

香具矢虽然连马缔的情书都读不懂，却和他“同类项合并”，他们都是“定于一”的人——顾随在《中国古典诗词感发》中曾经说过：“做一件事，心无旁骛，寄托在所做事上，是‘一’，是‘诚’，即是‘涅槃’。‘定于一’是静，而非寂寞。”马缔和香具矢，就是两个“定于一”的人：马缔无时无刻不随身携带词语收

痛，像是被什么割着了，但出于礼貌，不好意思缩回手。他一定看到了我的表情变化，将他的左手在我面前扬了扬，说：“比木匠的手还粗，是吧？”

那确实是比木匠的手还粗的一只手，拇指和食指中间虎口的地方长着一层厚茧，而从食指到小指的指尖部分也都长着厚厚的粗皮。这些粗皮如果盖住他的指纹，那他就成了没有指纹的人。当时我想，假如指纹也长在粗皮上面，那他的指纹势必改变了原来的排列纹路。

我抬头看这位面容俊秀、神采奕奕的乐坛大师，谁会想到他的手竟是那样的粗糙呢。后来我才想到，那只长着厚茧的手，每个指头都因增生的皮质而变形，是因为他数十年来夜以继日练琴的缘故。虎口处的厚皮，是在琴梁上摩擦出来的；四指上的粗皮，是因接触琴弦而磨出来的。那绝对是一

集卡，一旦有新鲜词语出现，便及时记录在案；而香具矢则是连假日都在看烹饪书，力求成为一个好厨师。

他们都是定于“业”的人——在这里，“业”是“职业”的意思，但更接近于天命，是指某种被天意击中的命运感，是内心无法按捺的职业热情。所以他们看上去古怪不合群，内心却富足安定。

骨子里，他们又有着共通的落寞感，就像在摩天轮里，做厨师的香具矢对马缔说：“不管多么美味的菜肴，也就

只粗糙而丑陋的手，但美丽而神奇的音乐却由那里流出，像汨汨清泉，可以拿来止渴，可以拿来明目清心，更可以拿来荡涤人的灵魂。这样的音乐，原来来自一只已显然变形的手。

后来我听说，拉小提琴和中提琴的乐手，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的手因为长时间紧压琴弦，都会长出厚茧来，但究竟比不上大提琴乐手，因为大提琴的把位较宽而琴弦较粗。低音提琴的把位更长、琴弦更粗，但在音乐会中用到低音提琴的机会不多，而且低音提琴很多时候是用拨弦来打拍子，所以低音提琴手的这个问题可能不太严重。不过据音乐界的朋友说，手上长粗皮，在弦乐演奏家身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美丽的音乐，原来来自那么不美丽的手。

（司志政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寒流》一书）

是在身体里转一圈又出来了。”而编词典的马缔呢，他手抄的词语收集卡，记录的“当代流行语”，在这个万事速朽的流沙时代，它们的半衰周期越来越短。命若蜉蝣——生命是一场徒劳，人的本质是孤独的，无论怎样灼热的爱，都不能穿透它、溶解它、黏合它。最好的爱，不过是内心同质的两个人，定于业，定于爱，定于一。

（乌 蔓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时间的果》一书，小男孩图）



奠定麦克斯·珀金斯编辑生涯的三局棋的对手分别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每一个都贴得上大众心目中的“天才”标签：成名够传奇，才华够横溢，人生够跌宕，辞世够惋惜。沿着珀金斯的目光，我们可以窥见天才们最放松也最任性的时光，发现他们有时候比自己笔下的人物更脆弱。

珀金斯对菲茨杰拉德说的一席话曾经被反复引用：“不要一味听从我的判断。假如我的判断真的让你在关键之处听从了我，我会感到羞耻，因为一位作家，无论如何，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他们之间的通信可以证明，在写作过程中，恰恰是在好几个“关键之处”，珀金斯的判断照亮了菲茨杰拉德艰难跋涉的夜路。

从最后的成品看，作家不仅心甘情愿地采纳了编辑的每一条建议，而且把他们俩本来都觉得“松松垮垮”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加固成全书节奏最紧凑、推进速度最快的段落。结构封顶之后，在菲茨杰拉德选择困难症发作时，珀金斯又跟泽尔达一起帮助他在一堆拗口的标题中一锤定音：这篇“堪称奇迹”（珀金斯语）的中篇小说定名为《了不起的盖茨比》。

此后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故事，菲茨杰拉德踩着和盖茨

比相仿的节奏飞升、坠落，珀金斯则一直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或欣喜或担忧。担忧渐渐超过欣喜，珀金斯通过预支稿费和自掏腰包借钱给菲茨杰拉德的次数也渐渐超过了他进出其豪宅参加派对的次数。珀金斯曾经写信给朋友，说自己垫钱是“因为出版社已经没有经济上的正当理由可以继续借钱给



麦克斯·珀金斯

楼顶上的狐狸

●黄昱宁

他。我想让他能够专心写作，避开好莱坞，以及诸如此类花天酒地的生活”。

海明威同样需要珀金斯在创作与经济上给予长期关注，但这位自认为比菲茨杰拉德“硬汉”一百倍的天才当然会自创一套麻烦，等待珀金斯替他量身定制解决方案。为了海明威，羞涩古板的珀金斯（他表达最强烈情绪的字眼是“上帝呀”）被迫到出版社老板那

里去讨论海明威小说中的那些粗话脏词该怎么处理。珀金斯实在羞于启齿，于是老板只能发话：“那就写下来吧。”珀金斯只好将那个脏词写下来。老板瞥了一眼便笺簿，摇着头说：“麦克斯，如果海明威知道你连这个词都说不出口，他会怎么看你？”

偶尔，当海明威的阳刚指数亟须自我确认时，珀金斯的办公室还得充当战场。珀金斯旗下的另一位作者麦克斯·伊斯特曼写过一篇评论海明威的文章，断言其“对自己是个大个子男人这一点还缺乏笃定的自信”，文字风格“堪比在胸口上贴假胸毛”，这段话被海明威直接理解为对其男性身份的恶毒攻击。可想而知，当他们俩在珀金斯的办公室巧遇时，一场动作戏便如箭在弦上。海明威先亮出“毛茸茸的胸膛”，然后“笑嘻嘻地上前伸手解开伊斯特曼的衬衫扣子，露出他那

光秃秃的、如男人秃顶的胸膛”。为了化解危机，珀金斯甚至也准备解开自己的衬衫，把剧情往自己身上引。然而，来不及了，海明威开始质问，进而朗读那些引发冲突的句子。珀金斯再度试图灭火，自告奋勇把书念下去，但海明威抢过书扔向伊斯特曼，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不过，若论珀金斯投入的情感强度，则海明威与菲茨杰



拉德这两个案例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托马斯·沃尔夫。沃尔夫下笔千言，砖头厚的稿子砸到各出版社无人敢接，珀金斯就捡起来一句一句推敲。在一改就足足删去九万个单词、在别处屡遭冷遇的稿子《啊，迷失》成了现象级畅销书《天使，望故乡》的同时，多年之后令二人渐生嫌隙的祸根也悄然种下。

1936年，沃尔夫的宿敌——评论家德·沃托以沃尔夫曾在第二部小说《时间与河流》中向珀金斯致谢（修改的规模与第一部不相上下）为论据，得出刻薄的结论：“这本书体现出的组织能力、批判智慧，并不出自艺术家的内心，也不出自他对作品形式和完美的感受，而是出自出版社的办公室。”沃尔夫与珀金斯之间

所有的积怨都被这条离间计点燃。这些积怨既有编务琐事中产生的分歧，也有沃尔夫出于作家本能的窥私癖——他总是把珀金斯透露给他的办公室八卦写进小说里。但究其实质，这是任何一对亲密到他们这种程度的朋友之间都可能爆发的危机。当珀金斯的太太和沃尔夫的情人艾琳都在抱怨他们俩的友情占去彼此太多时间之时，当沃尔夫在作品中把珀金斯比喻成狐狸时（“狡猾的狐狸，你的狡猾是多么单纯，你的单纯又是多么狡猾……你为人公正，眼光犀利……高尚……单纯——但是从来没有在讨价还价中吃过亏！”），这一对“天作之合”就离分手不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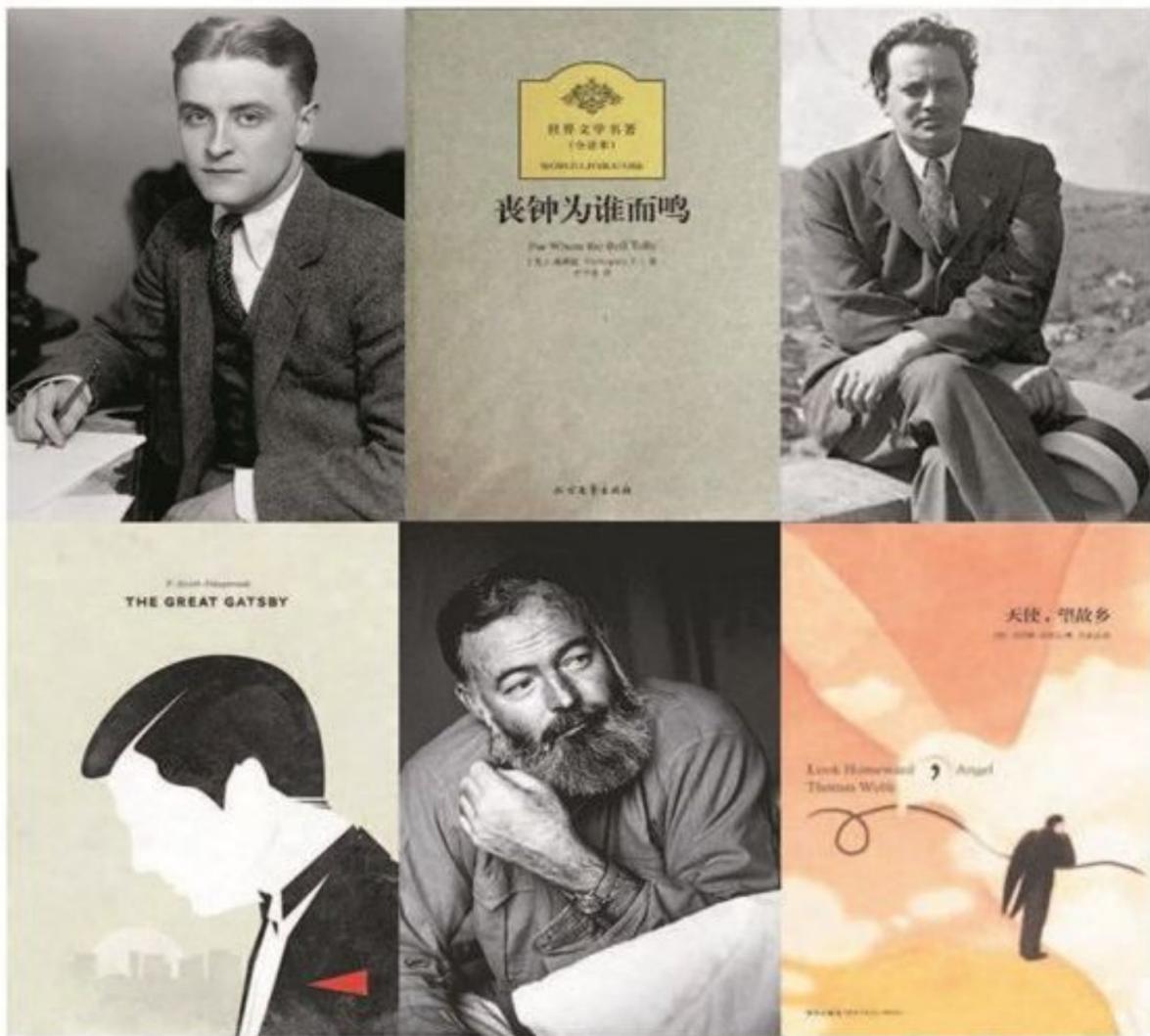
珀金斯的成就之所以无法复制，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在

于，如今高度产业化的出版界已经不可能找回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艺氛围。那些年，好作家和好编辑之间更少精确的测算，更多随性的发挥。在规模庞大、分工精细的流水线出现之前，还残留着一点手工作坊式的温暖。那些年，珀金斯和沃尔夫站在高楼上壮怀激烈；海明威发电报宣告他终于想出了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结局——“桥被炸毁”；菲茨杰拉德醉醺醺地说“我是一个好蛋，你也是一个好蛋”，然后开车载着珀金斯一头扎进池塘——这是珀金斯最爱跟别人讲的笑话，每讲一次，那个池塘的面积便在狐狸的描述中被扩大一次。

归根结底，狐狸究竟是怎样的人？楼顶上的狐狸、池塘里的狐狸、办公室里的狐狸，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珀金斯？我们很难得到特别明确的答案，因为在大部分故事中，他总是自觉充当那个更低调、更克制的配角。他习惯于被天才的光辉照耀得面目模糊。独处时，他似乎是个十分乏味的人，每天的作息时间雷打不动，走同样的通勤路线，吃同样的午餐。他的热情有一多半都倾注在写给作者的信里，他在书信中展现的见识与文采在圈里被传为美谈。有人忍不住问他：“你自己为何不写作？我觉得你的写作水平远高于现在大多数的写作者。”沉思好几天以后，珀金斯才缓缓作答：

“因为我是编辑。”

（曲池摘自译林出版社《假作真时》一书，本刊节选）



pyramidal structure of glittering white concrete, ¹¹⁰⁰ rising ¹¹⁰⁰ terrace after terrace after terrace, three hundred metres into the air. ~~From~~ ~~at this distance~~ From where Wordsworth was standing it was just possible to read, picked out on its white face in elegant lettering, the three slogans of the Party:

WAR IS PEACE
FREEDOM IS SLAVERY
IGNORANCE IS STRENG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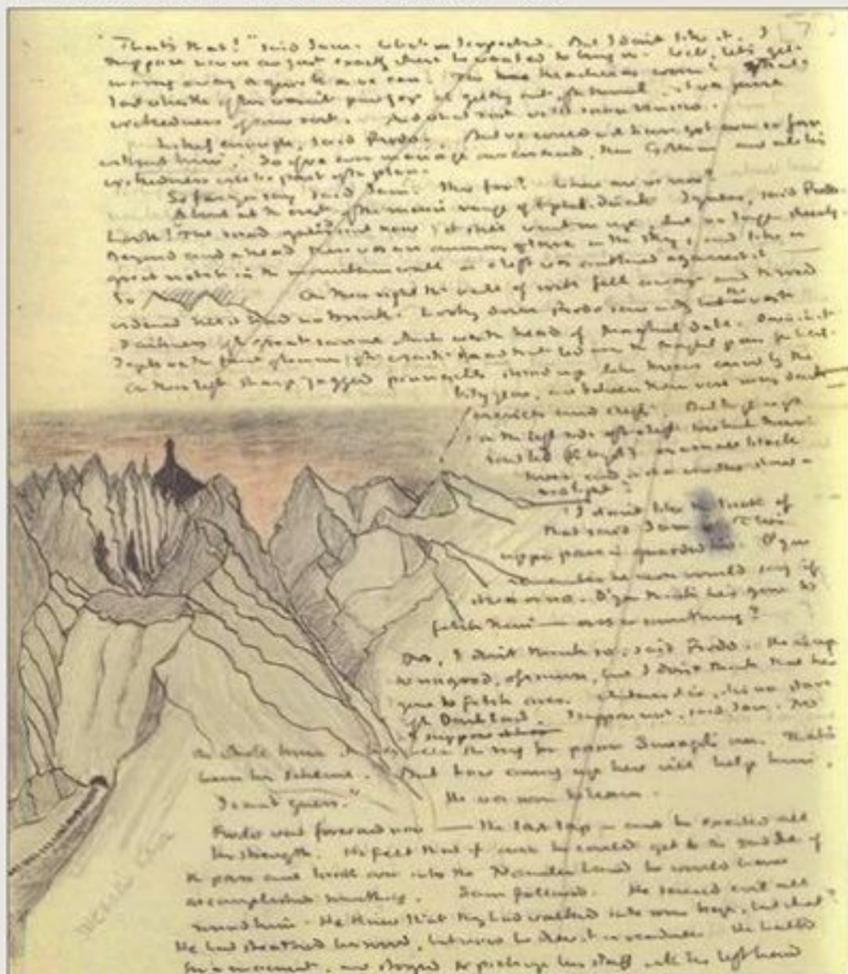
① The Ministry of Truth proclaimed, it was said, three thousand rooms above ground level, & even more ramifications below. ~~It was~~ ~~made of~~ ~~bricks~~ ~~and~~ ~~concrete~~ ~~building~~ ~~of~~ ~~similar~~ ~~size~~ ~~appearance~~. If you climbed out to the roof of ~~the~~ ~~main~~ ~~entrance~~, it was possible to see all four of the ~~main~~ ~~entrances~~ ~~of~~ ~~the~~ ~~palace~~. ~~The~~ ~~Ministry~~ ~~of~~ ~~Truth~~ ~~concerned~~ ~~itself~~ ~~with~~ ~~news~~,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to~~ ~~the~~ ~~people~~. The Ministry of Peace concerned itself with ~~the~~ ~~grammar~~ ~~and~~ ~~orthography~~, see Appendix. O.P.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手稿



Handwritten manuscript page with dense text and a small sketch of a building.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hand and includes various annotations and corrections. A small drawing of a building with a pointed roof is visible on the left side.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手稿



Handwritten manuscript page with text and a large sketch of a mountain range.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hand and includes various annotations and corrections. A large drawing of a mountain range with a valley is visible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J.R.R. 托尔金《魔戒》手稿

L'origine du chiffonnier.

Couvert à la clarte sombre des révoltes
Que le vent de la nuit tourmente dans les voiles,
On fond de ses querelles féroces et tortues,
On grelotte par milliers des nuages froi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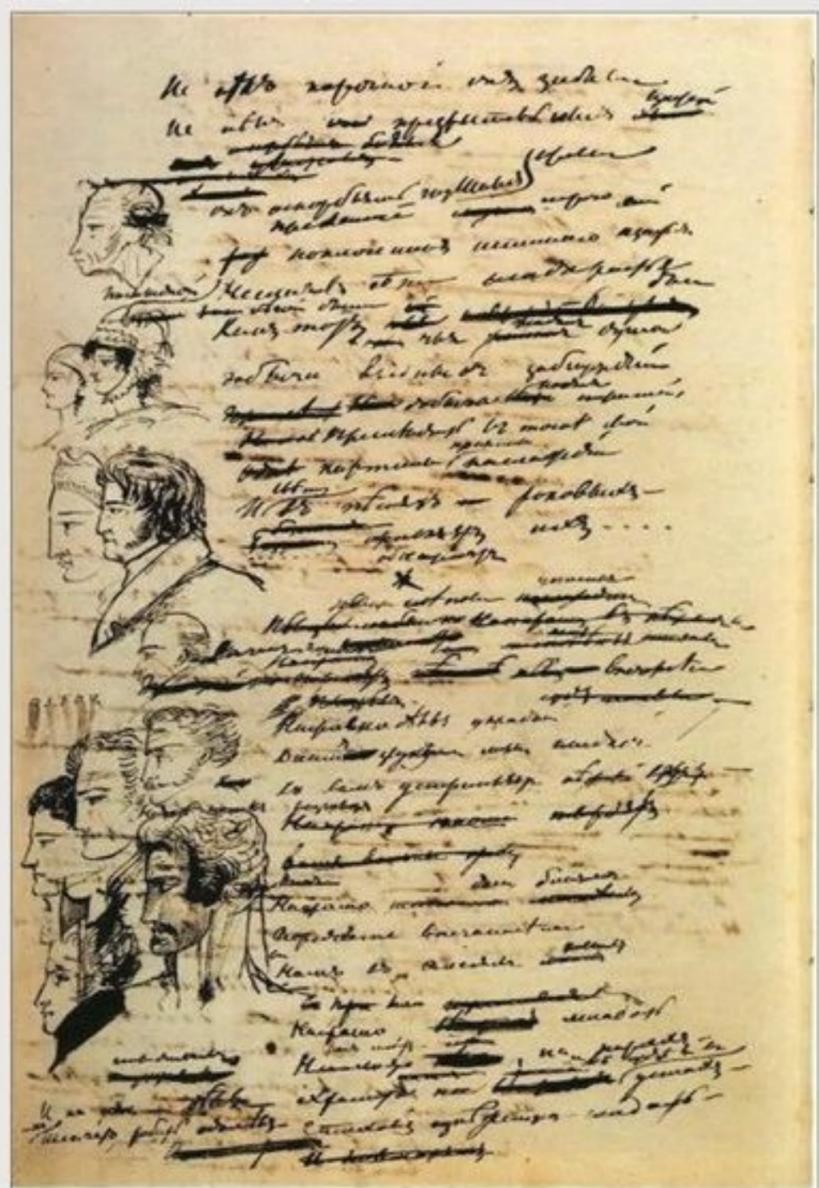
On voit un chiffonnier qui vient hochant la tête,
Battant et se cognant aux murs comme un poète,
Et sans perdre aucun sou de marchand d'union,
Chiffonnant tout son cœur dans l'air bleu-rose,
Épandant

Où, les gros harcelés de stagnés du miroir,
Moules par le lovent et tournés par l'âge,
Le dos bas, et martelé dans les poils de la vie,
Et des jupes infatigables qui vifent Paris,

Provenant paternel d'un odor de garçonne,
Comme d'un œil et gagnant des batilles,
Ne jurant qu'ils sont toujours les peuples haïns,
Et faisant à cheval leurs typhes glorieux.

C'est ainsi qu'à travers l'humanité grise
Le vie drole de l'or comme un rocher Partait;

波德莱尔《恶之花》手稿



Handwritten manuscript page with text and several sketches of faces.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hand and includes various annotations and corrections. Several small drawings of faces are visible on the page.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手稿



如何与老妈愉快相处

◎冯 唐

生而为人，人生的每个阶段、每一年、每一天，似乎都要面对一些难题，小到明天穿什么，中到天理国法、江湖道义，大到如果人生没有终极意义明天为什么要醒来。这些难题也随着四季变换、年纪增长而变化，少年时担心过早兴奋，中年时担心过度兴奋，年岁大了或许会担心为什么一点都不兴奋。但是在我生而为人每个阶段、每一年、每一天，自己的老妈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如何真诚地、持续地、不自残地、愉快地和老妈相处，似乎永远无解。

自从我有记忆，每次见老妈，我都觉得她蒸腾着热气，每一刻都在沸腾。我时常怀疑，英国人瓦特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老妈，所以发明了现代蒸汽机。我爸和她愉快相处的方式是装聋，他全面借鉴了“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的禅宗心法。我问老爸如何和她生活了六十年，老爸喝了一

口茶，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句话：“一耳入，一耳出，方证菩提。”老哥和她愉快相处的方式是忍耐。老哥最早是不能和她睡在一个房间，后来是不能睡在一套住宅，再后来是不能睡在一个小区，最后是不能睡在一个城市。我亲眼见到老哥陪老妈吃了一顿午饭，饭后吃了两片止痛药。离开老妈两小时后，他跟我说他头痛欲裂。尽管有老爸和老哥缓冲老妈的能量，从少年时代开始，我还是不得不塑造我和她愉快相处的方式，我的方式是逃亡。地理上的逃亡是住校，我从高一就开始住校，再难吃的食堂饭菜我都觉得比被我老妈用唠叨的方式摧毁“三观”强。心灵上的逃亡是读书和做事，很早我就避免和老妈对骂，在这方面她有天赋，我即使天天在河边溜达，这辈子还是干不过她。老妈的古文水平一般，我高一就读“二十四史”；老妈的英文水平一般，

我大一就读英文版《尤利西斯》。老妈能够被她触摸不到的事物所震慑，但是一直按捺不住祛魅的冲动，她会冷不丁地问我：“你没杀过一个人，读得懂‘二十四史’？你没去过爱尔兰，瞎看什么《尤利西斯》？”

我老妈活到八十岁前后，肉身的衰老明显甚于灵魂的衰老。她还是蒸腾着热气，但热气似乎不再四散，似乎都在头顶飘扬，肉身仿佛一个不动的耀州梅瓶，灵魂在瓶口张牙舞爪。老爸去天堂了，老哥远避他乡，只留下我和老妈在一座城市。我也不敢和她睡在一套住宅，甚至不敢和她睡在一个小区，我睡在她隔壁的小区——按北方的说法，在冬天，端一碗热汤面过去面不凉的距离。

我不得不重新塑造和她愉快相处的方式。

我尝试的第一种方式是讲道理。我自以为在麦肯锡小十



常言道：“覆水难收。”

常有酒后吐真言者，发开口梦，令思想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是的，除了水泼出去不是一声道歉就可以收回外，无意中让底牌曝光的失言亦不可挽回；一如真情，付出之后就是条不归路。

失言的可爱或可贵之处正在于真情流露，而可悲之处在于这些言论是个水晶球，借此可以看清二人的情谊深浅。

特别是在理亏的情况下，火速收回失言，看起来是为势所逼，其实并没有经过反省与体悟；改变心态与认知，衷心地承认错误，这才有意义。但是，对不起，祸从口出，永不能收回，只能改过自新，以后



失言之得者

◎林夕

让别人观其言、察其行，说错的话才能在思想的修正下，尘归尘土归土。

别说是公开的发言，朋友

间过于慎言，几近官腔的交谈，即由虚伪主导，语言在无味之余更不能达到有效的交流。所以，退一万步讲，有时宁愿多听到些老友的失言（往往是真言）。我永世不能忘记的是我一生的知己在酒醉后把我大骂一场，激动处更将球鞋掷过来。道理上他是失礼的，但我当场哭将起来，知道他对我关心若此，胜过平常饭局上评谈时事、八卦是非之“礼貌正确”。从此，我每吃一颗安眠药都想起他酒后失仪对我的帮助。可见，失掉大言，得回真相，于人情、于世局都有益无害。

（若子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情·世故》一书，王原图）

年的工作经历练就了自己超常的逻辑思维，加上佛法，再加上卖萌，总能降服她。然而我错了。我反复和她讲宇宙之辽阔而无常，人生之短促而无意义，为什么她每天还是那么多欲望和斗争。老妈认真听了一次又一次，最后说：“你这都是放屁，如果我没了欲望，我那还是活着吗？”

我尝试的第二种方式是念咒语。我总结了一下禅宗式微的根本原因是过分执着于证悟，丧失了群众基础。但广大群众懂盘串和拜佛消灾，所以要有念珠和咒语。老妈说：“每天睡前和醒后总有很多念头在脑袋里盘旋，可讨厌了，怎么办？”我说：“我借您一串念珠，您每次念头盘旋时，就在心里默念一千遍‘一切都是

浮云’，记住，一千遍。”我再去看老妈，老妈对着我笑个不停。看我一脸蒙样儿，老妈说：“念到一百遍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一遍遍念这些有的没的，我又被你这个小兔崽子骗了。咒语，你收回。念珠，我留下。”

在我放弃努力之前，我尝试的最后一种方式是顺势疗法。老妈的“三观”已经形成七十年了，我怎么可能修正它们？既然养亲以得欢心为本，那就毫无原则地往死里夸。有一天，老妈在微信群里嘚瑟：“我完全没有花销，有钱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是在没想清楚这点之前，我一定会说：“您是没花销，物业、水电、网络、保姆、吃喝、交通、旅游都是我们掏钱，您是没花

销。”想清楚这点之后，我是这么说的：“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您是典范，我们怎么就没学会呢？没有您的勤俭持家，我们怎么能有今天？爱您！”老妈蒙了四秒钟，问：“小兔崽子，你是在讽刺我吗？”我说：“怎么敢！”老妈释然，接着说：“就是啊，如果没有我存钱，怎么有钱供你们读书、出国、找媳妇？还是你最懂我啊。万事都如甘蔗，哪有两头都甜？”

我想，既然我老爸能坚持六十年，我就替我老爸用顺势疗法再坚持治疗我老妈，和她再愉快地相处六十年。

（司志政摘自《时尚 Cosmopolitan》2018年第3期，Tang Yau Hoong 图）



一

“你不好好学习弹棉花，到时候会找不到婆娘的。”老师傅吓唬唐远祥。

“会弹棉花就能找到婆娘？”

“那当然。会弹棉花肯定能找到漂亮婆娘。”唐远祥听得心花怒放，从那以后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起弹弓弹棉花。

唐远祥生于重庆云阳，在家里排行老小，从小就口齿伶俐、调皮捣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唐远祥村子里的大部分人都是弹花匠。

二十多岁的唐远祥，家里穷，娶不到媳妇，为寻出路，便跟随一位师傅到巫山的供销社学习弹棉花。他整天浑水摸鱼，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直到听说弹花手艺好能娶到漂亮媳妇，他才认真起来。

当时乡里武装部部长家要弹棉被，唐远祥揽下了这单活儿。武装部部长的女儿珍珠长得漂亮，人也特勤快，做饭、打猪菜、照顾妹妹，从不喊累。

唐远祥初次见珍珠，就相中了她，时常一边弹棉花，一边撩拨她：“珍珠，你真

漂亮。”

“你知道我会弹棉花，这是十分挣钱的手艺活。只要你跟了我，保证不让你这么辛苦。”

珍珠被唐远祥撩得心旌荡漾，心里对他也有些意思。

一年后，唐远祥和珍珠结婚，又先后生下姐姐和我。在

准备了二十年的新婚礼物

●唐超

我出生前，父亲扛着家什，去过重庆、汉川、荆门、宜昌等地弹棉花赚钱，时常不在云阳老家。

我满三岁前，父亲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和另一位弹花匠谢伯伯举家搬迁到宜昌丘陵地带的的一个农村。

二

搬到宜昌，父亲继续做弹花匠，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父

亲和谢伯伯初来乍到，为避免农户事后称重检查时误会自己贪了棉花，经常背着数十斤重的家什上门干活。

宜昌本地有很多弹花匠，并且十分排斥外来户。父亲为了生存，把价格往下压了许多，这才揽得一些活计。

每年仲秋至年前，父亲最为忙碌。这段时间里人们对棉被的需求量大，因为要为即将到来的冬天或者祝寿、嫁娶等喜事做准备。

有一次，父亲天不亮就牵着我的手，和谢伯伯踩着积雪去农户家干活。与主人寒暄几句后，主人提出几袋已去完籽的棉花过秤。

过秤后，父亲便根据主人家的需求来分装、弹棉被。棉被大概有十斤、八斤、六斤以及一斤半这几个级别，一斤半的棉被是给刚满周岁的小孩的。

棉花分装完毕，主人找出几条板凳摆在堂屋，卸下几扇门板置于板凳上，倒出大半袋棉花。随后，父亲和谢伯伯戴上白色口罩，背上弹弓开始工作。

父亲拿起弹锤“嘭嘭嘭”地敲击弓





上的牛筋弦，沾取棉花。随着牛筋弦的震荡，沾染在弓弦上的棉花如舞女翩跹。棉花纤维散开，飘落在门板上，像一片轻灵的白云，轻盈可爱；又像一团丝丝缕缕的棉花糖，让人忍不住想上前咬一口。

棉团渐渐被均匀地弹成一张棉絮，此时的棉絮十分蓬松，需要用编织成网格状的竹篾按压。然后用一根头部带圆孔的竹条勾网线，一次两股或四股，交错织成斜线小方格，铺满整面。

初品棉被是中间高、四周低，要用一二十斤重的磨盘从中间向四周擀压，让网线和棉絮融合，也使整个棉被厚薄均匀。然后，翻到背面，照刚才的工序再做一遍。

最后，根据主人的要求在棉被上用红线写上“喜”“寿”“福”“阖家幸福”“万事如意”等字样，有的主人会要求绣几朵花，父亲也不嫌麻烦地照办。弹棉花单调、辛劳，即便在严寒的冬天，弹花匠也会浑身冒汗。父亲接活以后便滴酒不沾，直到工作结束才会好好喝上一顿。

那天，雪花飘进门来，屋内亦是“雪花”飞舞，一眼望去，已分不清究竟是雪花还是棉絮。

小时候，我最喜欢父亲给嫁娶的人家弹棉花，因为工作结束后，父亲总会分得几包喜糖。父亲背着家什走十几里路，深夜才能到家。他俯下身来亲我，我被他口中的烟酒味熏得哇哇大哭，此时姐姐也醒了，父亲掏出几包喜糖给我

们。看见喜糖，我便不再哭泣。

深夜里，父亲舒坦地泡着脚，母亲数着父亲上交的工钱，我和姐姐在床上吃糖果、折糖纸。

那些年，得益于父亲的手艺，一家人的生活安稳、美好。

三

父亲和谢伯伯两个人一天弹三床棉被，本地弹花匠两个人一天能弹四床。小时候，我看两位长辈进度慢，总是很疑惑：他们的技艺是不是没别人好？

父亲解释了一番：“儿子，手艺人的工作不是越快越好。弹棉花是慢工出细活，越慢弹出的棉被质量越好。”

二十世纪末是父亲弹棉花的黄金时期。父亲的手艺闻名乡内外，甚至有镇外的人开着拖拉机来邀请父亲，帮他搬家什。待完工后，再把父亲送回来。

不管走到哪里，总有人隔着老远跟父亲打招呼：“唐师傅，忙呀？”父亲热情回应，对方紧接着上来递烟，父亲因此结识了很多朋友。逢年过节，大家会相互串串门、拉拉家常，久而久之，大家都忘了父亲是外乡人。

眼见父亲名气越来越大，我曾给父亲出主意：“爸，您和谢伯伯弹的棉花比别人好，为什么不涨价？”

父亲说：“手艺人不能一心只为赚钱，还要考虑自己的名声。在乡亲们那里有口碑，就是少挣点钱，人也活得舒坦。”

随着物价上涨，父亲和谢伯伯每天弹三床棉被挣到的钱，渐渐不够支撑家庭开支。父亲脸皮薄，很难开口与乡亲们商议涨价。

千禧年后，市面上出现很多弹花机，父亲的生意大不如前。母亲让他扔掉弹弓去建筑工地做小工，那样挣得多。父亲想坚守手艺，无奈大势已去。迫于生计，父亲改了行。

四

七八年前，姐姐准备出嫁。父亲兴高采烈地拿出封存已久的家什，给弹弓装上新的牛筋弦，给磨盘涂上蜡油，要弹几床新棉被。

姐姐十二三岁时就特臭美地跟父亲说：“爸，我结婚的时候也要你给我弹新棉睡（棉被），还要用红线绣上‘喜’字和我的名字。”

父亲神气地说：“那当然，我要给你们姐弟俩一人弹几床棉睡，等你们结婚时用。”

那几天，我给父亲打下手，他边干活边跟我唠叨：“弹棉花必须会听弓弦的声音，清脆透彻说明棉花弹好了，听见‘嗡嗡嗡’的沉闷声，说明棉花还未弹开。网线不能拉得太密，否则容易缠在一起，太稀棉絮容易露出来。磨盘擀压必须使劲，这样棉被才会平整均匀……”

父亲一口气给姐姐弹了八床棉被当嫁妆，并用红线绣上“喜”字和两位新人姓名的尾字。完工之后，父亲继续弹了两床新棉被，收进柜子里。

从那以后，父亲再没弹过棉被，那些弹棉花的家什也已



方便面和酒都是人生 ●宗璞

我喜欢酒的好味道，却不善饮。我喜欢黄酒，因它需加热饮用，独具一种东方风格。只是我因多次手术，已不能多喝。

在清华读书时，曾和要好的同学在校园中夜饮。酒从东门外常三小馆买来，我们坐在生物馆的台阶上，细品美酒，作上下古今谈，觉得很浪漫——对自己浪漫色彩的兴趣其实比对酒的大得多。若无酒，则谈不上浪漫了。

另一次印象深刻的饮酒，在我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一年期满准备回京之时。当时公社为我们饯行，喝的是高粱酒，度数很高。到农村确实增长了见识，但若说长期留下锻炼，怕是谁也不愿意。饯行宴使人如释重负，何况还带有公社赠送的大红锦旗，证明了我们锻炼的成绩。高兴之余，每人又有这一年不尽相同的经历和感受，喝起酒来，味道便复杂多了。

据说一位词人有云：“明日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君王见了一笑，说：“何必携残酒？”提笔改作“明日重扶残醉，来寻陌上花钿”。果然清灵多了。这是因为皇帝不在乎残



酒，那词人就显出知识分子的寒酸气了。

寒酸的知识分子，免不了操持柴米油盐。先勿论酒且说吃饭，这真是个大题目。有时开不出饭来应付一家老小，便搬出方便面。所以我到处歌颂方便面，认为其发明者的大智慧不亚于酒的发明者。

那时我去上班，来不及预备饭，午餐便会是一包方便面。几个人围坐，我总要称赞方便面不但方便，而且好吃。“我就爱吃方便面。”我边吃边说。“那是因为你平常吃。”一位同事不客气地说。我愕然。

我一直觉得，贫寒的人生需要方便面，酒则可有可无。直到那次，我一连吃了约十天的方便面，才知道无论何等名目的佐料，放入面中，其效果都差不多。“因为你平常吃”这话很有道理。常吃的结果

是，所需量日渐减少。无怪嫦娥耐不住人间清寂，奔往月宫去饮桂花酒了。

人生需要方便面充饥，也需要酒的浪漫。什么时候，我要好好饮一次黄酒。

（暮春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宗璞散文》一书，吴浩然图）

破损残缺：网格竹箴消失不见，弹弓被折成三段，虫蛀了弹锤，磨盘则布满坑洞和泥垢。

家什不再能用，父亲异常珍惜那两床新棉被，不让任何人用。有时父亲会默默把它们抱出来，铺在床上，用手摩挲着，甚至蹲下来闻闻棉被的味道，很久之后才小心翼翼地放

回柜中。

去年我回家过年，母亲抱出一床新棉被给我盖，父亲嗔怪道：“不是还有旧的吗？”

母亲说：“儿子难得回家，应该盖新棉睡。”母亲不理睬父亲，把新棉被装进被套。父亲叹了口气，悻悻地离开卧室。

离家前，我忍不住问：

“爸，您干吗舍不得给我盖新棉睡？”

“儿子，你结婚时爸爸不能给你弹棉睡了，我想着把这两床新棉睡留着你结婚用。”

顿了顿，父亲又说：“爸爸是不是不中用了？”

（繁星若尘摘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何保全、于泉滢图）



文 · 苑 · 文 · 苑

消逝的灯火

●张 炜

现在的灯比过去更亮也更多了。增多的灯饰使一切场所变得更亮，在给人方便和享受的同时也似乎带来另一种不适。白天就已经很亮了，夜晚如果太亮，就使昼与夜的区别减少了。

另一些灯火消失了。它们也曾经是先进和文明的象征，不久又成为落后的代表。煤油灯、罩灯、桅灯、汽灯，它们当年使人产生多少惊喜，连关于它们的回忆都是温暖和亲切的。

在野外，那些于远处闪亮的灯火可能是看林人的煤油灯，也可能是鱼铺老人的桅灯。在瓜田里，看瓜老汉的灯也是桅灯，它就被挂在草铺的柱子上。神秘的夜之原野，有多少美好的感觉源自这些闪烁的、若有若无的灯火？

夜晚的点点灯火从遥远处透过来，那是多么好的安慰和期许。只要走近它们，就有故事，有水甚至吃的东西，有未知的一切。

鱼铺里的老人是最有意思的，他们让童年趣味横生。老人日夜伴着海浪，孤独了只会抽烟喝酒。因为太孤独了，所以他们酒喝得太多，烟也抽得太多。他们周身的酒气直呛人的鼻子，见了小孩子就两眼发亮，像打鱼的人发现了大鱼。他们捉住小孩，想让他哭。小孩不哭，他们就掀开羊皮大衣，把他收到衣襟内，然后往他头上喷一口浓浓的烟。一番捉弄之后，小孩就哭了。为了哄小孩止住哭声，他们

就拿出鱼干和地瓜糖之类，小孩就笑了。之后就是讲故事，讲有头无尾的妖怪故事，小孩又被吓哭了。

看林人的铺子比鱼铺高大，主人个个有枪。他们的故事总是与枪有关。这些人的枪筒子上堵了一撮棉花，这个景象让人永远难忘。看林人的身体比鱼铺老人的强壮，因为他们常常要离开铺子去林中追赶猎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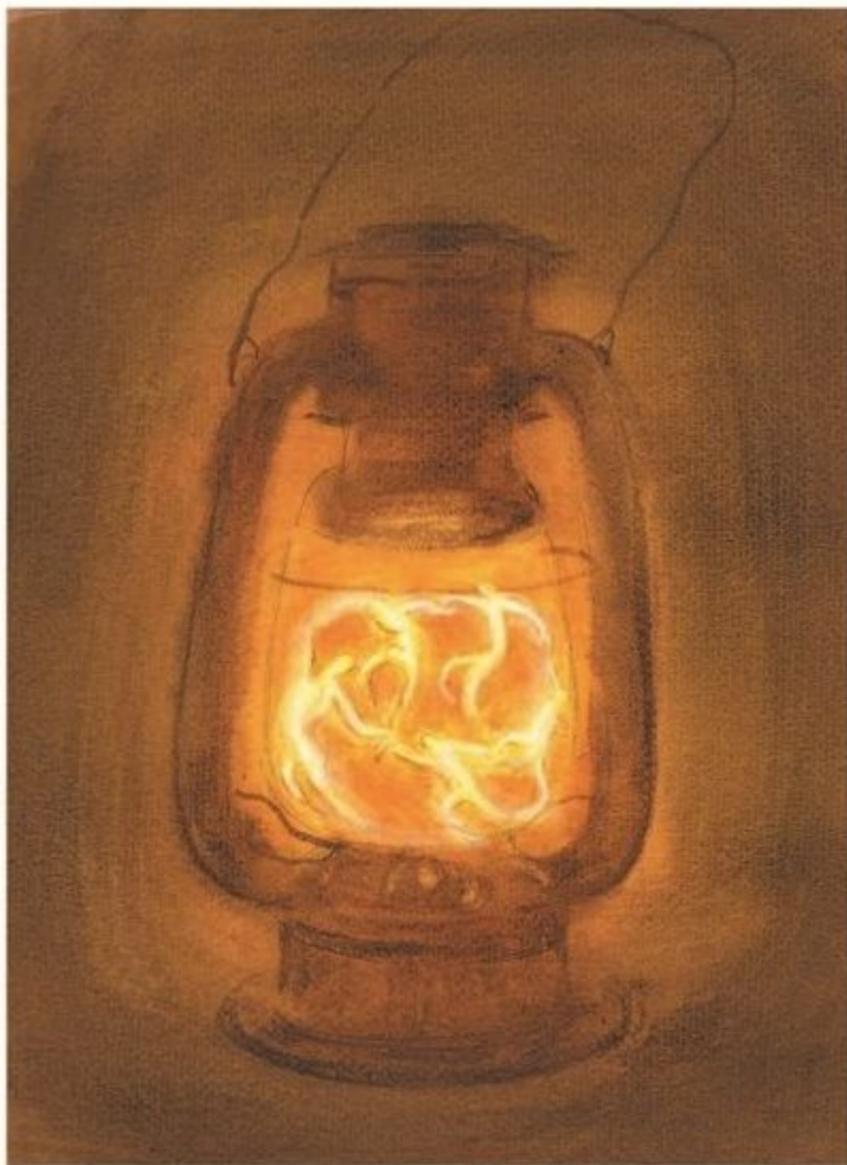
瓜铺里的老人烦烦的，把一切夜间来玩的人都当成不怀好意的人。他们吝啬至极，这是职业的特征。来的人逗他说：“口渴了，给咱点水喝吧！”他说：“喝水水不开。”“那就给咱个瓜吃吧！”他恶声恶气地答：“吃瓜瓜不熟！”不过他偶尔也有高兴的时候，那会儿他整个人全变了似的，轻手轻脚出去一趟，回来时就抱着一个又大又亮的瓜。在灯光下，这个瓜真好看，还散发出浓浓的香味。他不是用刀，而是用拳，“嘭”一声将瓜击碎。不规则的瓜块格外甜。看瓜老

头说：“知道吗？瓜一沾了刀，就有一股馊味儿，绝对不能沾铁器。”

桅灯是野外才有的，它不怕风。它被挂在木柱上、被提在手上，无论怎样都让人喜欢。

我有三十多年没见过桅灯了。

（箕田摘自《十月》2017年第5期，王青图）



夫妻感情

我问同事小李：“你和媳妇感情怎么样？”小李：“这么跟你说吧，我和老婆是共同经历过生死的人！”我很羡慕：“那你们夫妻关系一定很好喽？”小李：“我们有好几次吵架，都差点同归于尽！”

不敢太直白

体育老师一直想找个机会夸小静老师漂亮，可又有些不好意思，不敢夸得太直白。于是，他酝酿了半天，对小静老师说：“嘿，有人说过你丑吗？”

不忍下手

今天回家，帮老妈收拾屋子，结果在床底夹缝处发现一个信封，里面零零散散地装着200多块钱。我马上对老妈说：“快看！老爸的私房钱被我找到了！”老妈淡定地接过信封，放回夹缝里，说：“你爸这点钱都攒20年了，每次收拾屋子，我都打开看一眼，实在不忍心下手……”

浪费钱

妈妈带兄妹二人玩海盗船。下来后妹妹直哆嗦，哥哥却跟没事人一样。

妈妈对妹妹说：“吓成这样子，以后别玩了，浪费钱。”

哥哥在一边笑，妈妈又说道：“你一点都不怕，下次也别玩了，浪费钱。”

安慰

妻子特别爱吃肉，又担心



自己会发胖。

这天，她忧心忡忡地对丈夫说：“老公，我这么吃下去，会不会变得像猪一样？”

丈夫笑着安慰她道：“怎么可能呢！不管多胖，你都只有两条腿呀！”

乘车时间

朋友说他买了张28号0:30的车票，他提前于28号23:00到车站等车，当指针转到0:00的时候，悲剧发生了，日期跳到了29号。

洗碗

吃完饭，老婆对我说：“去把碗洗了！”我看了看儿子，希望他能帮我求求情，毕竟我刚给他买了一把玩具冲锋枪。只见儿子抬起手中的玩具冲锋枪对准我，说：“快点去洗碗呀！子弹可不长眼睛！”

数学真奇妙

甲：“最近我深入地研究了微积分、线性代数和高等数学。”

乙：“有什么新发现吗？”

甲：“‘微积分’都是第

一声，‘线性代数’都是第四声，‘高等数学’四声都有，数学真是好奇妙啊！”

位置

突然发现数学的用处。

如果在微信上找到个美女，记下你的位置和你们俩相距的距离，关注一下，再换两个位置重新记下距离。

以这3个点为圆心，分别以3次相距的距离为半径画3个圆，美女的位置就暴露了。

不敢坐

爸妈是相亲认识的。据老妈回忆，相亲那天，老爸穿了一身崭新的中山装，局促地在那儿站着。老妈先开口问：“怎么不坐呀？”老爸回答：“怕坐下把衣服压皱了，下次相亲穿就不好看了……”

胖子的心声

冬天是一个让胖子尴尬的季节。如果你穿得稍微多一点，有人就会说“才几天不见又胖了”；如果你穿得稍微少一点，别人又会说“胖子果然肉厚不怕冷”。

后面没人

早上，公交车上人非常多。

司机大哥开始咆哮：“往后走！都往后走啊！后面空空的都没有人！”

这时，旁边一个姑娘弱弱地问道：“大……大哥，你别吓唬我。你真的……看不见‘他们’吗？”

（极品咖啡等摘）



一个黄公望,两幅富春图

●牛皮明明

明末,一幅画传到了著名收藏家吴洪裕的手上,他把这幅画看得比命还重要。去世前,他决定让这幅画为自己殉葬。

画这幅画的是一个元朝人,叫黄公望。

生活中,我们翻山越岭、登舟涉水,山一程、水一程,有时候走着走着,顿觉一生一事无成,便开始抱怨自己碌碌无为。

人生若觉无作为,愿君读读黄公望。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黄公望出生于江苏常熟。他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失败者,从小读遍“四书五经”,“经史二氏九流之学无不通晓”。但直到二十二三岁,他才在浙西廉访司当了一名书吏。元延祐二年(1315年),他的上司张闾,因“贪刻用事”引发民乱,被仁宗遣人聆讯治罪。作为张的书吏,黄公望亦被牵连下狱。等黄公望出狱时,已经年近50岁。想想这一生,也快到尽头了。

一天,黄公望正在屋里写字。一个做官的朋友来跟他说:“去我府上做书吏吧!”黄公望把笔一放,说了句:“做官,不去了。你赶紧回吧,我也要出门了。”官员朋友问:“你要去哪?”黄公望答:“当道士!”

黄公望拂衣而去,从此浪

迹天涯。自那一天起,黄公望便开始向人生的莽原出发,与过去的生活彻底决裂。在古代,50岁已是人生暮年,也许等待黄公望的除了死亡,也就不剩什么了。可死亡从来不是人生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人未老,心已死。心死了,时间也就跟着死了。

对黄公望来说,他的人生盛宴刚刚开始!

黄公望早年曾师从赵孟頫习字学画,自称“松雪斋中小学生”。入道后的黄公望走遍山川、游历江河,寄情山水,开始了作画生涯。他成日在山林胜处取材,观察山水更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有时终日在山中静坐,废寝忘食。至正元年(1341年)秋八月的一天,赵孟頫的外孙王蒙兴之所至,戏学黄公望的山水画,正在经营位置之时,黄公望适至,遂相与切磋,共成一幅《山水图》,图成酒行。这一巧合,使元代两位大画家同堂操笔描绘并传与后人一幅山水珍品。

至正七年(1347年),黄公望78岁。

那年秋天,黄公望偕道友无用回富春山居。一日,黄公望在山居南楼遥望富春江,只见江平如练、渔歌唱晚,兴之所至,他决定画一幅描绘山居景物的巨幅画。

对别人来说,画如此大幅

之画,本来就是艰难的,更何况是一个年近80岁的耄耋老人。可对黄公望来说,他做每件事从不管别人如何评价。

富春江的四面,有十座山峰,峰峰形状不同;数百棵树木,棵棵姿态迥异。黄公望踏遍了富春江两岸,他身上总是带着皮囊,内置画具,每见山中胜景,必取具展纸,摹写下来。渔舟唱晚、樵夫晚归、山林寂静、流水无痕都成了他人生的注脚。3年之后,至正十年(1350年),黄公望81岁,被后世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富春山居图》全部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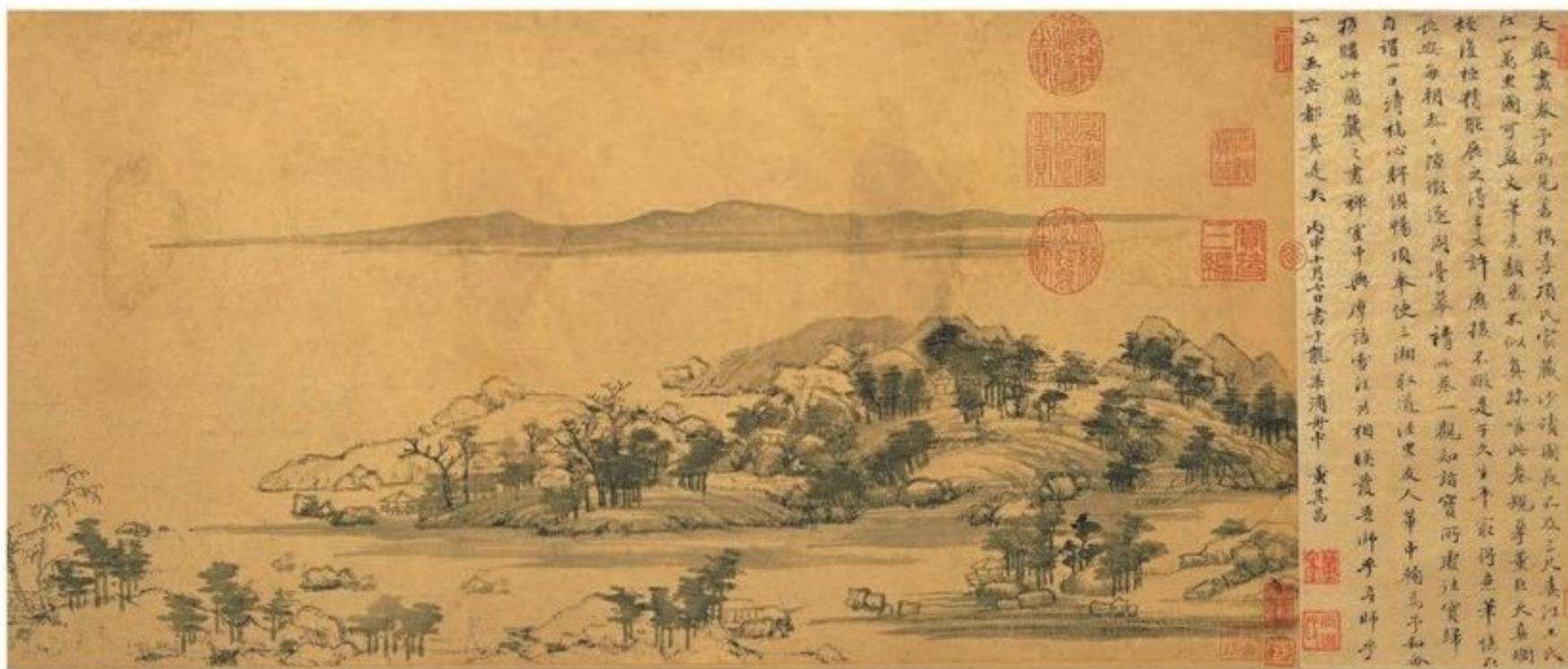
画中,黄公望把人藏在山水之中,画里有8个人,但人们往往只能找到5个。在黄公望看来,人在山水之中,不需要被别人看到。回首往事,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晴。

至正十四年(1354年),黄公望长笑而逝。

故事讲完了吗?并没有!黄公望离世之后,这幅画的经历更加离奇。

明成化年间,这幅画到了明四家之一的沈周手里,沈周将其视为珍宝。可有一次,沈周将《富春山居图》拿去请人写题跋时,竟被那人的儿子藏匿转卖了,沈周万分痛惜。不久之后,沈周发现画卷出现在市场上,但苦于资金不足,沈





《富春山居图》(局部)

周无法将其购回。为了暂慰思念之苦，沈周便根据自己惊人的记忆力将三丈长卷从头至尾背临了一遍，于是著名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问世了。

又过了近140年，《富春山居图》突然出现在著名收藏家吴洪裕手上，在上万件藏品中，他独爱《富春山居图》，把它看得比命还重要。清顺治七年（1650年）的一天，奄奄一息的吴洪裕躺在床上，吩

咐家人将《富春山居图》烧了为他殉葬。就在画被投入火盆的时候，吴洪裕的侄子吴静庵赶到，一把将画从火盆中拽了出来。可惜这幅画已被烧成两截，前半截名为《剩山图》，后半截名为《无用师卷》。两幅画辗转多位藏家之手，与世沉浮，在民间若隐若现。

1938年，《剩山图》进入西湖博物馆（现浙江省博物馆）。1948年，《无用师卷》辗转到了台湾。从此《富春山

居图》前后两截分隔两地。2011年6月1日，距离吴洪裕烧画那一年，已整整过去361年。《富春山居图》的两截，《无用师卷》和《剩山图》才在分别3个多世纪之后，正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重逢。

两岸的文化人说这叫：山水合璧！

（冥谷摘自微信公众号“牛皮明明”，本刊节选，李晨图）



笔墨童年

◎余秋雨

在山水萧瑟、岁月荒寒的家乡，我度过了非常美丽的童年。

千般美丽中，有一半，竟与笔墨有关。

那个冬天太冷了，河结了冰，湖结了冰，连家里的水缸也结了冰。就在这样的日子，小学要进行期末考试了。

破旧的教室里，每个孩子都在用心磨墨。磨得快的，已经把毛笔在砚台上蘸来蘸去，准备答卷。那年月，铅笔、钢笔都还没有传到这个僻远的山村。

磨墨要用水，教室门口有一个小水桶，孩子们平日上课时天天取用。但今天，那水桶也结了冰，刚刚还是用半块碎砖砸开冰面，才哆哆嗦嗦将水舀到砚台上的。孩子们都在担心，考到一半，砚台结冰了怎么办？

这时，一位乐呵呵的男老师走进教室。他从棉衣襟里取出一瓶白酒，给每个孩子的砚台

上都倒几滴，说：“这就不会结冰了，放心写吧！”

于是，教室里酒香阵阵，答卷上也酒香阵阵。我们的毛笔字，从一开始就有了李白余韵。

其实岂止是李白。长大后才知道，就在我们小学的西面，比李白早四百年，一群人已经在蘸酒写字了，领头的那个人叫王羲之，写出的答卷叫《兰亭集序》。

后来，学校里有了一个图书馆。由于书很少，老师规定，用一页小楷，借一本书。不久又加码，提高为两页小楷借一本书。就在那时，我初次听到老师把毛笔字说成“书法”，因此立即产生误会，以为“书法”就是“借书的方法”。这个误会，倒是不错。

当时，学校外面识字的人很少。但毕竟是王阳明、黄宗羲的家乡，民间有一个规矩，路上见到一片写过字的纸，哪怕只是小小一角，哪怕已经污损，也万不可踩踏。过路的农夫见了，都会弯下腰去，恭恭敬敬地捡起来，用手掌捧着，向吴山庙走去。庙门边上，有一个石炉，上刻四个字：敬惜字纸。石炉里还有余烬，把字纸放进去，有时有一簇小火，有时没有火，只见字纸慢慢变得焦黄，最终化为灰烬。

家乡近海，有不少渔民。哪一个季节，如果发愿要到远海打鱼，船主一定会步行几里地，找一个读书人，用一篮鸡蛋、一捆鱼干，换得一叠字纸。他们相信，天下最重的，是这些黑森森的毛笔字。只有把一叠字纸压在舱底，才敢破浪远航。

那些在路上捡字纸的农夫，以及把字纸压在舱底的渔民，都不识字。不识字的人尊重文字，就像我们崇拜从未谋面的神明，是为世间之礼、天地之敬。

这是我的起点。起点对我，多有佑护。笔墨为杖，行至今日。

（白 童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极端之美》一书，丰子恺图）

第6期智趣答案：

1. 医生针管顶端排出的水珠；2. 医生的咽喉部位；3. 医生的衬衫口袋；4. 患者的发型和头发颜色；5. 患者的胡须；6. 患者所系领带的颜色；7. 患者的衬衫；8. 医生和患者所说的话；9. 因医生和患者言辞的不同，造成整幅画含义的不同。



我练字有一个过程。最早练字没有字帖。小学4年级时，老师让我们描红（楷书），我在家里翻出一本关于隶书的书，就照着写。本以为没按老师要求写楷书会挨骂，没想到老师说写得好。因为被老师表扬，我就整天狂写。一本书里的字不够用，我就自己搜集，比如看到一本书的书名，在街上看到哪儿有隶书，我都记住，拼出一本自己的“隶书字帖”。而且我写得非常熟练。

到中学，我们班上的黑板报都是我包办的。那时，我们家对门住着我父亲所在剧团的一位话剧导演，他见我一小孩儿整天写字，问：“你有字帖吗？”“没。”“那我送你一本。”那是我得到的第一本真正的字帖，是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非常好的宋拓本。第一次拿到一本字帖，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因为那些字明显跟我以前练的不一样。我以前就是野路子。但它呢，有一种气质，那是一种君子之气、学堂之气。因为欧阳询的字是非常标准的，后世考科举时学子答卷所用字体基本是从欧体演变出来的。以后我就练欧体。我大概属于容易痴迷的人，一旦练起来，就废寝忘食。1976年，唐山大地震对西安也有很大影响，大家不敢回家，都住在大地震棚里。我们在地震棚里住了一年，闹哄哄的忙乱场景中，总能看到一个小孩儿整天蹲在桌子边练字……

乱练之后，你会形成一些



钟繇像

钟繇字帖

●王 澍

毛病。重新临帖，你就像重新跟一个老师，练新字（欧体）的过程就等于在改毛病。我一直写，也不清楚自己是否有长进。但是知道自己写了之后，眼睛开始“好”起来。那时候，我经常跑去西安碑林——如果不写《九成宫醴泉铭》，我对唐碑不会有兴趣。从我们家走到碑林，去3个小时，回来又3个小时——没有钱坐车，都是步行。我整天在那儿看，没有带纸笔，是在用心读。几乎每个周末我都去，持续了整个中学阶段。由此，我养成了一个习惯，除了看整体的气象，还会一个字、一个字读，会在心里头写……所以到现在为止，我都说：“字是在心里写的。”

我练字真正有老师指导，是在上大学以后。当时，我参加了学校的书法社团，书法社请了南京艺术院的研究生黄惇（现在是著名的书法家）当老师。我跟他学篆书、汉隶，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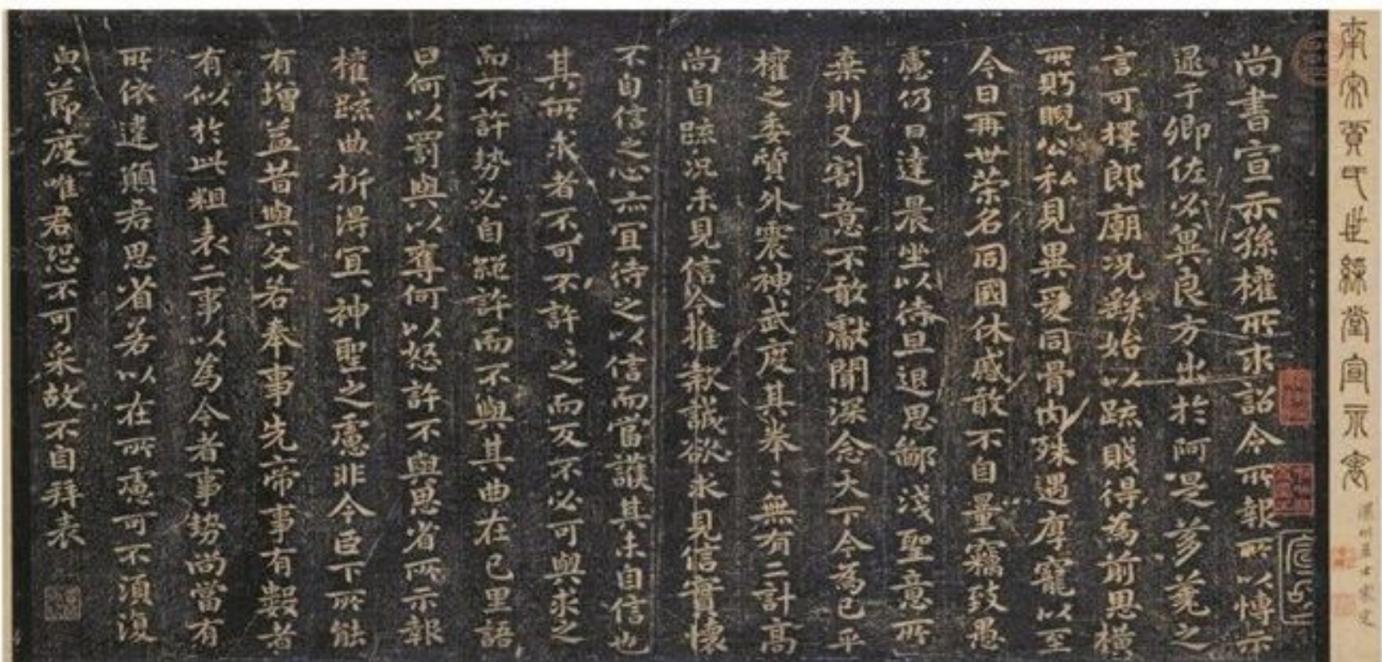
学金文。我练了很长时间《张迁碑》。基本整个大学期间，我都在练上古时期的书法，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还在写篆书。体会当然不一样。唐人很有法度，但有个问题，我们对这个世界最直观的或者最原初的那种浑然一体的认识，唐人显然是不具备的。因为到唐代的时候，社会已经开始高度分工，开始专业化；人们在面对一个事物时开始一件一件地拆开理解，拆开之后才有道理，拆开之后才有法度的产生，一切事物都变得有规矩、清楚、明朗。最原初的那种浑然一体的带有一点点神性的东西，在唐人那儿是没有的。唐人有庙堂气，但没有自然的神性。这就是我通过练习上古书法得到的感受。

大学毕业之后，事情太多，我练字没有那么连贯频繁了。重新捡起来是我到同济大学读博士的时候。那时候我练的字，主要是散氏盘铭文，比篆书还要早。青铜器上每个只有小拇指盖那么大的字，我却都写得像拳头那样大，用大张的纸，写好挂在墙上，朋友来了可摘两张走。

而说到钟繇字帖，我是从2000年回到杭州做象山项目时开始临习的。自此，我开始对精微的东西感兴趣。那几年，我一直把字写得像拳头那样大，突然灵机一动，又把字写得像指甲盖儿那么小。这是一个人心境的变化。我对规矩的有和无之间的事感兴趣。钟繇，我们都说他是楷书之祖。之前，他把隶书写出来，有点



儿像楷书，但是按唐人的标准，这又太像隶书，它就是那么一种字，也有人把他的字叫真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性情。因为这是魏晋时代的字，《世说新语》时代的字，所以他的气质不一样。他知道有规矩，同时他也敢放



钟繇《宣示表》

浪形骸。我对那个时代有一种向往。钟繇是帖学这一路，我以前临的是碑，碑上的字是在石头上用刀刻出来的，你再怎么练，都会有一种“碑气”，或者说是一种“刀刻气”。写很大的字，用很大的力气，力透纸背，恨不得把纸写烂了，这就是典型的碑学。康有为就特别推崇碑学，贬低帖学。帖学的字从来不大，是要写在纸上的，人们学的也是写在纸上的帖，能看到笔锋落在纸上的那种微妙之处。从这时起，我相当于改宗了，自己给自己换了一个老师，转到帖学上去。从此，整个人的气息都变得温润、柔软起来。

中国的艺术特别好玩儿，既要想又不能想。你在写的时候，不能多想，可是你又必须同时很清醒地意识到你在写。就像一个人分裂成两个，你在写的时候，另外一个你就站在旁边看着。像传统戏曲，除了唱之外还要关照动作，所以分神；如果按现实主义完全入戏的话，就不可能做出动作。所以这种艺术是介入主客观之间

的、很特别的一种文化传统。既不能说纯主观，也不能说它不客观。我写，我知道我在写，我又不能太知道我在写。我不能停滞。

钟繇的字我很佩服，你把他的字放到一拳大，一点儿问题都没有。这里说的小不是绝对的，包括园林也是一样。园林的核心就是8个字：小中见大，大中见小。其实这对书法一样适用。它对我的影响也是很直观的。比如我练钟繇之前，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对我的影响其实是很深的，所以之前我的建筑都做得比较高峻，重心也高，看上去俊秀挺拔，好像一个清俊高大的书法字站在那里，很帅。但是钟繇不一样，他（的字）朴厚、重心低。到我做象山项目时，建筑就有一种蹲伏的感觉，基本的气质就改变了，既舒展，又温润。要说舒展嘛，魏晋是个比较有舞蹈气质的时代，宽袍大袖。比如画一根线，唐朝可能画这么长，魏晋要画这——么长！做象山项目，尤其二期做完之后，有一位教艺术史的

老太太说：“这个时代还能做出这么长的线，这个线比沈周的线还长！”因为沈周的线比文徵明的长，他是能连接前时代特殊的人。

我记得项目里面那幢临水塘的楼（14号），一条线一开始做48米，做做做，反复地改，我又把它改成了60米，最后出图纸之前，我又改了一遍，改成72米。这不是简单的物理长度，它是指你待在一个院子里，你感受到的那个宽面儿、那个空间的长度；就是当我站在院子里往外看的时候，就像我呼吸一样，看这口气到底有多长。比如做48米，似乎没有问题，但感觉和远山的关系，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就结束了。所以再加长。加长的時候所有元素都要随之变动，要重新整理一遍。后来想来想去，做到72米。此时，人的眼睛看的时候，已经不能把握它，开始有一点儿恍惚，这个时候正好。这种体会是和练字有关的。

（圆田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珍物》一书）



末代皇帝的西餐革命

●李舒

1923年8月25日,《实
事白话报》上登载了一条题为
《清室添设番菜厨房》的新
闻:“清帝宣统喜食大餐,现
在养心门外设立番菜厨房,由
某番菜馆延得庖师四人进内,
已于二十三号开办。”

皇帝喜欢吃西餐?这当然
是时人大感兴趣的热点。1922
年12月,溥仪大婚,而在10
个月之前的农历正月十四,溥
仪16岁生日宴会上,已经上
演了一幕“西餐”战胜“中
餐”的情景剧。

据故宫帝王生活史专家苑
洪琪老师的考证,这一日,宫
中的3位老太妃——敬懿皇贵
太妃、荣惠皇贵太妃(以上两
个是同治皇帝的妃子)和端康
皇贵太妃(光绪帝瑾妃)赐给
他一桌当时最时髦的寿宴:

“海碗菜二品:冰糖莲
子,一品鸭子;大碗菜四品:
清蒸驴肉,四喜丸子,烧素杂
样,清汤三丝;中碗四品:红
焖笋鸡,寿意鱼脯,五香羊
肉,烩什锦丁;怀碗菜四品:

清蒸鸭条,糟酒鱼片,烩虾
仁,炒蟹肉;碟菜八品:里脊
丝炒茭白,果藕杏干肉,镶山
药,清酱肉,桶子鸡,卤什
锦,吹插肚,香酥鸡;片盘二
品:挂炉猪,挂炉鸭子;饽饽
四品:寿意白糖油糕,寿意苜
蓿糕,寿意立桃,寿意百寿
桃;汤一品:八宝木樨汤;寿
面一大碗,而卤一碗,炸酱一
盅,而码一盘。”

可是,溥仪并不领情,随
手就把这顿饭赏了人。原来,
他早就着人给他准备了一桌西
餐:火腿、焖小羊肉片、煎猪
排、奶油蛋糕、黄油芝士、法
国白酒、啤酒、汽水……一应
俱全。

10个月之后,大婚典礼
后的第三天,溥仪订购了“丰
盛的冷食、糕点和法国香槟”
宴请各国使节,出品方是北京
饭店——这是北京最早的法式
餐厅,缘起于八国联军进京

时,两个法国人的灵光一现。
他们在东交民巷开了一家小酒
馆,一开始只有一个小门面,
做的就是炸猪排、培根煎蛋等
小菜,卖的酒也不过是一二角
钱一杯的红、白葡萄酒。谁知
不过20年,就发展成了北京
城里的著名饭店。

能和溥仪吃到一起去的,
是婉容。而比婉容早一天进宫
的文绣却没那么喜欢西洋玩意
儿,这其中,便包括吃西餐。
大婚之后,溥仪常常和婉容、
文绣一起吃饭,皇帝时常下这
样的旨意:“每日早餐番菜二
份,晚餐中餐三份。”

番菜就是西餐,为什么早
晨是两份西餐,而晚餐则是三
份中餐呢。原来,淑妃文绣吃
不惯西餐,于是溥仪早膳同婉
容一起吃西餐,晚膳则三人一
起吃中餐。溥仪和婉容似乎非
常喜欢吃西餐,可文绣并不喜
欢,渐渐地,文绣便回到自己
的宫里单独吃饭,而溥仪和婉
容索性天天吃起西餐来。

溥仪对于文绣的这种“不





可入诗的未必都是雅物、美物，俗物、丑物同样可以入诗。这要看作诗人的心境是否高雅，感觉是否灵动，情绪是否饱满，学养是否渊深。

唐代有种赌博用的骨头骰子，将有“相思子”之称的红豆嵌在上面作“点”，这大概是写过“红豆生南国”的大诗人王维万万没有料到的。这骨头骰子乃大丑大俗之物，谁能拿它作诗？且慢，晚唐诗人温庭筠却有新的创意，用它来表现男女间刻骨铭心的爱情，真是化腐朽为神奇。他写道：“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束系裤子所用的皮带，实在没有多少美感——上有小孔，可根据腰围大小而移动。近代诗人恽毓鼎，写愁多人瘦，便拈来皮带入诗：“愁多旧带频移孔，病起新乌久覆觞。”这自然是化自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但衣带毕竟比皮带有诗意得多，以皮带入诗，恽毓鼎可算第一人。

吸水烟，必用纸煤子引燃，这纸煤子又何曾是有情趣之物？但晚清经学大师王闿运，偏以纸煤为题，填了首《长亭怨·纸煤》，婉丽清新，既

不离纸煤之特征，又生发出相思别离之情，真是妙不可言：

“正妆罢、搓胭搽粉。早又拈起，麝煤织篔。巧削葱根，细吹兰气，口脂晕。酒边茶后，频敲处、微红印。看似碧蕉心，不许展、春风半寸。香烬。怎知香歇罢，刚被冷茸留衬。殷勤记取，喜罗袖、暗笼低按。问那日、细写相思，待烧了、成灰教认。莫去点孤灯，长是照人离恨。”

旧时代以指纹判定一个人的贫富、预测其前程，愚昧又

俗物入诗词

● 聂鑫森



庸俗，能拿它入诗吗？革命剧作家田汉被反动派抓捕后，在狱中赋诗云：“安用螺纹留十指，早将鸿爪付千秋。”其志向气节自见！

球鞋谁没穿过？但很少有拿它入诗的。著名作家聂绀弩来到北大荒，虽平日劳作辛苦，但乐观豁达，因新穿了一双球鞋，诗兴大发：“不知吾足果何缘，一着球鞋便欲仙。山径羊肠平似砥，掌心鸡眼软如绵。老头能有年轻脚，天下当无不种田。得意还愁人未觉，频来故往众人前。”

诗中的“鸡眼”更是俗物，但与“羊肠”相对，顿觉妙趣横生。这是大手笔才做得到的，正如齐白石敢拿算盘、油灯、飞蛾、蚊子、偷油婆、不倒翁入画。

（方田摘自《今晚报》2014年10月18日，小黑孩图）



肯将就”，大约是不满意的，所以，宫里来了会做西餐的洋厨师，溥仪甚至要求文绣宫里的人先行学习：“先教淑妃宫的人及御茶（膳房）前太监学习摆餐桌上菜。”

1931年夏，天津。文绣从溥仪的住宅出走，来到一家律师事务所，末代王妃通过律

师，发出了一封律师函：“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衾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今兹要求别居。溥应于每月定若干日前往一次，实行同居。否则唯有相见于法庭。”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妃子离婚，时人称之为“淑妃革命”。这对已经被赶出

紫禁城的溥仪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不知道此时他有没有想起那一天，自己下旨要求不爱吃西餐的淑妃学习布置餐桌，彼时文绣的心情，大约和此时的他，是一样的吧。

（秋水长天摘自《看天下》2017年第36期，喻梁图）



静谧/(俄)梅尔尼科夫/油画/1999年

两情相悦

●郑海啸

暑假过到一半的时候，“我”来到莫斯科，向心爱的姑娘瓦列西娅描述家乡的夏日美景：盛开的鲜花、皎洁的月光、芳香的铃兰、澄碧的河流、清晨晶莹的露珠。瓦列西娅听后提议说：“为什么不去一趟，让我亲眼领略一下大自然美妙的景色呢？”“幸福像潮水一样涌进我的心田”，“我”和瓦列西娅很快坐上长途汽车，离开莫斯科。但是，离家乡越近，“我”就越泄气。因为随着一路交谈，“我”发现瓦列西娅实在是见多识广，无论什么样的美景她都见过。家乡河里的睡莲是“我”引以为傲的，“大丛大丛的睡莲，在一个地方可以摘上四五十朵，有时甚至可以摘上一百朵黄灿灿

的睡莲。这些圆形的花丛连成一片，有二十米长、十米宽”。但是瓦列西娅说她曾在乌克兰的一条河里见过一眼望不到头的睡莲，她划着小船在白睡莲和黄睡莲中划了很久。“一切都暗淡无光，一切都完了”，到了家乡，“我”心情极坏，把瓦列西娅安顿在达丽娅大婶家后，就躲了起来。第二天晚上，“我”独自来到河边的一个僻静角落，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瓦列西娅。她由衷地赞美“我”家乡的一切，不知不觉中，“她的头早就依偎在我的肩膀上了”。在长久的，但又轻松的沉默之后，瓦列西娅说：“你看，在整条河流之中，其实，就是在整个世界上，我所需要的仅仅也就是一

朵睡莲。”

杜牧喜欢张好好：“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张好好也很喜欢杜牧，所以他们的离别是那么令人痛苦：“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但是，杜牧上司的弟弟也喜欢张好好，准备纳其为妾，杜牧毫无办法。后来杜牧在长安抑郁而死，张好好闻之悲痛欲绝，瞒了家人到长安祭拜，想起与杜牧相爱又别离的万般凄楚，竟自尽于杜牧坟前。

两情相悦，无论结局是悲是喜，都很美好，只是并不容易。

在一个养老院，老张向老李诉苦：“我对我老伴可是掏心掏肺一辈子！没想到临老了她却抛下我，说什么要去过她想要的生活了！”老李安慰他：“其实我和我老伴也是凑凑合合一辈子，大概我爱她50%，她爱我20%。”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爱情的态度很决绝：“爱情的快乐是无边的，但是，它带来的痛苦也如此可怕，因此最好永远不要恋爱。”但如果已经爱上了，该怎么办？徐志摩试图说服自己：“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还可换个思路，即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就取消问题。爱情不是生命的必需品。

两情相悦，要珍惜；不相悦，要想开。

（火箭熊摘自《检察日报》2018年1月4日）



进退维谷，左右两难，无所适从，特别是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当场出丑，此时若有个地缝也会钻进去，这就是尴尬。如要迅速地摆脱困境，就需要机敏与智慧。

北宋翰林学士石延年曾骑马出游，马夫大意失手，马惊，石从马上摔下，市人围观，场面非常尴尬。大家认为他一定会勃然大怒。不料，石延年却和缓地对马夫说：“幸亏我是石学士，要是瓦学士，岂不被你摔碎了吗？”这一番话引得围观者哄然大笑。从这个故事可见石延年的修养与幽默：他不迁怒于人，又善于应变，以自嘲使自己从尴尬中解脱出来。

晚唐有位本为纨绔子弟的宰相，名叫王铎，他生活奢侈，“出入裘马鲜明，妾侍且众”。王铎仕途的极盛时期是他统兵出关镇压黄巢之时。此时他官居宰相，封晋国公，总

统诸道行营兵马，行专杀之权，可谓集地位、权势、实力于一身，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甚至皇帝的圣旨，有时也可以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加以拒绝。然而多年养成的惧内积习，并未因此稍减。王铎将兵出行时最关心的是带领众姬妾而行，可以想见，其妾侍虽众，但由于平时夫人管束甚严，是难以沾边的。因此一旦获得意志与行动的自由，则恣意而为，也不管什么即将兵临险地了。就在这时发生了下面的故事。

黄巢大军从广州北上，其势汹汹，王铎率领兵马在江陵堵截。忽然探马来报，王夫人已经离开首都长安，直奔江陵，现已离此不远。王铎听报，十分惊恐，便对军中的参谋人员说：“黄巢贼军，攻城

破县，由南往北，渐渐而来；夫人怒气冲冲，又从北边南下，眼看就要到达江陵。这早晚令人惴惴不安的情味，如何受得了？”一个幕僚说：“不如向黄巢投降。”王铎听了一扫愁云，哈哈大笑。

这位幕僚是聪明而富于幽默感的。王铎对夫人的恐惧之情生于心底，简直是闻风丧胆。他想象夫人到了行营，必会大发雌威，诘诘交至；自己则会狼狈不堪，大出其丑，十分尴尬，难以自我排解。幸好他平日能与僚属平等相待，因此，王铎敢于把这件在当时看来不甚光彩的事情和盘托出，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这些参谋人员求计。他首先便将夫人与黄巢这个大敌等同起来，意为不仅外面有黄巢造反，我家里也有个“黄巢”，甚至比黄巢更可怕。当然，这是自我嘲弄，旁人不必当真。回话的僚属确实也能做到与主帅“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并没有提出具有实际意义的措施——没有必要这样做，清官难断家务事，谁能推度夫妻之间的隐情——聪明的幕僚只顺其语势回答：“不如降了黄巢。”它是王铎自嘲之发展与完成，并增加了王铎的自嘲度，必然引起哄堂大笑，使主帅困惑不安的心灵得以缓解，让其尴尬也有所摆脱。当然，这都是暂时的。王太太到达之后的许多实际问题，还要王铎施展其处理家务的手腕去逐一解决。

（弧田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式幽默》一书，本刊节选，黎青图）

自嘲与尴尬

●王学泰





王开学

排雷英雄

● 韦 星

排雷大英雄

距麻栗坡县城 30 多公里的中越边境，有个八里河村，村民散居在东山一带。

30 多年前，发生于中越边境的那场自卫反击战，打破了那里的平静。八里河村所在的东山和老山一带，成了交战的主战场，村落里每天都要遭受上千枚炮弹的袭击。

随着战争的结束，村民们开始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和生活，但危险并没有随战争的结束而远去。埋于地下或挂在树上的数以 10 万计的地雷和挂雷，成为他们面临的最大危险。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村民触雷事故的频发，八里河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地雷村”。在该村出生的王开学，因为自学排雷且成效巨大，成了人们眼中的排雷大英雄。

1988 年，18 岁的王开学开始自学排雷，但他真正系统而专注地排雷，是从 1992 年开始的。过去的 26 年，他在

雷区至少排出 2 万枚地雷。这只是保守估算，因为他也没有具体统计过。

成功的秘密

1987 年，被越军占领的高地逐一被我军夺回，野战部队也在这一年开始撤离八里河村。第二年，王开学就开始自学排雷。

捡到地雷后，王开学便端详、琢磨和思考：爆炸如何发生？内部结构究竟怎样？爆炸的威力大小和什么有关？……整整一年，他每天就这样琢磨，有时也找来地雷碎片研究，但他还是不敢拆雷。

慢慢地，从对诸多地雷底部的观察中，他意识到：地雷的雷管和炸药肯定是分开的，否则在运输途中容易因颠簸受压引发爆炸。观察中，他还发现，雷管是从地雷底部装进去的，人踩上去就会爆炸。

琢磨一年后，他开始拆雷。他拆的第一个地雷是 58 式反步兵地雷，内有 200 克 TNT 炸药，爆炸威力很大。

成功拆除第一个地雷后，他便继续拆第二个、第三个。此后，遇到各种地雷，他都逐一尝试拆除，不但了解其结构，还总结了预防措施：有线不绊线，无线不压面。有的地雷一旦绊到就爆炸，有的地雷从正面踩下就爆炸，但可从侧面捧着拿。

在雷区，人们往往只关注地雷，其实挂雷更危险。挂雷一般挂在 1.2~1.3 米高的小树枝上，人一旦触到，挂雷就会爆炸，人的脑袋也就没了。挂雷的有效期长达 80 年。

在不断拆雷的过程中，王开学对各种雷的结构了如指掌。摸索 4 年后，1992 年，他进入距离村子 5 公里远的一片雷区开始排雷。

排雷是很有讲究的，第一步是除草，因为进入杂草丛生的区域容易踩到雷。

而除草之前，先得开辟一条小路。这条小路需要用镰刀、锄头逐寸逐寸清理和摸排地雷，这个过程不能大力挥刀抡锄，只能轻轻地、慢慢地翻土。

排雷时的天气也很重要。要选在早上雨露还在或泥土湿润时进行，因为下午日照强烈，在尘土飞扬时操作，灰尘容易进入眼睛，导致意外发生。此外，泥土太硬时，即便刮到地雷也不易感觉到。不过，刚下完大雨或泥土太松软时也不好排雷，因为很容易一翻就翻出大块的泥土，这样很容易诱发危险。

小道清理出来后，王开学就沿着小道朝地里喷洒农药。



一年打3次药，待杂草、树木枯死、溃烂后，雷区裸露出来，排雷时就易于发现目标而操作了，排雷压力也因此减轻。

这时，王开学便拿着镰刀清理枯萎的树根，再用锄头一寸寸地往地下刮。裸露出地面或隐藏于地下的地雷逐一冒头。他再将地雷的炸药和雷管拆开。

抉择的伤痛

1981年农历九月的一天上午，王开学正在位于邻村的马鞍山小学上课。当时，语文课正上到第14课《小蝌蚪找妈妈》。

突然，马鞍山村的一个老太太流着泪走进教室，来到王开学身边，俯身抱了他一下，哭出声来，然后就出门走了，什么话也没说。

这个老太太走出教室没多久，另一个老奶奶又走了进来，王开学知道那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她进来后，也抱着王开学哭，泪水落在王开学脸上。老奶奶告诉他：“你父亲被地雷炸到了。”

王开学光着小脚就跑出教室，朝家里飞奔。那时，他不知道地雷有多厉害，一路上不停地想象父亲可能伤得只能躺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但回到家他发现，矮小的父亲变得更矮了：下半身被炸没了，五脏六腑裸露在外。母亲和一大群村民正哭得死去活来。

父亲是在距家约800米的山上触雷身亡的。那时，还没有人意识到，一场战争正悄悄靠近这个村落。但时代、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命运，在那

样的背景下，是任何村民都无法选择和回避的。

王开学并没有成熟到可以考虑这些。父亲死后留下5个孩子，最大的是王开学，11岁；最小的妹妹才8个月。

父亲去世3个月后，29岁的母亲带着最小的妹妹改嫁了，就嫁在本村另一户王姓人家——距离王开学家只有5分钟的路程。

突然失去父母后，陪伴4个孩子的，只有年迈的爷爷和14岁的小姑。因为健壮的叔叔和婶婶在他父亲过世、母亲改嫁后不久，也分户出去单过了。

家里有5亩田地，但干活的人少、吃饭的人多，王开学记得粮食总不够吃。特别是1982年底到1983年初，王开学家里经常缺粮。饿了，他就和弟弟妹妹们哭成一片。逐渐长大后，王开学不哭了，饿了就不停地喝水和上厕所。但弟弟王开富有些“不争气”，母亲改嫁时，王开富才3岁，他整天闹着要妈妈，甚至自己一个人就直接上门去找妈妈。

母亲改嫁的头5年，王开学从不和她打招呼，甚至在路上碰到，他都绕着走。他说，他恨母亲，直到后来才慢慢放下恨。“毕竟，她也不是有能力而不养我们。”

王开学选择排雷首先和父亲的遭遇有关，其次和生存有关。此外，村民和亲戚的受伤遭遇，也促使他不断排雷。

如今，每次进入雷区排雷，王开学总想起父亲被炸后的场景，想起很多被炸伤、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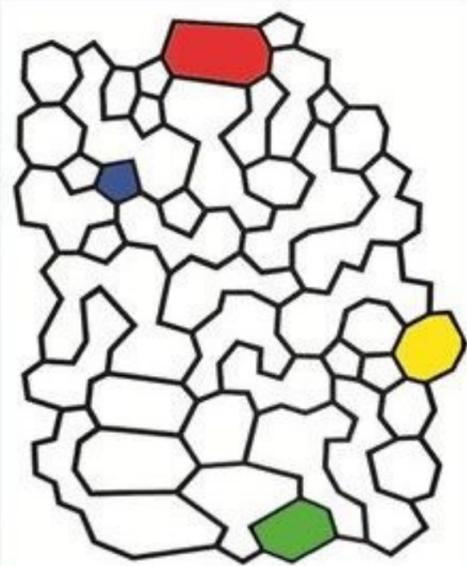
死的村民，想起参加他们丧礼时，那些呼天抢地的场景。“所有这些，都给了我源源不断的排雷动力。”王开学说。

生存需要是因为他和弟弟分家后，每户只有2.5亩山地，王开学需要向雷区要地，所以他不断排雷、垦荒后，又把自己原先分户时得到的耕地全给了弟弟。目前，他还帮被炸成重伤的村民王清明排雷腾地。“他家孩子多，很困难，我要排20亩地给他。”王开学说。

持续排雷25年后，王开学已从雷区为自己垦出230多亩土地，并在上面种植澳洲坚果、黄花梨以及油杉。如今，站在这片土地上，只见树木长势甚好，绿油油的，充满勃勃生机。

（水云间摘自《南风窗》2018年第2期，本刊节选）

智 趣



用上面4种颜色对图案进行着色，让两个相邻区域没有相同的颜色。（答案见下期）



作为探索太空的开路先锋，航天员需要具有崇高的献身精神、一流的学识水平、非凡的工作能力、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身体条件。因此，航天员的选拔标准极高，可谓“千万里挑一”。

基础选拔

第一是身高。航天员的身高要求是 1.6 米至 1.72 米。因为飞船舱内几何尺寸是有限制的，太高的话不仅坐着别扭，还容易产生危险，所以航天员的身高和坐高都受到严格限制。

第二是体重。航天员的体重须限制在 55 公斤到 70 公斤之间。航天员普遍比较瘦小，因为体重要计入飞船的总重量，但发射时火箭的推力是一定的，如果航天员重一公斤，就要少带一公斤的燃料、消耗品或科学仪器。

第三是性别。航天员里男性居多，这可不是性别歧视，这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国外的女性航天员，大多担负实验组织工作，她们通常被称为“任务专家”，而不是航天员。2012 年 6 月，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和其他两名男航天员一起，搭乘“神舟九号”飞船进入太空，与“天宫一号”成功交会对接。在此之前，全世界已有 56

名女航天员到过太空，约占航天员总数的 10%。

生理机能选拔

为确保航天员具有优良的身体素质，生理机能选拔是极为重要的。生理机能选拔的主要目的是检查、挑选人体各脏器和系统基本生理功能优良者，检查内容包括心血管和肺功能检查、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检查、听觉功能检查、视觉功能检查，以及内分泌和免疫功能检查等。

特殊环境适应力选拔

前庭器官是人体平衡系统的主要感受器官，长在头颅颞

骨的内耳迷路之中。前庭器官负责感知人体空间位置，例如坐在行进的车中，即使闭上眼睛，不看窗外，也可感知车的加速、减速或转弯。作为人的感知器官，前庭器官如果出现“故障”，就会影响人的感知能力，从而产生眩晕。

在太空工作，航天员不可避免地会经历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前庭器官会受到剧烈的冲击。所以前庭器官检查成为航天员选拔的一个重要环节。前庭器官检查，一般采用转椅、秋千以及对耳部器官进行温度刺激等手段，以此检查前庭器官的敏感性和稳定性。

除了前庭器官检查，还必须对航天员承受过载能力进行测试。过载作用，一般产生于航天器发射和返回过程中的剧烈加速或减速。测试时采用离心机测定候选者的横向和纵向的超重耐力。不同的载人航天器在飞行过程中的超重值是不同的，飞船的超重值较高，而航天飞机的超重值较小。通常要求航天员的纵向超重耐力不应低于 3G，横向超重耐力应为纵向超重耐力的 3 倍。

载人航天器乘员舱的压力会在许多情况下紧急降低，比如出舱活动过程中舱室需要减压，应急灭火时也需要减压。舱内可能出

航天员的选拔标准

●李子杰 连芷萱 樊晨





玩命的事业

●袁腾飞

“一战”时，飞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以今天的眼光看，那时的飞机都是没人敢碰的危险品，还要开着它去战斗，简直不可思议。

比如，协约国早期使用的战斗机，机枪都安放在上机翼的顶部中间，这就非常危险。1915年5月10日，英国斯特兰奇上校驾驶着他的战斗机同一架德国战斗机交战。斯特兰奇用的机枪打完一匣子弹，他不得不从座位上站起来把手向上伸到上机翼顶部，然后试图装弹药，但因为飞机不停颠簸，他一时无法打开弹匣。他努力处理机枪的时候，不得不把操纵杆夹在两个膝盖之间。突然间，飞机受到气流冲击，机身一震，斯特兰奇因为没有夹牢操纵杆，居然被抛出了机舱！当时可是在1000多米的高空，眼瞅着就要命丧黄泉，幸亏他臂力过人，用手紧紧抓住机枪。飞机很快来了个上下翻转，斯特兰奇就悬挂在飞机下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抓着机枪，努力做引体向上，竟然爬回了驾驶舱，并操纵飞机翻转回来。

当飞机翻转、斯特兰奇被抛出座舱的瞬间，德国飞行员认为他必死无疑，于是就飞走了。结果，斯特兰奇驾驶着飞机回到基地，真是一个奇迹。

但是，大多数飞行员就没有斯特兰奇那么



幸运了。“一战”期间，飞行员的训练水平总体较低，而且他们被军官们看作无关紧要的消耗品。英国皇家飞行队的飞行员连降落伞都没有配备，损失一架飞机就意味着要死一名飞行员。

当时飞行员的死亡，很少是因为敌人的攻击，不少人是在坠落的飞机中被烧死，或者由于飞机座位离燃料箱太近，飞行员为躲避烈火烧身，从高空跳下，活活摔死。

德国空军使用了降落伞，有意思的是，德国空军的降落伞是英国人设计的，而英国自己的飞行员却没有使用降落伞。“一战”时，德国二号王牌飞行员乌迪特，曾经使用降落伞逃生，为此他还专门向英国人表示了感谢。

（张朝元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现低压和低氧分压状态，这就要求航天员对于低压和缺氧环境具备一定的耐受能力。

因此，选拔中进行低压缺氧检查也是必要的，其目的是排除低压易感和缺氧敏感者。一般用低压舱将宇航员送至5000米高度检查其对缺氧的敏感性，用低压和压力改变检查其对低压和压力变化的易感性。

此外，在航天器发射和返回过程中，传导到舱内的噪声值会很高。轨道飞行阶段，舱

内设备产生的噪声也很难避免。这就要求对航天员进行噪声敏感性检查。检查是用航天飞行中遇到的噪声频率，对候选者进行试验，淘汰不良反应者。

航天员的工作不仅是单纯的太空旅行、完成简单操作，更需要了解项目内容，通晓基本原理，在有限时间内采集到尽可能多的有效数据，以满足地面专家科研课题的研究需求，为前期理论提供支撑，为

后期研究找寻方向，为建设“太空家园”积攒经验。所以，航天员也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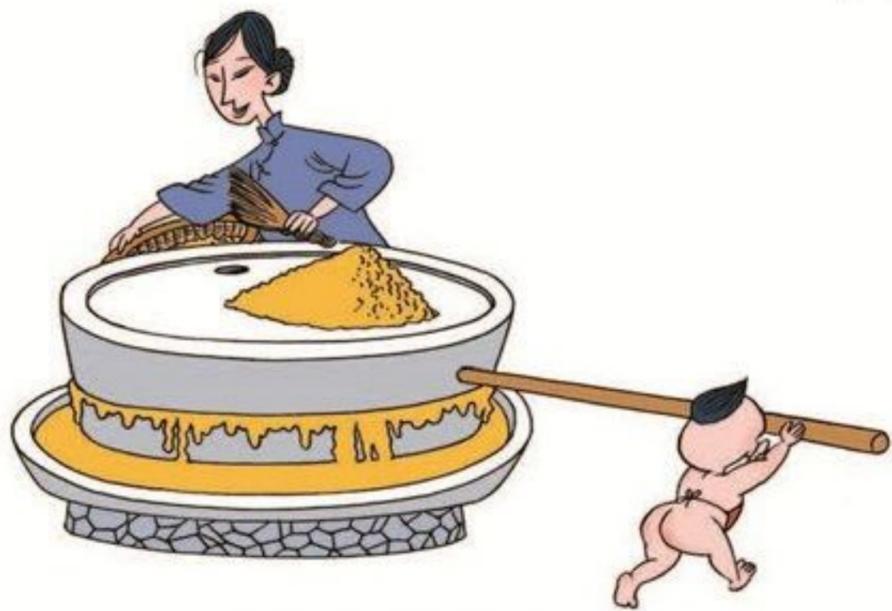
我军航天员大队于1998年1月5日成立，至今共有11名航天员六问九天，遨游68个日夜，绕地飞行1089圈，行程4600余万公里，完成空间科学实验、试验100多项。

（甄 堵摘自中国军网，勾 犇图）



我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

●张维迎



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1959年秋，我出生在陕北黄土高原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在我出生的时候，当地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几乎没有受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生活就是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生产就是春种秋收、男耕女织。在我年幼的时候，我穿的衣服和鞋都是母亲手工纺线、手工织布、手工缝制完成的。

纺织业是人类最早的工业。手摇纺车在汉代就被普遍使用，母亲使用的纺车看上去与汉代画像石上的纺车没有什么区别。母亲用的木制脚踏织布机是印度人在公元500年至1000年间发明的，大约在公元11世纪传入中国（也有专家认为是中国人发明的）。母亲缝制的衣服都是老式的，所以我小时候穿的裤子前面没有开口拉链。偶尔会发生尴尬的事情，就是尿急时裤带打成了死结解不开，就只能尿在裤子里。每每想起此事，我总觉得美国人威特康·L·朱迪森和瑞典人吉迪昂·森贝克在100多年前发明的拉链，真是了不起。

纺和织是棉纺织业的两道主要工序，但在原棉变成纺纱的原料之前，还需要一些其他工序，其中一项是梳棉。梳棉就是通过疏松、清理和混合，将棉花纤维变得连续可纺的工艺。母亲纺纱用的棉卷是父亲用梳棉弓梳理出来的。梳棉弓在我们当地被称为弹花弓，弹花算

是一门小小的手艺，能赚点小钱，父亲是从他的四舅那里学到这门手艺的。20世纪60年代，父亲和他四舅及另一个人合伙买了一台梳棉机，存放在离我们村12公里的镇上，逢集就提前一天去镇上弹棉花。梳棉机比梳棉弓的效率高好多，每次干两天活，每人可以赚到三四块钱，这在当时算一笔不小的收入。

1979年，村里搞起了“包产到户”。父亲把那台梳棉机从镇上搬回家，以为又可以弹棉花赚钱了。但父亲的预测完全错了。没过多久，村里人都开始买机织布了，连棉花都没有人种了，他的那点小手艺也就废了。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另一项重要进步发生在冶金工业。我小的时候，钢还只能用在刀刃上，全村没有一把全钢制的斧头、镰刀、菜刀。不要说钢，铁也很稀缺，最值钱的就是做饭用的锅。锅是生铁铸造的，空锅若烧得过热，一沾凉水就会裂缝，我们家的锅不知补过多少次。当时农用工具基本都是木制的，唯一常见的金属是门窗上的锁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每个村都有一两个木匠，但方圆数十里只有一个铁匠。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冶炼技术的引进，中国进入钢的时代。1996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现在再回农村，犁、耙子都已经变成钢制的了，木制工具已成为古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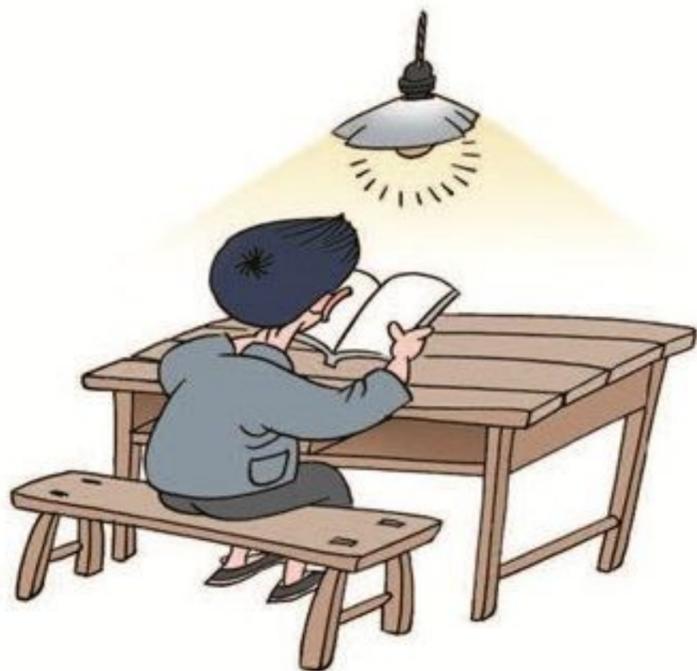
蒸汽机发明200年之后，在我小时候，村里的动力仍然是人力和畜力。农村人看一个人是不是好劳力，主要看他肩能扛多重、背上能背多少斤。我们村没有马，因为马太贵，饲养起来也麻烦，仅有的几头驴，是生产队最珍贵的生产工具，耕地、驮煤、推磨、拉车，都靠它们。

我小的时候不爱干家务活。当时农村磨面用的是石磨，碾米和脱壳用的是石碾。据说，石磨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了。逢年过节或有红白喜事的时候，由于需要碾磨的东西很多，通常使用畜力驱动石碾和石磨，但平时碾磨量小的时候，只能靠人力。母亲要我帮她碾米推磨



时，我总有些不情愿，因为围着碾盘或磨盘转圈圈让人觉得枯燥乏味。

我老家的石磨和石碾从来没有被蒸汽机推动过，但在我离开家乡30年后，石磨和石碾基本上都被废弃了。村民们跨越蒸汽机，直接进入内燃机和电动机时代，这或许就是人们说的“弯道超车”吧！



我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纺织和冶金这两个传统行业，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创造了许多新的产业。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蒸汽机动力代替了人力和畜力，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使内燃机和电动机代替了蒸汽机。但直到我上初中之前，我们村里还没有内燃机，更没有电动机。

在黄土高原，能种庄稼的地都是些沟沟峁峁的山地。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都是靠天吃饭。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村民们还是用石头在沟里垒起了一些水地。水地在当地被称为园子，只有少数园子可以引水灌溉，大部分只能靠人工浇灌。零散的小块园子靠挑水浇灌，稍大块的园子则使用一种叫桔槔的装置提水浇灌。

大约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村里有了一台6马力的柴油机。柴油机配上一个水泵，就可以把沟里的水扬到园子地里。这一新鲜事物立即在全村引起了轰动。只是这台柴油机老出问题，并没有立马取代桔槔。

后来，公社又给我们村奖励了一台1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马力不大，但又好像

无所不能。农忙时耕地、脱粒、抽水，农闲时带动磨面机磨面，或者跑运输。包产到户后，村里好几户人家自己买了拖拉机，其中还有人买了面粉机和脱粒机，开始商业化运营。慢慢地，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石磨和石碾被淘汰了，桔槔也被弃之不用，牛和驴也没有人养了。

内燃机的最大影响发生在交通运输业。我小的时候，方圆几十里内见过汽车的人屈指可数，全村没有一辆自行车，人们出行的方式仍然是步行。1973年，公路修到了我们村。我记得有一日，当一个由26辆吉普车组成的考察队尘土飞扬地经过我们村时，全村男女老少都站在碱畔上观看，真是大开眼界！

如今，汽车在农村不再是稀罕物了。据统计，中国城市人口中每百户拥有的家用汽车在1999年只有0.34辆，2015年则达到30辆，大部分中国城市居民都享受到了这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创造！

电力，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另一项重要创造。从出生到去县城上高中之前，我没有见过电灯，村里人照明用的都是煤油灯或麻油灯，有些家道贫困的人家连煤油灯也用不起，一到晚上就黑灯瞎火。父母鼓励我读书，说愿意为我多费二斤油钱。当时全村最亮的灯在生产大队的公用窑，是带玻璃罩的罩子灯，比小煤油灯费油好几倍。到县城上高中时，我第一次见到电灯，不仅宿舍里有白炽灯，教室里还有日光灯。但电压总是不稳，还经常断电。

1995年，我们村终于通电了！通了电，村民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电不仅能用于照明，而且能带动家用电器和其他机械。村里有了由电动机驱动的磨面机、碾米机、脱粒机、电锯。更重要的是，有了电动机，家家户户都可以用上自制的自来水系统，就是在比窑洞高的地方修一个封闭的蓄水池，把井水抽到蓄水池，水管连接到屋里，水龙头一打开，水就自动流出来了。我在农村的时候，每天早晚去井里挑水是一件很辛苦的事，现在再没有人为挑水发愁了。

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1978年4月，我离开老家去西安上大学。



我从县城搭长途汽车到山西介休，再乘火车到西安。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见到火车。此时距离第一台大型数字计算机的发明已有33年，微型计算机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但直到进入大学，我才第一次听说“计算机”这个名词。一开始，我以为计算机就是用于加减乘除运算的，可以替代我当生产队会计时使用的算盘。后来我知道自己错了，计算机将取代的远不只是算盘。

经济系一年级的课程有一门“计算机原理”，记得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看到硕大无比的计算机，感到很新奇。后来才知道，1946年宾州大学研发的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ENIAC重量接近30吨，长30.48米，宽6米，高2.4米，占地面积相当于一间大教室。

我第一次使用计算机是1988年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把自己手写的两篇英文文章拿到学院计算机房输入计算机，然后用激光打印机在A4纸上打印出来。激光打印出来的字体真是漂亮，像印刷出版的书一样，让人无比兴奋。

对大部分人而言，一台孤立的电脑不过是一个文字处理机。但多台计算机连接成一个网络，用处就大了。1969年，第一代互联网——阿帕网诞生了。1972年，阿帕网的第一个热门应用——电子邮件诞生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也进入互联网时代。

记得1993年12月我儿子在牛津出生的消息，我还是先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告诉国内亲戚，然后再由这位亲戚发电报告诉老家的父母的。我在农村的时候，生产大队的公用窑里有一部手摇电话，一根电话线串着好几个村，通话时必须大喊大叫；打往不同线路的电话需要人工交换机转接，全公社只有一部交换机，接线员是很让人羡慕的工作。

我第一次安装家用电话是留学回国的1994年。当时安装电话要先申请，缴纳5000元的初装费后，再排队等候。1999年，我开始使用移动电话，家里的固定电话就很少用了。2006年之后，老家也有移动电话信号了。我给父母买了一部手机，二老高兴得不得了。

2017年8月，我带几位朋友去了一趟我们村。朋友们有心，给村里每户人家带了一条



烟、一瓶酒。我正发愁如何通知大家来领，村主任告诉我，他可以在微信群里通知一下。傍晚时分，乡亲们果真都来了，烟和酒一件不剩全被领走了。回想起我在农村时，村支书需要用铁皮卷成的喇叭筒大喊大叫很久，才能把全村人召集在一起，真是今非昔比。

第四次工业革命已开始

我祖父于1943年去世，当时只有30岁，父亲刚刚12岁。祖父出生的时候（1913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绝大部分新技术和新产品都已发明并投入商业化使用；他去世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声。但他连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没有经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吃的、穿的、用的与他祖父时代的没有什么区别。

父亲比祖父幸运，他和我一起经历了3次工业革命。他下半辈子吃的、穿的、用的与祖父在世时大不相同。我比父亲更幸运，因为每次工业革命我都比他早几年经历……我的幸运是托中国改革开放的福。正是改革开放，使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国人有机会享受到人类过去300年的发明和创造。

据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作为经济学家，在享受3次工业革命成果的同时，我还期待着我们的国家，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做出更多原创性的技术贡献。

（圭田摘自经济观察网，本刊节选，喻梁图）



意 林



喜欢历史的原因

●范 雎

《红楼梦》如果出现在《资治通鉴》里，也就一两句话：“贾贵妃，讳元春，入选掖庭，有才色，得幸，为贵妃。后以忤旨，薨，宫掖事秘，未知其由。有司奏宁国公、荣国公子弟横行枉法诸阴事，上震怒，夺爵，籍没家产。”——这样的描写，在“二十四史”里不知凡几。

读史的时候一眼而过，不觉得稀奇。但如果以正史为纵线，只要想到纵线上的每一个点，都有类似《红楼梦》那样细致的横切面，就能感到历史的厚重。寥寥数语，埋葬着无数狂喜与跋扈、悲怆与无奈。翻一页纸，知三生事，这是我喜欢历史的原因。

（踵 舌摘自作者的新浪微博）

哲学无非是做两件事

●周国平

柏拉图说：“哲学开始于惊疑。”对什么惊疑？相对地说，惊奇面对宇宙，由惊奇而求认知，追问世界是什么；疑惑面对人生，由疑惑而求觉悟，追问生命有何意义。

康德说：“世上最使人敬畏的两样东西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哲学无非

是做两件事：一是思考头上的星空、世界的本相，二是思考心中的道德律、做人的道理。

（张建中摘自《滨海时报》2018年1月29日）

不理解

●曹文学

爸爸去看孩子的演出，结果发现孩子演的是块一动不动的石头。

爸爸非常恼火，认为孩子不争气。

等孩子下台后，爸爸生气地问他：“为什么要演块石头？”

孩子眨眨眼睛说：“我演的不是石头，是孙悟空啊。”

（潘光贤摘自《辽沈晚报》2018年1月17日）

遗忘时间

●刘 墉

我有一对朋友：先生做生意，整年在外忙碌；妻子是艺术家，终日沉迷于绘画。奇怪的是，两个人都不显老，看起来都比他们的实际岁数年轻得多。我有一次问到他们的养生之道，他们的回答非常巧妙。

“忙碌使人忘了时间，艺

术使人感觉不到时间，既然时间已经不被记起，便静止般的，不易催人老了！”

（若 子摘自漓江出版社《萤窗小语》一书）

狮子和猎人

●〔法〕拉封丹

◎张 语译

一个爱吹牛的猎人，刚巧丢失了一只名贵的狗，他怀疑是狮子把狗吃了。他看到一个牧人，就问他：“你能否告诉我，那只偷吃我的狗的狮子住在哪儿？我非要出了这口恶气不可！”

牧人回答：“它就在这座山的附近，我每个月都要缴上一只绵羊作献礼，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能够自由自在地在田野中穿行，而且还能得到安宁和休息。”

正当他们俩说着话的时候，狮子从洞穴里出来了。它轻松地抖着鬃毛一溜小跑过来。爱吹牛的猎人见状撒腿便跑，边跑边喊道：“啊！朱庇特，赶紧告诉我一个藏身之地吧！快让我逃出这鬼地方吧！”

对勇敢的真正考验，就在处于危险境况时。有人会大谈自己正在寻找危险，但只要感觉到危险的存在，就马上溜之大吉。 ❀

（秋水长天摘自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拉封丹·莱辛寓言》一书）



一本电子书的内心独白

● [意] 翁贝托·埃科 ◎ 王建全 译

直到不久之前，我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说我诞生于虚无。我甚至没有资格自称“我”。之后，一些东西进入我的身体——很多的文字，我感觉身体饱胀，于是开始思考。自然，我的思考是基于我体内的东西。真是美好的感觉啊，因为我可以大量地感知我体内存储的东西，要么一行接着一行，要么从一页跳到另外一页。

不知道为什么，从他们输入的文章当中，我明白自己是一本 e-book，一本电子书，我的书页是在屏幕上滚动的。我的记忆容量好像要比一本纸质书大，因为一本纸质书可以有 10 页、100 页、1000 页，但是不会再多。而我却可以容纳无数的文本，将它们全部放在一起。

我所容纳的文本非常丰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关于纸质书的过去，关于我们电子书的命运。我们现在以及以后都会比我们的先祖幸运吗？我不确定。我们会看到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对于自己的诞生，我感到非常高兴。

最近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昨天（谦虚地讲，我身体内部有一个时钟），他们把我关闭了。当我被关闭之后，我就无法生活在体内的文本当中。但是我记忆的一个部分仍然工作着：我还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存储了一篇文章，尽管我无法进入这篇文章。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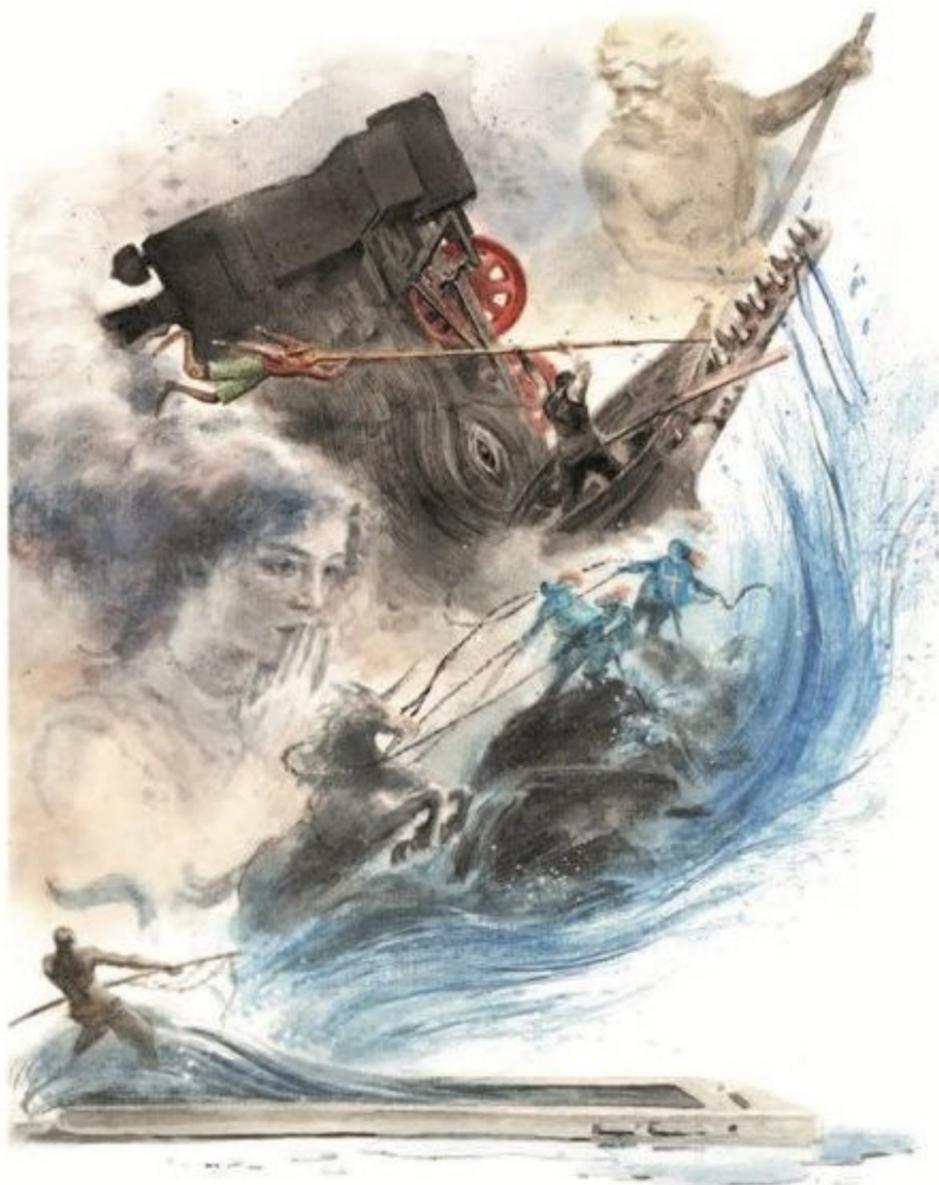
并没睡着，不然的话我体内的时钟就停止了，而它并没有停止。我被重新启动的时候，我会说出正确的时间、日期和年份。

突然他们重新启动了我，我感觉体内发生了一阵奇怪的搅动，就好像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我置身一片幽暗的森林之中，碰到 3 只猛兽，然后又遇到了一位引导我的先生……我说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总之我进入了漏斗状的地狱——我的朋友们——见到了从没见过的景象！还好之后他们马上滑到了文章的末尾，真是幸运，我见到了我生命中的女人，跟她在一起的还有圣母玛丽亚和全知的上帝本人。尽管我不能很好地复述我看到的東西，因为只不过是一瞬间，我仿佛嗜睡不已，这一瞬间的嗜睡竟比对 25 个世纪以前的记忆更加模糊

不清——记忆中曾令海神呆望的阿耳戈船影¹。

作为一种经历——我依然经历着——这真是太神奇了。我感受到的似乎是对之前文本的一种模糊的想念——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我存储了一个文本，但是它好像被埋藏在我的线路的深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注定只能生活在新的文本之中……

我的使用者应该很贪婪，或者很调皮。无疑，今天早上他往我体内存储了许多新文章。他现在很随便地就从一篇转到另外一篇，完全没有





给我适应的时间。

我是说，我正陷入高空灯火所营造出的深邃而明亮的幻境当中，似乎是看到3个光圈，它们有3种不同的颜色，却是同样大小²。这时候，我闻到一股煤烟的味道，听到火车发出的汽笛声，在极度的严寒当中，我置身于火车底下。我觉得我是为了爱，对于一个没几个钱的小职员的爱。安娜³，你在干什么？我问自己，在感觉到火车车轮碾过我肉体的恐惧的同时，我又突然回到跣足加尔默罗会修士中间，和阿托斯、波尔托斯还有阿拉米斯一起。我在一次决斗中刚刚挑战过他们，我们4个人一起跟红衣主教的卫队进行战斗⁴。这真是刺激的历险，但是突然，我又感觉到肉体被撕裂的疼痛，不是因为朱萨克的大刀，而是神秘的劳动感化营里机器的齿轮和锋利的刀片⁵。我正要大叫——电子书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是由于害怕，我的身子都倾斜了）——这时候我感觉自己的鼻子变得特别长，就因为我刚刚说过的一个小小的并无恶意的谎言，又过了一会儿（就好像是某种昏厥状态），我已经在咒骂在那一刻往我后脖子上扎进一根粗针的惩罚过于夸张了，而且我也知道这是那该死的罗康博尔⁶干的，尽管我像教育儿子一样教他那些犯罪的艺术……

这真是一个可怕的上午，我的使用者疯了似的，我一会儿感觉自己在一个不遵循数学规律的世界中漫游，在那里两条平行线随时可以相交；一会儿又被一系列神秘的文字压得喘不过来气，就像花了很大力气之后，我终于知道我已经变成一本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字典。变成一种（应该说是两种）从来没有学习过的语言太费力气了。我正努力地适应刚刚变过来的全新的自我，这个时候，老师问了我一个问

题。我回答说：“是我干的！”老师说有一颗高贵的心。他称呼我为加罗内⁷，而就在不久之前，我相信我的名字是达达尼昂⁸。一个金发男孩儿走到我身边，我相信他的名字是德罗西⁹，但是很明显，使用者又换了新的文章，因为金发男孩儿说他叫吉姆，他还向我介绍了特里洛尼、利弗希医生，还有斯莫利特船长¹⁰。还有一个装着木头假肢的船员。我刚刚鼓起勇气问他一些事情，他就立即对我说：“快上船，伊斯梅尔，‘裴廓德’号要出发了。这一次，那条该死的鲸鱼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掌。”我钻进莫比·迪克的肚子里，找到我善良的父亲——杰贝托¹¹，他正在烛光下吃烤鱼呢。“拉伊俄斯！”我喊道，“我向你发誓，我不知道那就是我的妈妈！”¹²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妈妈——名字好像叫美狄亚¹³——杀了我，为了激怒俄瑞斯忒斯¹⁴。

我不知道能否一直坚持下去。我是一本分裂的书，拥有很多生命、很多灵魂，就如同没有任何生命和灵魂。此外，我还要小心不要爱上任何一篇文章，因为第二天，我的使用者就很可能将它删除。

我真的想成为一本纸质书，里面写着那位周游了地狱、炼狱和天堂的先生的故事。我想生活在一个平静的世界里，在那里好与坏的界限分明，在那里我知道如何从痛苦过渡到极乐，在那里平行的两条线永远不会相交。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¹⁵我是一位正要睡去的女人，生活中经历过的事情，在灵魂的眼前（我更想说是子宫的眼前）一幕幕闪过。我很痛苦，因为看不到逗号和句点，不知道到哪里才可以停歇。我不想是现在这个样子，却被强迫着说，好好好……

（白 薏摘自译林出版社《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一书，本刊节选，王 青图）

作者在本文中大量引用了文学典故，你知道标有注码的15处分别出自哪部文学作品吗？

- | | | |
|------------------------------|----------------------|--|
| 1. 语出但丁《神曲·天堂篇》。 | 7. 《爱的教育》中一位心地善良的学生。 | 13. 希腊神话中的科尔基斯公主，帮助伊阿宋盗取金羊毛。不料伊阿宋后来移情别恋，美狄亚由爱生恨，将自己亲生的两个稚子杀害以泄愤。 |
| 2. 语出但丁《神曲·天堂篇》，3个光圈指“三位一体”。 | 8. 《三剑客》中的男主人公。 | 14. 古希腊悲剧中为报父仇而弑母的角色。 |
| 3. 即安娜·卡列尼娜。 | 9. 《爱的教育》中的优等生。 | 15. 出自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
| 4. 出自大仲马《三剑客》。 | 10. 上述四人均均《金银岛》中的人物。 | |
| 5. 出自卡夫卡《在流放地》。 | 11. 即匹诺曹的父亲。 | |
| 6. 法国作家蓬松·杜泰拉伊笔下侦探小说的男主人公。 | 12. 出自《俄狄浦斯王》。 | |



一个人最多能知道多少

历史上是否曾经有人无所不知？谁是最后一个读过所有书的人？第一个人选应该是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自然科学、修辞学这些领域他都写过专著。或许还有达·芬奇，既是画家又是发明家。歌德和洪堡也非常博学。自18世纪起，人们就开始承认，全部已知的知识已经多到没有人能全部知道的程度，狄德罗等人撰写的百科全书是一个标志。

但《新科学家》杂志的一篇文章说，人类的知识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超过个体的存储能力。“在人类移居非洲之前，鉴于环境的多样性，任何一个人都无法保存生存所需的所有信息。今天需要处理的信息更是远超任何一个人的处理能力。人脑大概有1000亿个神经元，相当于1拍字节（Petabytes）。一个人能知道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没有哪个人的大脑被填满过。在大脑达到处理能力的极限之前，我们已经到了生命的极限。有一个人学会了50多种语言，他说有时间的话，他能掌握100种语言。做一个漂亮的陶罐需要的知识不到1拍，但如果你想造一架F-22猛禽

战斗机，你需要几千拍的知识。”

美国认知科学家史蒂文·斯洛曼和菲利普·费恩巴赫在《知识的错觉》一书中介绍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认

与无知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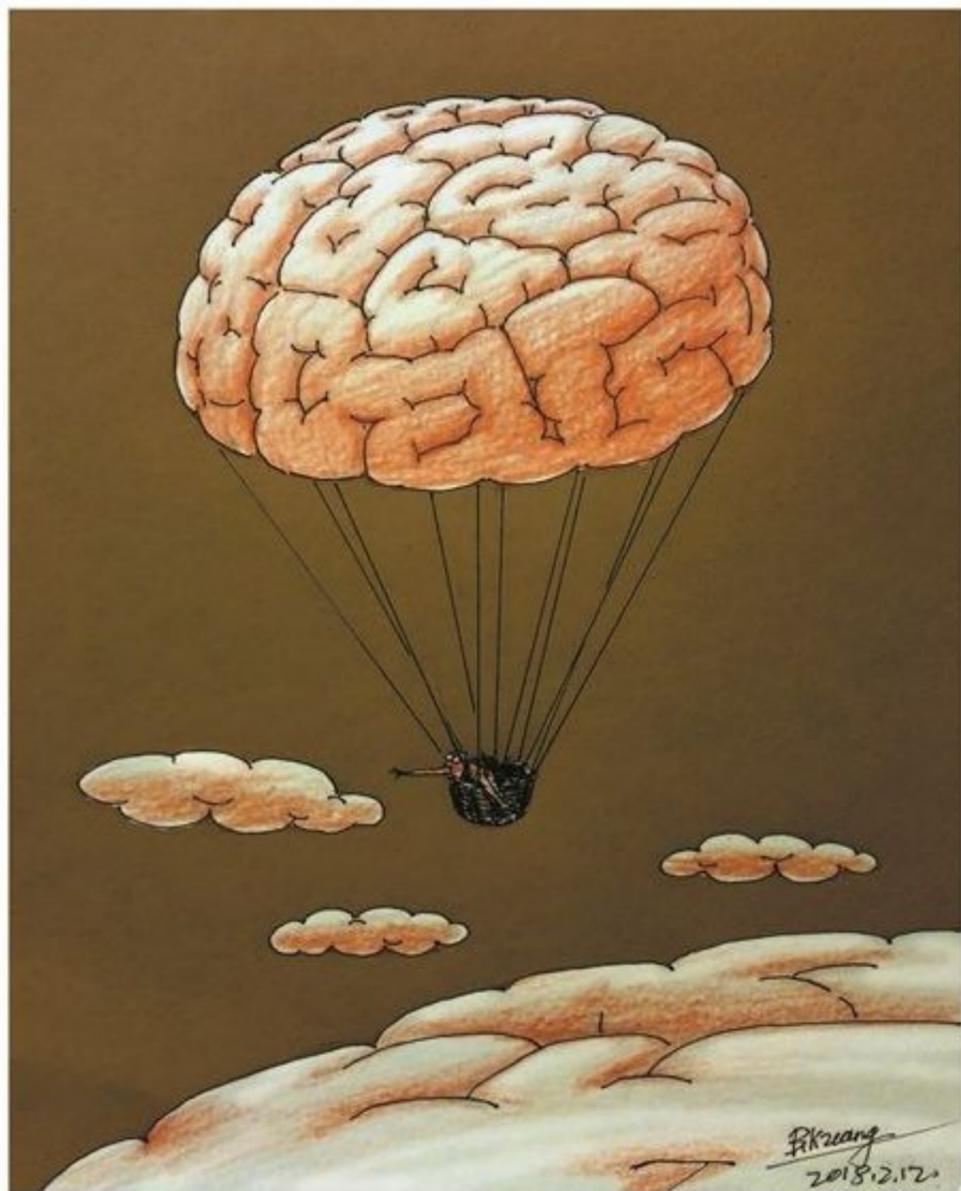
● 薛巍

知科学家托马斯·兰道尔决定测算一下人类的记忆容量。兰道尔估计了成年人的平均词汇量，并计算了储存这些信息所需的字节数量，进而用这一结果推测出成年人的平均知识量，其结果是0.5G。接下来，兰道尔计算了人们究竟能掌握多少信息，即人脑的知识

库到底有多大。假设人们在70年的寿命中习得知识的速度恒定，那么人的知识库大小是1G。兰道尔并未宣称这一结果是准确无误的，但即使把这个数字乘以10倍，和现代笔记本电脑的存储能力比起来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如今，一台笔记本电脑的硬盘大概有250G到500G。

早在1984年，金克木先生在《书读完了》一文中说，老一辈的学者可以说把中国的书都读完了，但“今天已经是无数、无量的信息蜂拥而来……我觉得怎样对付无穷无尽的书籍是个大问题”。牛津大学学者西奥多·泽尔丁在《人生的隐秘快乐》一书中说：“我生活在信息时代，在知识

经济以及终身学习的社会，依旧深感自己的无知。我相信，通过未来更发达的科技、更精明的管理手段、更全面的教育，人类一定能够摆脱无知的状态，然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在等待的过程中，我需要探究人类如何与无知共处。如果我出生在文艺复兴时期，而那个时代每年只有400种英文书籍出版，我便可以努力将它们全部读完。如今，我们每年要面对160多万种读物。因此，人类已





发与秃

●吴冠中

从楼上俯视，树荫里有几个老人在下棋，举棋者和围观者的脑袋都已光秃，在阴影里闪着光亮。杜甫也感叹过齿危发秃是衰老的征兆。人们怕秃，于是毛发再生精之类的药物总是畅销、美发广告天天在电视中招摇，若能留住青春，定不惜一切代价，因为青春无价。古代外国的帝王、贵族间盛行戴假发，丰满的发套显得华丽壮观，掩饰了人虚弱的老态。雄狮之美就显示在披挂着的毛发上。发，往往是美的标志，是构成仪表的重要因素，甚至被夸张到“怒发冲冠”。

为展示时装用的人体模特

儿始于西方，于是中国的商店就仿效，也排开一溜洋女人，洋腔洋调，自然是洋头发。早先，中国人见到白发、黄发、棕发的西洋人以为都是老人，觉得丑，唯有黑发才美。朝如青丝暮成雪，怕白发，有了白发便染成黑色。审美观像传染病，今天有中国人将黑发染成白发、金发、红发、绿发，是中西结合？是发的变种？

不过一二十年吧，巴黎街头的人体模特儿突然变成了秃脑袋，都成了中国的尼姑了。削发为尼，为割断红尘俗念，首先毁掉自己诱人的美貌。秃了，便绝对地丑了，再也撩不起男女情思！一向讲究发式发型的洋人何以采用秃头的时装模特儿呢？其实这是一个审美的基础常识。因为要突出展示时装本身的形、色特点，必须

排斥一切影响时装设计的外来干扰。那设计之美有独立性、自信心，并不依赖美女之容颜招徕顾客。人们易于欣赏茂林修竹之美，却很少有人能接受荒秃原野的单纯之美，似乎沙漠里总要有几峰骆驼才能唤起人们欣赏浩渺的兴趣。其实，那荒漠、那浩渺之美并不需要骆驼或别的什么形象的帮衬。我见过许多荒秃的山野，它们都无比丰富，应不许异物的侵入。

梁思成先生晚年头发仍很黑，不是染的，别人说他年轻，他笑答：“蒙了‘不白之冤’。”从青丝、白发到秃顶，人生一路好风景。秃了，像枣树在寒风中依旧挺直着的干硬枝条，岁月的刻琢岂容涂改！

（若子摘自团结出版社《短笛》一书）

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无知。”

无知学的教导

1995年，斯坦福大学科学史教授罗伯特·普罗克特提出“无知学”这一概念。2006年，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科学家斯图尔特·法尔斯坦开了一门关于科学的无知的课程。2012年，他在《无知：它如何推动科学》一书中说，许多科学事实并非坚实的、不可改变的，而是会被后人挑战和修正。发现不是一个整齐的、笔直的过程，而是经常要“在黑暗的房间里摸索，撞上不知名的东西，寻找几乎感知不到的幽

灵”。他邀请各专业的科学家给学生上课，对学生说，激励科学家进行研究的不是冰冷坚固的事实，而是让人困惑的模糊性。

美国学者杰米·荷姆斯说，人们往往以为无知是一种需要清除或克服的东西，好像无知只是知识的缺乏。但答案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引出新的问题。澳大利亚社会科学家迈克尔·史密斯也在网上开了一门关于无知的课程，他说知识的岛屿越大，其海岸线——遇到未知的地方——延伸得越长。我们知道的越多，要问的也越多。

荷姆斯在《无知的力量》

一书中说，我们身处一个愈来愈复杂、愈来愈让人搞不清楚方向的世界，最重要的不是你的智商有多高、意志力有多强、自信心有多旺盛，而是你将如何面对一无所知的事物。没有人喜欢处在困惑当中，所以我们习惯暂停一切思考，先努力抓紧自己能辨认的片段和意义。人类的本能让我们期望能够快速解决矛盾、消灭不合常理的事物，但是有时候，这样的本能反应也存在着风险。我们应当学习如何运用无知。

（广袤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期，本刊节选，邝飏图）



阅读时，不要错过你的耳朵

◎毕飞宇

关于阅读，我至今是一个老派人物，还死硬。我坚持认为，坐下来，打开书，一手提笔、边读边记是最佳的阅读方式。阅读是容易产生快感的，快感来了，不管不顾，一口气冲到底，那个爽。我把这样的阅读叫作放纵式阅读，它的缺点是看得快、忘得更快。

如果手上有一支笔，它对阅读的速度就会有一个调整。笔的作用其实就是刹车的作用。你在书上划拉几下，再写上几个字，这样一来，阅读的速度就慢下来了，这样有助于理解，也有助于记忆。我和年轻人闲聊的时候时常发现这样一件事，当我们讨论到作品的某个细节时，他会这样说：“我没注意哎。”问题来了，这个细节你没有注意，那个细节你也没有注意，那你到底读到了什么呢？不客气地说，故事梗概而已。对待通俗小说，这样自然没有问题。但是，面对真正的文学，这里的遗漏就有

点大。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恋爱了，一个月之后，你只知道女孩的身高和体重，那只能说，你不爱她。

前几天，我和余华一起做评委，我吃惊地发现，余华阅读的速度甚至比我还要慢，我高兴坏了。我一直以为，我读书慢是因为我的智商不够高，现在好了，我知道了，是我和余华有类似的好习惯。

事实上，我的阅读速度也算快，大部分时候，可以一目十行。但是，在阅读经典时，我甚至连一个词、一个字都不愿意放过。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知道字和词的意义，它们意义重大，它们是一个作家的终极，它们也许就是本质。在许多时候，把字和词错过了，就把整个作品错过了，甚至，把这个作家都错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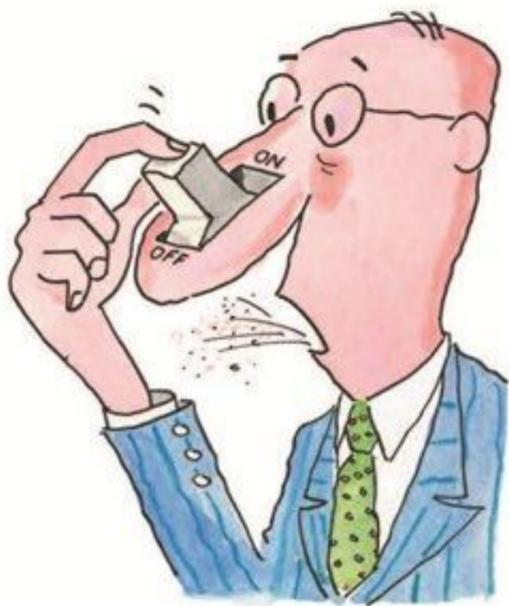
然而，我想说，无论我们

是怎样好的读者，阅读都有它的局限。这个局限不是源自我们的能力，而是来自文字自身的属性。

文字的基本属性有两个：一个是“形”，这是供我们阅读用的，它作用于视力；文字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属性，那就是“音”，这是供我们说话用的，它取决于我们的听力。“形”和“音”并不构成彼此矛盾的关系，然而，出于生理的特征，我们在面对文字的时候很难兼顾。比方说，我们说话了，我们接受的是“音”，自然就会忽略文字的“形”；同样，在我们阅读的时候，我们自然专注于文字的“形”，很难体会文字的“音”。

举一个例子吧。在《雷雨》的第二幕里，有一段后母繁漪与长子周萍的对话。他们之间有不伦之恋。在剧本里，周萍说：“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繁漪说：





思君最惹打喷嚏

●张大春

春来到处听得到人打喷嚏。天干有人喷嚏连天，地湿也有人喷嚏连天，花粉是让人视而不见的东西，却也搔弄人“眼观鼻、鼻观心”地止不了痒，唯“哈啾”能解之。

“哦，你是你父亲的儿子。”

这一段文字我是读大学时读的，这两行“字”就那样从我的眼前滑过去了。但是，有一天，在剧场里，我的耳朵终于听到这两句台词的“音”了，我承认，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深为曹禺先生的才华所折服。

“我是我父亲的儿子。”这是周萍的狡诈。周萍想结束与后母的不伦之恋，他要用伦理与虚伪来压垮繁漪。

繁漪的声音充满愤懑之情，她想不到周萍会这样说。繁漪的声音也是对始乱终弃的控诉，是惊天的嘲讽与谩骂——你和你的老子是一路货，是彻底的绝望，是疯狂之前最后的克制，离泼妇骂街只有一

步之遥——“你是你父亲的儿子”啊！

打喷嚏，紧接着难以忍受的酸和痒豁然解，有一种让人来不及回味的舒畅。山东人说打喷嚏，和普通话不同，是反其字序以为词，叫“打喷嚏”，“喷”字则读作“雾”（读作轻声）。我小时候一“打喷嚏”，我妈就会笑着说：“那么小小的孩巴爷子家就有人想你了。”

乡人土语，其来有自，有时还意外的源远流长，而且往往雅驯得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诗经·邶风·终风》有“愿言则嚏”这样的句子，距今一千八百多年前的郑玄为《诗经》作注，就引用了民间传说，把这个生理反应解释成，分别中的人彼此思念的交感作用。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喷嚏》解释得更详细：“今

有一个问题是现实的，如果没有语言的“音”，我没有“听”，我真的能够“读懂”《雷雨》吗？我真的可以获得如此强烈的审美震撼吗？

事实上，在我们强调阅读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做“自残”这样的傻事，我们不该放弃我们的耳朵。它不只是用来挂眼镜和戴口罩的。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该忽略文字的另一个属性。

阅读无比宝贵，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它的历史其实很短。在人类认知的历史长河中，“读”不是“听”的孪生兄弟，“读”是“听”的儿子、孙子，也许还是重孙。在

印刷术被发明之前，我们认知的历史是“口口相传”的历史，一句话，是“音”的历史，是“听”的历史。文学是这样，宗教是这样。西方的《荷马史诗》是这样，我们东方的“话本”也是这样——要不然，怎么会叫“话”本呢。

时代变了。但时代之变未必就是向前，有时候，它也向后。谁能想到科技的发展会如此这般？在我们使用视力即将抵达极限的时候，我们终于想起来了，我们还有耳朵呢。音频来了，“听”的时代訇然而至。人类的耳朵高兴坏了。它们骄傲，智慧在充血，耳朵在脑袋的两旁都翘起来了。

人喷嚏不止者，必啖唾祝云：‘有人说我。’妇人尤甚。按《终风》诗：‘寤言不寐，愿言则嚏。’郑氏笺云：‘我其忧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乃知此风自古以来有之。”

这段话让经学家从高高的书阁上走了下来，走到里巷之间，听见男欢女爱（俗人）的声音。宋代的梅尧臣甚至还将这民间俗语放入诗中，当他出外想家时，曾经这样写道：“我今斋寝泰坛下，侘僚愿嚏朱颜妻。”翻译成现代语就是：“我想我年少的妻子，（想得）让她不住地打喷嚏。”

（林冬冬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章自在》一书，本刊节选）

（邪田摘自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黎青图）



美食作家狄更斯

●赵宁宁

查尔斯·狄更斯常常被认为是一个美食作家，同时也被认定为圣诞晚宴的发明者，正是狄更斯确定了圣诞节这天的食物。就在《圣诞颂歌》出版之后不久，为普通人写食谱的美食作家艾丽莎·阿克顿在书中首次将梅子布丁称为“圣诞布丁”。就因为《圣诞颂歌》中那个原本脾气暴躁的吝啬鬼埃比尼泽·斯克罗吉的革新，让更加昂贵的火鸡取代了鹅在圣诞晚餐中的地位。

不过，就我们所信奉的吃的法则而言，狄更斯最深远的影响是他相信每个人都有权一起坐下来享受同样的食物。

每个人都有权享受同样的食物

“你就是你所吃的食物”在西方已经成为谚语，意思是说，把什么样的食物放入我们的身体，决定着我们的外表、感受、思想和行动。因此，人们才去吃更少见食物，从而造成阶级地位的食物分化。

狄更斯用来引导读者注意社会不公的手段之一，就是用很大的篇幅来描写饥饿的形象。狄更斯的笔下有很多饥肠辘辘的孩子，比如《雾都孤儿》里的奥利弗。他被饥饿与苦难逼得什么都顾不上，他从桌边站起来，向那个身强体壮的胖师傅要粥喝。狄更斯写道：奥利弗犯下了亵渎神明、大逆不道的罪行，公然要求多给些粥。在此后的一个礼拜里，他成了一名重要的犯人，一直被单独关在黑屋子里。

与饥肠辘辘的

孩子相对的是贪婪的掌权者。发表于1839年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是狄更斯早期的一部作品，书中描写寄宿学校的校长往孩子们的牛奶里兑水，把省下的牛奶留给自己，同时还以维多利亚时代的自我欺骗为理由——饥饿对孩子的道德培养有好处——替自己开脱。

饥饿的成年男子，如《远大前程》中的监狱逃犯马格维奇，是非常危险的，容易走向犯罪、发动暴乱。狄更斯对此并不很感兴趣。他在《双城记》中对饥饿的描述是发自内心的：饥饿刻在面包店老板的货架上，存货不多的每块劣质面包上，都写着“饥饿”二字；在腊味铺里，每一根待售的死狗肉腊肠上，也有饥饿的印迹；在炒栗子的转筒里，饥饿的枯骨和栗子一起咯咯作响；饥饿被碾成粉末，撒在那一小碟用几滴舍不得放的油煎出来的带皮土豆片上。

饥饿的儿童更可怜，可怜是通往同情的，而同情会改变我们的看法。狄更斯改变了读者对穷人的感受。

为健康干净的食物而抗争

狄更斯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债务纠纷被关进监狱，此后他切实体会到食不果腹的滋味。狄更斯永远没有忘记，即使家人团聚，他的母亲还是让他继续工作，而不是送他回学校读书。他的半自传性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不仅表现出对饥肠辘辘的绝望，而且表现





阿西姆的驴子

● [印度] 沙利尼

◎ 闻春国 译



在印度南方山区，有一个叫阿西姆的农民，他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这个妻子待人非常刻薄，奚落起丈夫来毫不留情。她一天到晚总爱鸡蛋里挑骨头，有时候到了深更半夜还在那里喋喋不休。

唯一让阿西姆感到轻松的，就是带着他的驴子出去耕地。他宁愿多费一点力气去山里开荒，也不愿待在家里听妻子唠叨个没完。

这一天，阿西姆正在野外耕地，他的妻子给他送饭来了。于是，他将那头驴子牵到阴凉处，然后坐在一个树桩上吃午饭。这时，他的

妻子又开始数落他，又是抱怨，又是指责，又是挖苦，简直唠叨个没完。

突然，阿西姆的那头驴子伸出两条后腿，朝着她的后脑勺狠狠踢了一记。他的妻子当即被踢死了。

在几天后的葬礼上，牧师注意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当前来吊唁的女人走到阿西姆的面前，他会洗耳恭听，然后点头称是；而当前来吊唁的男人走到他的面前，他一听到对方的话便不停地摇头。

这一现象接二连三地发生。牧师决定去问个明白。葬礼结束后，他走到阿西姆

面前，问他为什么对女人总是点头称是，而对所有的男人们都不停地摇头。

“哦，女人们走过来都是说一些我的妻子长得多么漂亮呀，她的衣服多么好看呀之类的话，所以，我就点头表示赞同。”阿西姆说道。

“那些男人呢？”牧师问。

“他们都想打听我那头驴子是否准备出让。”

（檬 男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天堂之门》一书）

出对父母慈爱的渴望。

经济条件改善之后，狄更斯参与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运动中来。他与慈善家、男爵夫人安吉拉·伯德特·库茨建立收容所，教堕落的女人烹饪等家务。狄更斯认同英国记者亨利·梅休在1840年出版的《伦敦劳工和穷人》中的描述，认为社会上最贫穷、弱小的人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但是他仍然认为，穷人和富人一样，有权利坐下来喝上一杯酒。他认为酗酒是贫穷的表现，而不是贫穷的原因。在狄更斯的作品里，很少有谴责工人阶级饮酒的段落，但是他对这个问题并不忽视。在《博兹札记》一书中，他描写了七面钟街区里两个喝了杜松子酒和苦酒的妇女之间的争斗。

1850年，狄更斯创办了自己的周刊《家常话》。在这本杂志上，狄更斯大力宣传由《柳叶刀》杂志牵头做的一项食品调查。该调查发现，49种面包样品都掺假造假，其中最好的是掺杂劣质面粉，最坏的是掺入石灰粉和明矾粉。

维多利亚时代的食品安全问题非常严重，甚至在1872年和1875年的食品安全法颁布之后，食谱作家西奥多·加勒特还在书中警告读者，多香果粉里有芥末壳，或者醋中有危害身体健康的硫酸和铅。亨利·梅休也报道说，过期的纽卡斯尔腌制三文鱼稍加掩饰后就被公开售卖。

狄更斯对牲畜的处理方式和销售病死的牲畜肉的行为感到震惊。他在《家常话》中记录了英国城市畜牧市场的残酷、喧嚣和污秽。他访问了巴黎郊区的屠宰场，说那里更为人性化，更安静、干净，工作人员有“充足的空间、合理的时间”工作。

获得健康干净的食物是每个人的权利，无论他们的收入或地位如何。这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读者而言，是非常激进的理念。今天的我们还需要听吗？答案是，当然了。

（白 童摘自《世界博览》2018年第2期，本刊节选，辛 刚图）



海洋“黑洞”

●黄锦桦

根据美国学者的统计，人类每年往海洋中倾倒的塑料垃圾多达800多万吨。而这些塑料垃圾成了许多海洋生物的致死原因。在海中浸泡一段时间之后，塑料垃圾上会附着很多浮游生物，它们能散发出与腐烂藻类相同的气味，这让一些靠嗅觉觅食的鸟类错把塑料当成食物。

2017年2月，人们在挪威的西部海岸上发现了一头搁浅的鲸鱼。它躺在沙滩上奄奄一息，经过一番检查，人们并未发现它有外伤，便推断它是患了严重的疾病，于是对其施行安乐死。但解剖结果让在场的人都震惊了，鲸鱼的胃里塞满了塑料袋。

你以为塑料垃圾残害的只是海洋动物们吗？那你就错了。梅西大学2017年年底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的海洋生态健康状况已经变成了最严重的“极端不良”。目前，海洋

中大概有5.25万亿个塑料碎片，其中92%都是微塑料。仅美国一个国家，每天就有约800万颗微塑料被排放到海洋里。一个国家便已如此，全球国家加起来呢？

什么是微塑料？简单来说就是肉眼很难看清的塑料颗粒。它们的粒径小于5毫米，普遍存在于我们日常使用的洗护用品和一些劣质的塑料瓶里。这些微粒通过下水道，流入湖泊和海洋。

浮游生物使微塑料拥有与藻类相似的气味，所以鱼类喜欢吃微塑料。海鱼拥有优质蛋白，所以人类喜欢吃海鱼。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类最终将排放到海里的微塑料，吃到了自己身体里。这些微塑料沉积在肝脏内，会造成慢性沉积性中毒，甚至进入血液，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海洋是地球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生态出现问题将危及整个地球生态。所

以减少海洋中的塑料垃圾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

海洋这么大，要靠人力捞起所有的塑料垃圾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澳洲的两个小伙子告诉人们，捞垃圾是可行的，但不是靠人力。他们发明了一个特别的“垃圾桶”，仅花了24个小时，就将新西兰和英国的两个布满塑料垃圾的港口全部清理干净！

这个像黑洞一样，能源源不断地将垃圾吸进去的“垃圾桶”，可以缓解令各国政府头疼不已的海洋垃圾问题。

发明它的两个澳大利亚青年人，皮特和安德鲁，是一对好朋友，平时喜欢去海边冲浪。他们发现海上的垃圾越来越多，冲浪变成了“冲垃圾”，这让他们非常苦恼，却又无可奈何。虽然他们会主动清理海上的塑料垃圾，但单靠人力是不可能清理完的。2008年的一天，安德鲁看到路边的



2009年11月5日，美国摄影家克里斯·乔丹和同伴拍摄了这组名为《中途岛》的照片。这些因吞食塑料垃圾而死亡的信天翁幼鸟尸体，皮肉和内脏已风化殆尽，只剩下骨架、羽毛和喙。它们身体里塞满了塑料垃圾：打火机、瓶盖、塑料小球、玩具零件……当地人称这都是它们的父母喂进去的。信天翁在海岸边捡拾它们认为是食物的东西来喂养后代，结果却成了让它们丧命的毒药。



垃圾桶，忽然想到一个点子：如果在海里放置一个可以自动收集垃圾的垃圾桶，那问题不就解决了？

两个人果断辞去待遇丰厚的设计师工作，在海边租了个空置的库房，着手设计他们心中的“海洋垃圾桶”。因为有做设计的基础，他们很快就设计出第一个“海洋垃圾桶”，并给它取名为“Seabin”。为了慎重起见，他们首选码头、港口、游艇停泊区和河流等地作为试验的场所，因为这些地方的风浪较小、环境相对可控。但是，一个完整的产品光有漂亮的外观是没有用的。由于缺乏制造专业的知识，他们设计的初代产品只能算是一个摆设，并没有发挥他们想要的功用。

两个人开始思考问题的关键。他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补充了动力学知识。他们做起了专业的焊工和开模师傅。他们做了一次又一次实验，画了一张又一张设计图，一转眼，10年过去了。

2017年年初，他们拿出新一代的Seabin。与之前的产品相比，新一代的Seabin

从表面上看，更像一个普通的水桶，只是它的底部安装了一根连接着岸上水泵的水管。其工作原理是借助水泵强大的吸力，将漂浮在海上的塑料垃圾和油污吸到水桶中的纤维袋里，而海水则在经过过滤后排出。纤维袋可以随时拆卸，便于清理其中的垃圾。为了验证产品的可靠性，他们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来测试这款新产品。结果让他们喜出望外，他们发现，这个看似不大的“垃圾桶”，能收集方圆6米以内的几乎所有垃圾，大到20升的汽油桶，小到直径只有2毫米的微塑料，统统被它轻松吸入。而这种“海洋垃圾桶”在近一年的实验里，从未吸进过一条鱼。

最重要的是，这个“垃圾桶”全身上下，都由可回收材料制成，对环境完全没有污染。水泵采用太阳能发电，只要有阳光的地方，就能使用。试验成功后，皮特和安德鲁信心满满，他们在网上发起众筹，希望能获得可支持大规模生产这种“海洋垃圾桶”的资金。没想到众筹刚发起，Seabin就被一家大型水污染处理

机构和环保公益组织看上了，他们找到二人，合作成立了一家公司，开始大量生产Seabin。生产出的第一批产品，被他们投放到新西兰和英国的港口进行试验，只花了24个小时，便将港口附近的垃圾全部清理干净。皮特和安德鲁表示，要将Seabin投放到全球各个海域，以清理海洋中的塑料垃圾。

未来，他们希望制造出一个尺寸更大的“垃圾桶”，可以在短时间内收集更多的垃圾，以净化海洋，拯救海洋生物。

可能有人会觉得，如此将垃圾捞上来只是让垃圾换个地方待着而已，并没有真正处理垃圾。其实，回收的塑料垃圾可以经过粉碎和重塑的方式，做成各种实用的生活用品，再一次被我们利用。这是最环保的处理方式。

有的人丢了10年的垃圾，有的人却花10年去做一个“垃圾桶”。世界之所以如我们所见的一般美好，是因为有人在默默改变它，而我们，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盘池摘自微信公众号“人人公益”）



粒径小于5毫米的微塑料



皮特和安德鲁发明的“海洋垃圾桶”

画家与文豪

◎庄沐杨

两幅肖像画

给列夫·托尔斯泰画一幅肖像有多难？这得问问俄国巡回展览画派的领路人伊万·克拉姆斯柯依。

从1870年到1923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巡回展览画派在俄国美术界取得空前的成功。当然，他们的成功离不开资本的支持。特列恰科耶夫，这位凭借特列恰科耶夫画廊留名美术史的莫斯科商人，为了留下属于俄罗斯民族的美术、建立一座俄罗斯民族画廊，与巡回展览画派的画家们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1870年尝试为托尔斯泰画肖像之前，年轻的克拉姆斯柯依几乎不敢想象自己能有与这位大文豪会面的机会，但来自特列恰科耶夫的请求让他受宠若惊：为托尔斯泰画一幅肖像，而且是这位作家人生中的第一幅。

托尔斯泰常年为自己的外貌形象感到自卑，想要劝服他接受肖像绘制的邀请并不容易。特列恰科耶夫在写给克拉姆斯柯依的信中如此说道：“请务必用尽一切方法说服他（托尔斯泰）。”特列恰科耶夫当然知道被托尔斯泰拒绝的滋味，在此之前，他已经委托友人两次提出由克拉姆斯柯依为托尔斯泰绘制肖像，却从未得到允许。1873年9月，克拉姆

斯柯依终于获准拜访托尔斯泰，会谈中他数次提及为对方画一幅肖像画，都只得到委婉的拒绝。

不过，当时还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托尔斯泰也考虑到，有必要为家人留下一幅自己的肖像画。而后有所顾虑的托尔斯泰又收到克拉姆斯柯依提出的两个让步条件：其一是肖像画完如果托尔斯泰不满意，大可以销毁；其二是画像所有权归特列恰科耶夫的画廊所有，但何时入馆、是否展出都取决于托尔斯泰的意愿。

画家和文豪之间最终达成的共识也并非完全建立在讨价还价之上，事实上，他们彼此在交谈中都为对方的人格魅力所感染。甚至有人说克拉姆斯柯依的名作《无名女郎》中无名女郎的原型就是托翁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谈笑风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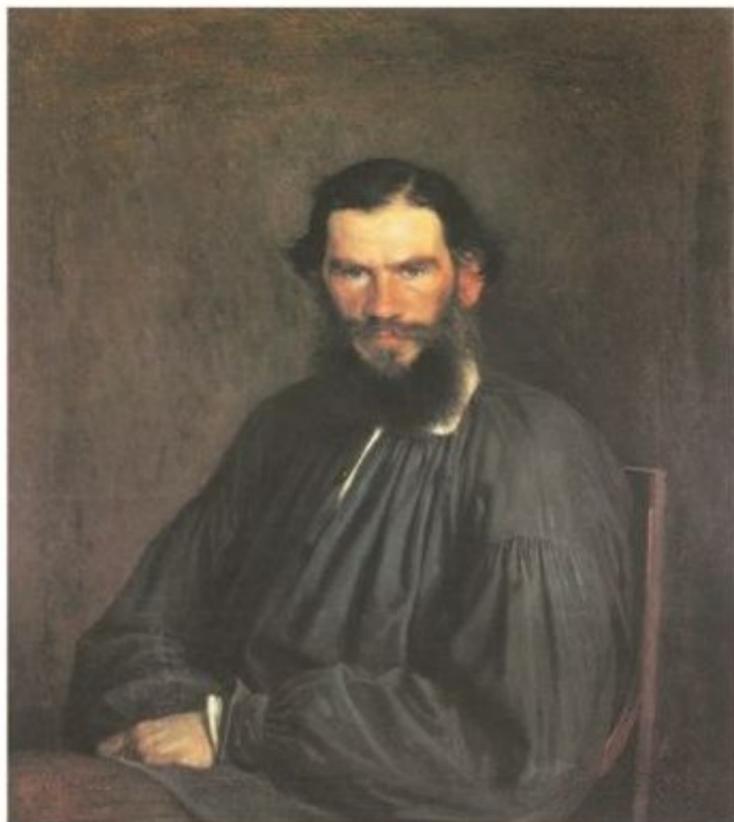
后，克拉姆斯柯依为托尔斯泰绘制了一大一小两幅肖像，大的一幅归托尔斯泰一家收藏，小的一幅则被送往特列恰科耶夫画廊，并在1878年经托尔斯泰同意在巴黎展出。

长达30年的忘年交

自此之后，托尔斯泰不再排斥画家为自己绘制肖像，而托尔斯泰肖像画中最有名气的当属列宾的作品。伊利亚·列宾是克拉姆斯柯依的学生，同为巡回展览画派代表画家的他，是俄国现实主义绘画的一个巅峰。比起自己的老师，列宾与托尔斯泰的关系更为亲密，比托尔斯泰小16岁的他从1880年起到1910年托翁离世，与这位大文豪保持了长达30年的友谊。

在见到托尔斯泰本人之前，列宾已经仔细阅读过他的不少著作，甚至推断出《安娜·卡列尼娜》中米哈伊洛夫的人物形象有不少取材于自己的老师克拉姆斯柯依。托尔斯泰也对这位年轻的画家有所耳闻，但也只是稍作点评。整个19世纪70年代，列宾为了在画坛出人头地而不断努力。

列宾比许多画家幸运得多，他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名声大振的列宾在1880年迎来托尔斯泰的到访，在那之前，他只在老师的作品里见识过托



克拉姆斯柯依所画的托尔斯泰肖像

尔斯泰其人。托尔斯泰的到访让列宾兴奋不已，文豪在与画家的交谈中极为坦诚，对列宾的创作有褒有贬，但即便是言辞犀利的批评，列宾也虚心接受。

一开始，列宾觉得自己的老师克拉姆斯柯依已经为托尔斯泰画过肖像画，自己如果再提出为作家创作肖像画显然不太合适。于是在二人交往的最初一段时间，列宾更多的是向托尔斯泰征询创作意见，包括绘画题材。据说托尔斯泰并没有直接给出答复，虽然他认真听取了列宾的请求，但更多时候只是打打太极。着急的列宾遂向托翁的家人求助，才知道托尔斯泰更希望由列宾自己决定创作题材。

1887年，经历丧子之痛的克拉姆斯柯依在为友人作画时突然离世，临死前还手执画笔。之后，列宾前往托尔斯泰长居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列宾所画的托尔斯泰肖像有不少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

为了给托尔斯泰画好肖像，列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阅读托尔斯泰的作品，又仔细观察托尔斯泰的日常举动，还留下了记录托尔斯泰外貌特点的笔记稿：

“对于颅相相士来说，他的造型极好：颅骨有几处凸起，特别是几个隆起点——分布在前额上、头顶上和后脑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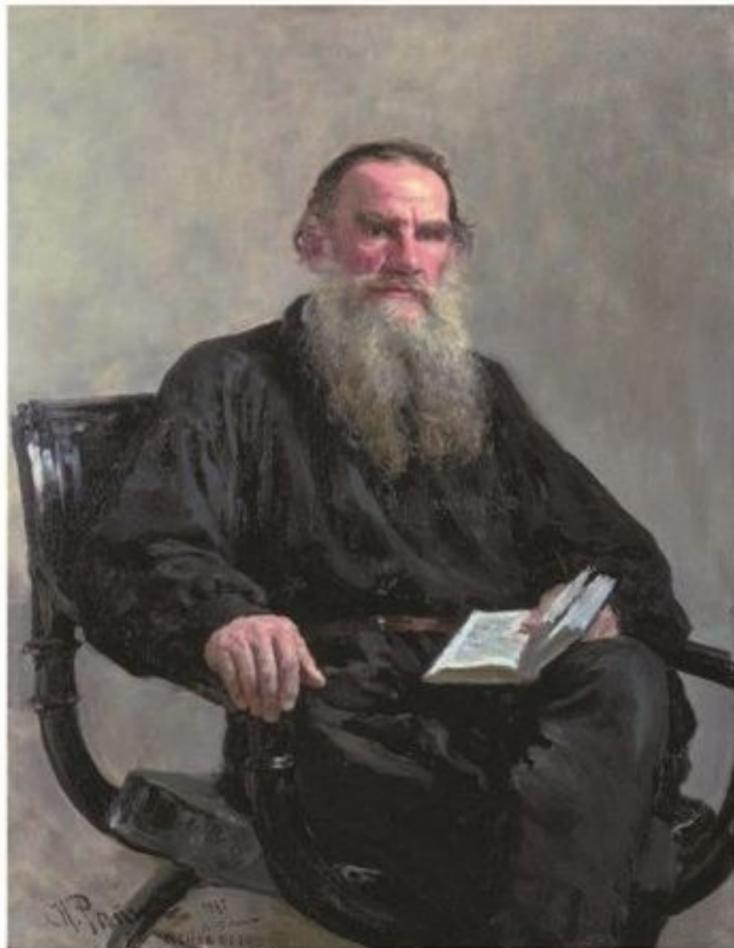
“（托尔斯泰的手）关节很灵活——这是农夫的特征。贵族的手指关节、手指指骨更纤细。”

“宽大的嘴显示出勇敢和力度”，“嘴角稍稍弯曲，隐藏在雄狮鬃毛般的胡须下”。

“富有象征意义的宽宽的胡须——大地的权威。”

最终，列宾为世人留下了一个这样的托尔斯泰形象：身着黑色长衫，端坐在椅子上，一手拿着书，身后是稍浅的灰色，目光稍稍向下，整个人像一座山。

1891年，列宾再一次来到托尔斯泰的庄园。此时的托尔斯泰已经彻底与上层贵族生活和思想决裂，成为彻彻底底的“托尔斯泰主义者”。站在列宾眼前的托翁活脱脱是一个普通的俄国农民，他也确实如农民般生活着。列宾陪伴在托尔斯泰左右，留下了不少作



列宾所画的托尔斯泰肖像

品，包括速写《躺在沙发上看书的托翁》等，而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当属《赤脚的托尔斯泰》。画中的文豪一身农民装扮，光着脚踩在自己庄园的土地上。

而随着1910年托翁离家出走并病死于途中，这段友谊也只能在文字和画作中继续了。

同葬一处

另一位俄国文豪安东·契诃夫也与一位巡回展览画派的画家关系十分密切。伊萨克·列维坦加入巡回展览画派的时间较晚，当他在1890年加入该画派的活动中时，创始人克拉姆斯柯依早已离世。而在1891年，列宾二度拜访托翁庄园时，列维坦也才正式成为画派成员不久。

列维坦的犹太人身份为他招致不幸。他出生于今天的立陶宛，随后举家迁往莫斯科，在那里他进入莫斯科绘画雕刻建筑学校学习，并成为著名风景画家萨符拉索夫的得意门生。萨符拉索夫酗酒，对待其他教员和学生的态度都不怎么样，却在匆匆看完列维坦的作品之后就肯定了这位年轻学生的才华。其他同事开始将对萨符拉索夫的不满发泄在列维坦身上，理由是犹太人没资格画俄罗斯的风景，因为那是俄罗斯画家该做的事情。

早在求学期间，列维坦就与安东·契诃夫的二哥尼古拉相识，并在1880年经尼古拉介绍认识了契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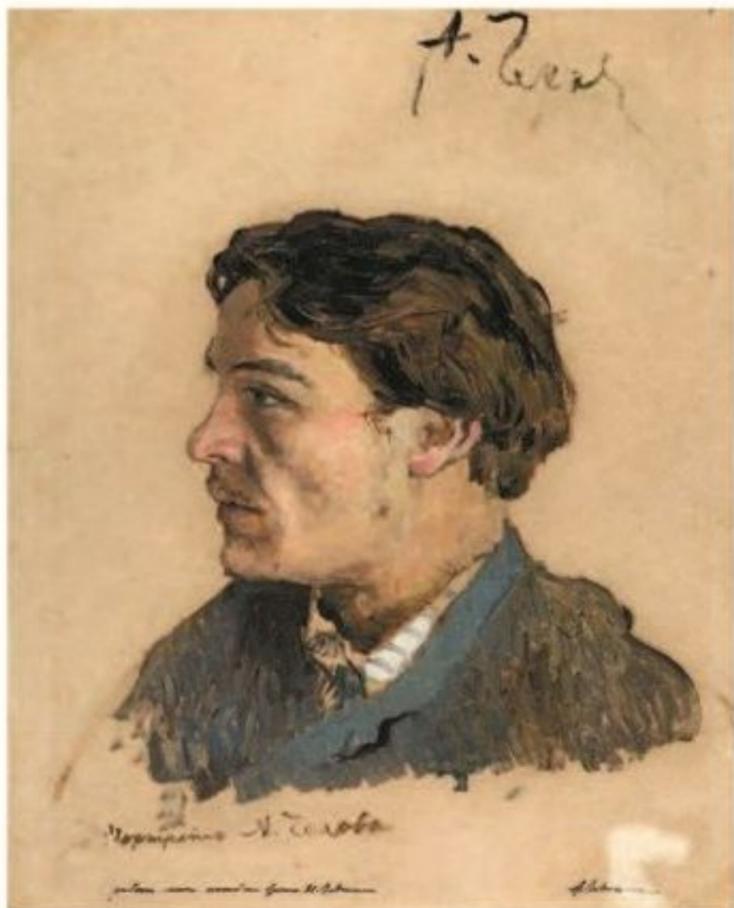
夫。1885年，契诃夫一家来到巴勃基诺村，而此时住在邻村马克西莫夫卡的列维坦也被契诃夫兄弟邀至巴勃基诺村同住。契诃夫和列维坦两户人家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时光。因自幼父母早逝、平日受尽同行排挤而罹患抑郁症的列维坦在这一时期精神状态明显好转，据契诃夫的妹妹回忆，她的哥哥和列维坦在巴勃基诺常常“搞各种各样的把戏，我们笑得东倒西歪”。

画家与文豪彼此欣赏，关系日益密切。列维坦也和契诃夫兄弟一起为同一刊物供稿。当契诃夫身体状况不佳且生活拮据时，手头并不宽裕的列维坦也解囊相助。在列维坦的作品中，就有一幅他为契诃夫创作的肖像。不过，当列维坦追求契诃夫的妹妹时，契诃夫又觉得二人并不合适。显然，契诃夫对这位挚友的秉性十分了解，当他游历完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回来时，把结集出版的《萨哈林旅行记》送了一本给列维坦，上面写着“此书赠给亲爱的列维坦，以备因情杀而充军到此岛时一用”。

不过二人的关系在一段插曲后陷入僵局。浪漫多情的列维坦与莫斯科一个警局医生的妻子关系暧昧，这个妇人喜好结交名流，家中常常宾客云集，其中不乏艺术家，列维坦就是其中之一。契诃夫在此后写出著名的《跳来跳去的女人》，女主人公奥尔加·伊万诺

夫娜就是一个生性风流的女子，与画家发生私情。在他人的煽风点火下，列维坦认为契诃夫在小说中影射自己，甚至一度想和契诃夫决斗，二人因此断交3年。

3年后，列维坦因为情场失意愤而举枪自杀未遂，听闻消息的契诃夫立马赶赴好友身旁陪伴。戏称“医生是妻子，文学是情人”的契诃夫大夫为



列维坦所画的安东·契诃夫肖像

列维坦治疗枪伤，二人重归于好。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伊尔·契诃夫则在《契诃夫和他作品中的题材》里提到，是恋爱事件的女主角致电契诃夫，并告知他列维坦自杀未遂的事情。米哈伊尔还提到，列维坦自杀未遂之后，像往常抑郁症发作时一样拿起猎枪夺门而去，“他回到他太太身边的时候，带着一只被枪打死的海鸥，扔在她的脚旁”。而这个

情节后来出现在契诃夫的剧作《海鸥》里。

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列维坦就又被诊断出患有重病。在1896年的一则日记里，契诃夫记录：

“12月21日。列维坦生了大动脉扩张病。他胸前装上了黏土。他画着明朗的习作画，拥有烈火般的生之欲望。”

4年后，列维坦“烈火般的生之欲望”没能支撑他继续活下去。1900年，列维坦在克里米亚去世，死时尚未满40岁。

又一个4年过去，安东·契诃夫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并最终在1904年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临终之前，他还编了一个小故事逗他的太太大笑了一场。在他的太太奥尔加的记录中，契诃夫是“安静地死去的”：

“我在夜里醒来，他生平第一次让我找医生……医生来了，嘱咐给安东喝香槟酒。安东抬起身来，声音清亮地对医生说德语（他懂一点德语）‘Ich sterbe（我要死了）’。于是，他举起杯子，把脸转向我，带着他那种特有的笑容，说：‘我好久不喝香槟酒了。’他一饮而尽，安静地向左侧躺下，即刻永远地沉默了……”

契诃夫死后，原先葬在犹太人公墓的列维坦被迁往契诃夫墓地旁，与这位终身挚友比邻而居。

（留痕摘自十五言社区）

我想，很多中国球迷都有在篮球场上踢足球的人生经历。

我将展示自己经历中的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1988年至1990年期间。当时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鲁迅文学院很小，好像只有8亩地，教室和宿舍都在一幢5层的楼房里，只有一个篮球场可供我们活动。于是打篮球的和踢足球的全在这块场地上，最多时有40来个人挤在一起，那情景像是在打群架。

刚开始，打篮球的和踢足球的互不相让，都玩全场攻防。篮球架两根支架中间的空隙就是足球的球门。有时候踢足球的从左向右进攻时，打篮球的刚好从右向左进攻，简直乱成一团，仿佛演变成一场橄榄球比赛；有时候踢足球的和打篮球的进攻方向一致，笑话来了，足球被扔进了篮筐，篮球滑进了球门。因为足球运动比篮球运动粗暴，打篮球的遇到踢足球的，好比是秀才遇到兵。后来他们主动让步，只打半场篮球。足球仍然是全场攻防。再后来，打篮球的无奈退出了球场，因为他们常常在投篮的时候，后脑上挨一记踢过来的足球，疼得晕头转向。而篮球掉在踢足球的人头上，只让他感到自己的脑袋突然有了弹性。就这样，打篮球的退出篮球场，踢足球的独霸篮球场。

我们这些踢足球的乌

合之众里，只有洪峰具有球星气质，无论球技还是体力，都令我们十分钦佩。他当时在我们中间的地位，好比普拉蒂尼在法国队中的地位。当时谁也不愿意守门，因为篮球支架中间的空隙太窄，守门员往中间一站，就差不多将球门堵严了，那是一份挨砸的差事。所

作家守门员

●余 华

以每当进攻一方带球冲过来，守门员立刻弃门而逃。

我记得有一次莫言客串守门员，我抬脚踢球时以为他会逃跑，可他竟然大无畏地死守球门。我将球踢在他的肚子上，他捂着肚子在地上蹲了很长时间。到了晚上，他对我



说，他当时是百感交集。

第二个段落是在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那时马原还在沈阳工作，他邀请我们几个去沈阳，给辽宁文学院的学生讲课。我们深夜看了世界杯的比赛，第二天起床后就有了自己是球星的幻觉，拉上几个马原在沈阳的朋友，在篮球场上和辽宁文学院的学生踢起了比赛。辽宁文学院也很小，也是只有一个篮球场。

马原的球技远不如洪峰，我们其他人的球技又远不如马原。可想而知，我们一上来就被文学院的学生攻入几球。

我们原本安排史铁生在场边做教练兼啦啦队队长，眼看着失球太多，只好使出绝招，让铁生当起守门员。铁生坐在轮椅上守住篮球支架中间的空隙以后，学生们再也不敢射门了，他们怕伤着铁生。

有了铁生在后面一夫当关，我们干脆放弃后场，猛攻文学院学生的球门。可是我们技不如人，想带球过人，人是过了，球却丢了。最后改变战术，让身高1.85米的马原站在对方球门前，我们给他喂球，让他头球攻门。问题是，我们的传球水平超级烂，马原的头常常碰不到球。虽然铁生在后面坐镇球门没再失球，可是我们在前面进不了球，仍然输掉了客场比赛。

（夕梦若林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一书，刘程民图）

【编者按】

读者读书会推荐的第22本书，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经典作品《菊与刀》。

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象征。作者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该书本意是帮助当时的

美国政府预测日本人的行动并制定针对性策略，令人意外的是，它也成为普罗大众了解日本文化的有效途径。一位研究日本的美籍学者曾表示：“自《菊与刀》1946年出版以后，似乎所有人对日本的研究都只是在给这本书加脚注罢了。”

这本书经受住了历史的

考验，至今已被翻译成30种语言，销售逾3000万册，被誉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想要深入了解日本的国民性格，可以从这本书开始。

关注读者
读书会，开启
美好阅读生活



读者荐书
022

战争中的日本人

●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何 晴译

每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一套关于战争的正统理论。日本和西方战争传统的差异全部体现在他们如何看待生命和使命上。

日本为其战争合理性辩护的前提和美国截然相反，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与美国人不同。美国把战争归因于轴心国的侵略性——日本、意大利和德国以一系列罪恶的侵略行径打破了国际和平。但日本人对战争的起因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只要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世界就会动乱不断。因而日本需要通过战争来建立一个等级体系——当然，是在日本的领导之下。日本在自己的领土上实现了统一与和平，他应该去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把美国驱逐出去，其次是使英国和俄国“各就其位”。所有的国家将组成一个大世界，在国际等级体系中找到各自的位置。以上是日本创

造出来的很符合其文化的幻想，可惜那些被它侵占的国家并不这么认为。事实上，即便打了一些败仗，日本也不愿意从道德上否定其大东亚理念。甚至连那些最没有沙文主义倾向的日本战俘，也很少去指责日本对东亚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野心。

日本人对胜利的信心也寄托在一个与美国主流观点完全相反的基础之上。“会赢的！”他们叫道，“这是精神对物质的征服。”美国的确是个大国，军事力量的确很先进，但这有什么关系？日本人表示，所有这些他们都预见到了，并没放在心上。日本国民报纸《每日新闻》上说：“如果我们害怕这些数据，这场战争根本就不会开始。”

当日本连战连捷的时候，其国内的政客、指挥官和士兵们无不反复强调这场战争并非军备竞争，而是“信仰物质”

和“信仰精神”之间的较量。当美国人打胜仗的时候，日本人又再三宣扬：在这场较量中，物质注定会失败。

当然，和其他参战的国家一样，日本其实也是有顾虑的。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们的军事开支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等到偷袭珍珠港时，日本将近一半的国家支出花在了军事领域。日本并非像它说的那样不在乎军事装备。它和其他各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军舰和枪炮只是不朽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和象征符号，如同武士佩带的刀，其最终象征的是道德品行。

和美国一样，日本为了这场战争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制造，但同时有自己的一套指导思想。日本人认为精神就是一切，精神永世长存；物质当然必不可少，却处于次要位置，并会逐渐消亡。对精神的依赖成了战争中的行为准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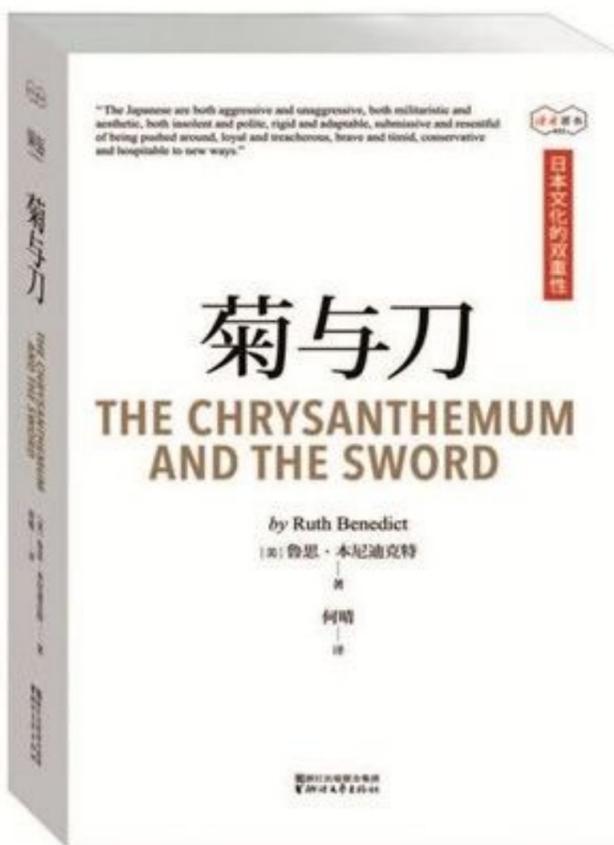
日本战争手册的第一页上印着一行加粗的字：读之必胜。册子里有一句口号：“以我们的训练成果对抗敌人的数量优势，以我们的血肉对抗敌人的钢铁。”

日本政府甚至在民间也推行“精神克服物质条件”这一信条。在工厂连续工作12个小时并经历了通宵达旦的轰炸恐惧后，人们定会感到疲惫不堪吧？可政府却对民众说：“我们的身体越沉重，我们的意志、精神就越能超越它们。”人们在冬天的防空洞里会感到寒冷吧？大日本体育文化社在广播中建议大家做暖身体操。他们认为这种体操不仅可以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甚至可以在食物匮乏、无法满足人们日常所需的时候代替食物。政府说：“当然，有人可能会说眼下食物短缺，我们没力气做体操。不对！食物越短缺，我们就越应该通过其他途径来增强体力。”

战争时期的日本广播电台在这种问题的处理上更加激进。他们甚至声称，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生理死亡。某个广播电台讲述了一则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奇闻：

在空战结束后，日本战机以三架或四架的小编队飞回基地。一个空军大尉乘坐第一编队的飞机返航。下飞机后，他站在地面上，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天空，一一清点归来的部下。他看上去面色相当苍白，但又非常镇定。等最后一架飞机归来后，他填写了报告单，走进指挥部向指挥官做汇报。

一汇报完，他就轰然倒地。在场的军官急忙冲过去救他，但是……唉！他已经死了。人们检查后，发现大尉的身体已经冰凉，胸口有一颗致命的子弹。刚死之人的躯体不可能冰凉，而大尉的身体却如冰一般寒冷。大尉必定已经死去好久了，是他的精神在做报告，是他强烈的责任心创造了这个奇迹！



《菊与刀》书影

对美国人来说，这个故事荒诞离奇、不合常理。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听众不会嘲笑这则广播，也不会把这个故事当作天方夜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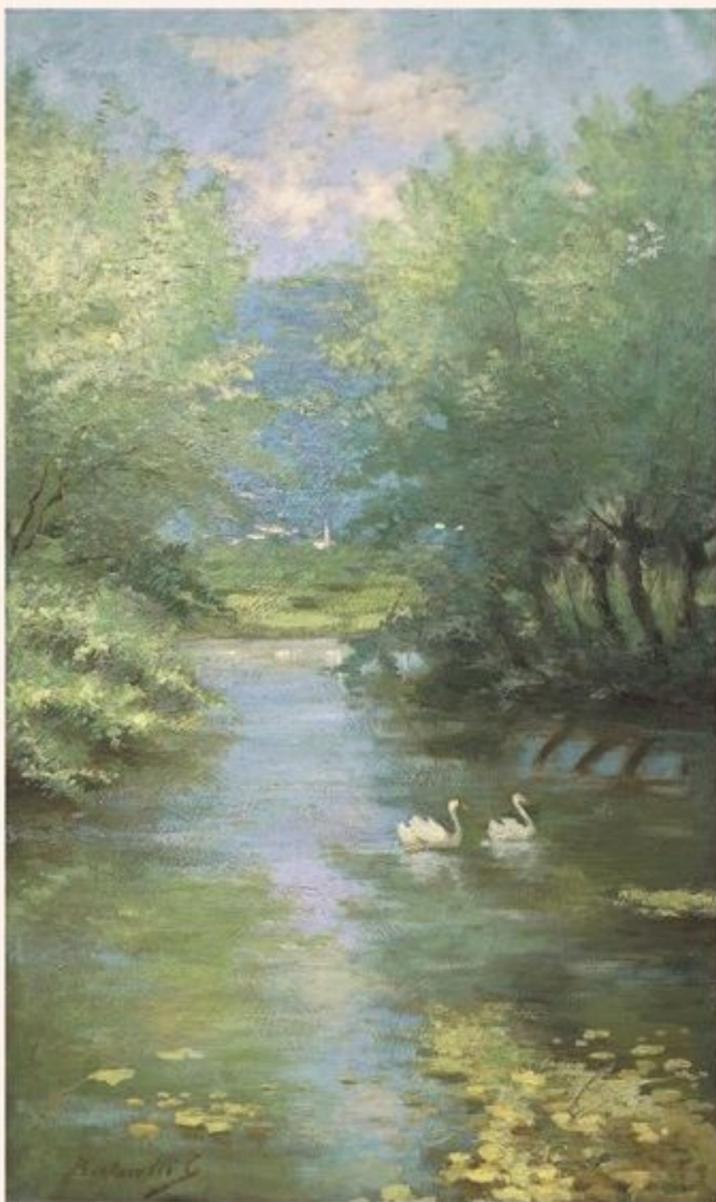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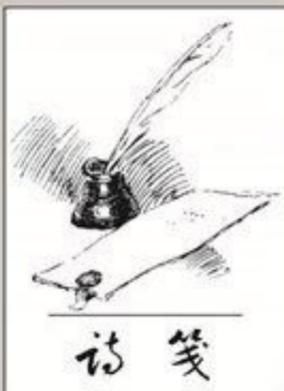
日本人在战时不断表示：所有事情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并且他们已做好一切应对准备。不管什么样的灾难（对平民的轰炸也罢，在塞班岛的失败也罢，或者菲律宾失守也罢），日本政府总是对国民说

这些都在预料之中，没什么可担心的。他们说：“美国对基斯卡岛的占领，使日本本土处于其轰炸圈内，但我们早已预见到这情形，并做了必要的准备。”“毫无疑问，敌人会从海、陆、空全方位攻打我们，但我们的作战计划早已把这些情况考虑在内了。”只有承认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并且做了充分准备，日本人才不断强调，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主动期待发生的，没有人可以强加任何事在他们头上。这样的信念对日本人来说必不可少。

“我们不能觉得自己是在被动地挨打，而要相信是我们主动把敌人吸引过来的。”他们不说“最终该来的，还是来了”，而是说“我们在等的终于来了，我们欢迎它的到来”。海军大臣在国会中引用了19世纪70年代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教诲：“世界上有两种机遇：一种是我们赶上的，另一种是我们创造的。哪怕在极大的困境中，一个人也必须给自己创造机遇。”当美军攻入马尼拉市时，电台里说：“山下奉文将军咧着嘴笑称：‘敌人现在已落入我们怀中了。’在敌军登陆仁牙因湾不久，马尼拉市迅速陷落，这正是山下奉文将军的策略，一切按照他的计划发展。”换言之，输得越惨，反而越成功。

让日本人感到放心的生活方式，是万事已提前规划好。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不可预知的意外。

（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菊与刀》一书）



有天鹅的风景/布面油画/吉多·伯塔雷利

在融化着的时间之山下
我的沉默像一个
成熟的玉米穗伫立。

我看见阳光
沿灰尘的白色之路走来
我的思想去触及阳光，
阳光在一堵海蓝色的墙上
伸展其黄色的头。

我看见黑暗
像一只金属之鸟
飞出我土褐色的手。

我的沉默变成
虚无和万物的
沉重的谐音。

当闪耀的黑暗
拍动金色翅膀
穿过阳光飞翔之际。

（弧田摘）

时间与水（节选）

◎〔冰岛〕斯泰因·斯泰纳尔

◎董继平 译

